

第一章 初次遭遇

那是 1978 年 1 月的一个寒冷的深夜。凌晨 2:30 分 警车里的无线通讯广播突然响了起来，是一则寻人启事：一位妻子打电话给警察局，说她丈夫去酒吧喝酒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干警察这行已有 15 年了，如今身为北约克郡警署的警官，我本能地断定这不是件大案子。

“我敢打赌 是别的女人把他留住了 要不 就是酒店老板的钟坏了 老停在离打烊十分钟的时间。”我对坐在身旁的年轻警官说，“我想等咱们赶到那儿 他没准已经醉醺醺地回家了。可咱们还是得去看看。”

作为警察，我的工作是在警署驻地斯基普顿周围地区的夜间巡逻。警察巡逻时可能会遇到我，有时我就捎他们一程。那天晚上我就是这么做了。

失踪人住在几公里外的哥奴勒村，我掉转车头驶入一条贯穿旷野 直达该村的小路。我对北约克郡山谷一带了如指掌。在深夜里，不会有拖拉机或送奶车阻挡我们。走这条不知名的小路是我们能够最快达到的捷径。留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天晚上晴朗的夜空 如穹庐般笼罩四野 嵌着点点繁星 使人感觉到如同置身于天文馆中。路上的野兔在我们驱车经过时四处逃窜。偶尔一只野兔被车前灯吓得呆住了，我只好减慢车速，熄灭车灯。

我一向热爱动物。虽然，多年的警察工作让我见识到不少人性的阴暗面，但是不小心碾死了兔子或小刺猬，我总会难过一阵的。

接近一个转弯处时 我俩都注意到另一边射来的一道亮光。这附近没什么建筑物。起初，我以为是对面驶来的一辆车开着大灯，可那光太散 看来又不像。

“是什么……”转过那弯 我的同事开口说道。话还没说完 我们就看到前面 60 米处有一个巨大的悬浮物。它像一张上方扣着圆顶的巨型磁盘 周围嵌着许多暗色小窗 底部有一圈边裙 边裙上闪着忽亮忽暗的彩灯 红、绿、蓝、白 看不出有什么次序。整个物体浮在离地面 30 米高的半空中，发出白炽灯般的光芒。

我猛踩刹车 车子几乎已经滑到了‘大磁盘’的正下方。我抬头看去 它的底部有三个半圆型的突起物 呈三角形分布。我俩本能地打开车门 跳了出去。那物体开始以不足 30 千米的时速静静离去，飞过不远的森林 似乎隐藏其中。这时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白色的光团，直到树顶遮住它的全部踪影。

我们俩没说话 也没觉得害怕 只是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那东西太奇怪了，可也太漂亮了。回想起来，它似乎对我们施了魔法。我们本该感到恐惧并且呆在车里 但是我们丝毫没有感觉到恐惧 反而不约而同地跳出车 好看得清清楚楚。当我们离它最近的时候 四周万籁俱寂。它飞离时 车内的无线电广播劈啪作响 它消失不见时 响声也听不见了。

我们默不作声地上了车。发动车子前 我俩才谈论起刚刚看到的一切，却搞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过 3 年。虽然不十分了解航空领域中前沿的实验技术 但出于对这一面的兴趣我还多少知道一些民用和军用飞机的发展状况。可此类

东西我却从未看到或有所耳闻。我俩谁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它。

我们驱车行至一座小山时，看到山那边射来的灯光。我们为那飞盘又回来了，但很快发现那不过是另一辆车，正朝我们驶来。那是另一个警察局的警车。两车相遇后停了下来。我们摇下车窗，那个司机抢在我前面叫了起来：“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

我告诉他我们看见了。然后我们三人相互描述了一番。他离飞盘没那么近，但也清楚地看到它的离去。他的描述和我们一致，可谁也无法做出任何解释。后来，在确定了那个失踪的丈夫已安全返家之后，我回到警察局，打了几个电话。利兹·布拉佛德机场的雷达在凌晨的这个时段是关闭的。曼彻斯特机场的雷达也没有显示出任何信号。对此我并不奇怪，因为那飞行物离地面很近，在山坡底下，雷达无法感知。

目击此物使我大为震撼。它如此亮丽，如此神秘，我的经历几乎只是精神上的体验。然而我一向实事求是。干警察这行就是因为我根深蒂固的向往秩序，需要把事情归类并加以解释。我具备警察特有的对生活讽刺、挑剔的眼光。要是别人进来报告说到我刚才目睹的一切，我准会嗤之以鼻，劝他喝威士忌时多兑点水。以前我从来没有兴趣谈论 UFO、地球人、地球外生命。

然而，我亲眼见到了无法解释的事物——还有两名神志清醒、诚实可靠的同事来做见证，这使我烦恼不安。那天凌晨 6:00 下班时，我决定去寻根问底。

那时没料到，寻根问底会改变我的生活。对我而言，这件事虽不寻常，但也只是一桩调查。我那时打算像对待交给我办的其他案件一样对待这次调查。

1935年，我生于伦敦水晶宫的一个受人尊敬的工人家庭。我的父亲乔治是位殡仪员。与母亲玛贝尔结婚时，他带着已逝前妻留下的两个女儿：玛瑞丝和珀特。他和母亲很快又有自己的孩子，先是我，不久后又有了妹妹伯瑞尔。我生于1月2日，所以新年是我们家的双重纪念日。

我的早期记忆被战争的阴云笼罩：尖啸的防空警报声，轰炸机在头顶的轰鸣声。寒冷的夜晚里，穿着睡衣离家跑到防空洞，和一群恐慌的人们挤在一起。大人们抱怨着局势。对我来说，这一切却都是正常的。在我的记忆所及中没有真正的危险概念。

早上出门时，常会发现街道已成为一片废墟。我们只能从被炸毁的建筑物中挑路行走。街上到处都是碎砖瓦砾。有时水管干线被炸坏，满地都是水。我还清楚地记得，有天早晨我们从一地的糕点和面包中穿过，面包店被炸了。还有一次，我弯腰去捡可能是从廉价珠宝店里炸飞出来的一些亮晶晶的东西时，父亲猛地抓住我的胳膊，又对我重复了一遍战争时期每个孩子都听到过的告诫：“永远不要从地上捡东西——它可能就在你的脸前爆炸。”

防空洞有时也保证不了安全，记得有次我被母亲摇醒，光着脚被抱了出去，原来防空洞的一角被炸塌了。仅仅几个星期后，我们在一个没有防空警报的早晨回到家里，发现家里的房子几乎全被炸毁了，还有些没有爆炸的炸弹，于是整个区域被封锁起来。记不得是怎样安排的，父母也不在身边，我和妹妹被送上火车，到海德佛得郡的乡下。那里比较安全。比许多疏散者幸运的是，我们被安置到一个善良的女人家里。尽管对我们来说，她完全是一个陌生人。

仅仅过了几个星期，父母就来到这里接我们。这次我们回到了伦敦的北诺伍德，但不久后父母决定全家搬到利兹去，父亲在那儿

有亲戚。到约克郡时我 7 岁。从那天起，我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看成是约克郡人，因为关于伦敦的记忆已经相当模糊。我们住在姑妈家里，后来又有了自己的房子。家庭成员急剧增多。接下来的岁月里，又添了 4 个弟弟和 4 个妹妹。我和最小的妹妹相差 20 岁。父亲开出租汽车 母亲忙于照顾接踵而来的弟弟、妹妹们。钱不够花，但比别的人家好些。父亲早些年在足球比赛的赌注中赢了不少钱。不像现在听说的大奖彩票，那时只有几百英镑，但在那些年月里足够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父亲总有事做，我们也就从没缺吃少穿过。

最重要的是，我家很幸福。父母都是疼爱孩子的好人。孩子们也相处融洽，这不是说我们从不打架，而是从不分堆儿。1958 年父亲去世 我们对他深为怀念 母亲更是如此，如今她已 80 多岁了。

虽然生长在大家庭里，我小时候却有些孤僻。放学后，我常常抓起鱼竿，跑到湖边，非常高兴地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假期里我随便带上个三明治，便整天不见踪影。我喜欢钓鱼时的挑战感，只是从不把鱼弄死，而是又直接把它们放回水里。

我 15 岁那年离开了学校，在那个时候这是正常的。上学时我成绩不错，但是教育不像现在这般受人重视，也没有人问起过我是否应该继续读下去。再说，我喜欢过自己的生活，就到当地一家工厂做电工学徒。18 岁时我应征入伍，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了 3 年。我喜欢那儿 所以超期服役了一年。我在伯德佛郡受过训练 后来到了诺佛科的英美联合空军基地，还在德国住扎过几个月。在高高的带铁蒺藜的铁丝网下巡逻。这条铁丝网把我们和我们的新的敌人——俄国人隔开了。严寒之夜，我们在这边走来走去，常常看见那边的巡逻兵。有时我们向对方微笑。他们看上去和我一样——

都是在严寒中冻得发抖、牢骚满腹的年轻士兵 同样不明白为何在这儿巡逻。在并肩作战的年代后 搞这一套似乎毫无意义。我仍旧能记得我那时的想法 那就是在人类之间制造那些人为的隔离 真是多此一举。而如今 在知道外星人对我们这个星球的兴趣后 我觉得在那些小小的争端上耗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就显得更加荒谬可笑了。

在兰开夏郡普累斯顿附近的瓦顿，我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活。退伍时我是下士。要不是遇上了我的妻子 向往回归平民生活的话，我可能还会继续在空军服役。宝琳是皇家女子空军的话务员 年纪与我相仿。俩人一见面 就意识到要与对方共度余生。我俩在军队结了婚，但是那种司空见惯了的军旅生活使我们不想把家庭建立在军队里。我俩 21 岁时双双离开了空军，但我对有关飞机和航空的热情并没有减退。我仍旧广泛阅读 以便了解航空科学的发展。这为我进行 UFO 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背景。

离开皇家空军时 我的复员材料上的记录是“模范”。我一开始在兰开夏郡佛里德伍德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一个摄影实验室里工作。该实验室主要是改进适合普通家庭使用的快照彩色胶卷。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宝琳来自布莱克。后来帝国化学公司卖掉了这个实验室 我又到离那里几千米远的一家电厂的办公室工作。我对这份工作不满意，但它却使我看清楚了在我的内心存在已久的雄心壮志：当警察。28 岁时我开始和当时称为西部骑士的警察队一道受训（该队后来称为西约克郡警察队 再后来又改为北约克郡警察）。

我第一次值勤是在北约克郡山谷。虽然它离我长大的利滋只有 50 千米，而我一到这就被这儿的美丽景色迷住了。斯基普镇是个传统的市集小镇 宽阔的大道旁边排列着高大的石头建筑物，

镇周围是让人着迷的旷野。如今它深受人们的喜爱 被称为“荷瑞特乡村”和“夏日最后的美酒之乡”。可惜我几乎没有时间来欣赏这乡村美景。我那时已有 3 个孩子 安尼特 7 岁 保罗 4 岁 曼迪刚出生。如今他们已幸福地长大成人 给宝琳和我生了 8 个孙子孙女。

新工作要求很高，可我喜欢。我几乎立即明白自己天生就是做警察的料。我喜欢随之而来的与公众的联系。工作气氛也挺友好。在为公众服务 在做好事时 我得到一种平静的满足感。刚开始是干我喜欢的巡警工作。不过很快就被调到英国组建的第一个刑事犯罪特别工作组 处理恶性犯罪案件 负责约克郡西部的大部分区域。由于我们从事的是警察里最危险的工作 与凶手、毒贩、武装抢劫分子及人们所知的各种刑事犯打交道 工作难度很大 有时让人胆战心惊，因为撞开门时，不知道里面的人是否子弹已经上膛，一等我们出现就开火 或者在公路上追捕罪犯时 被追捕的罪犯会丧心病狂 为摆脱我们而不择手段。但这些经历总是让人兴奋 让人感到满足。

我在武装部队受训时 也在相同的部门任职。需要武装警察时总是应命而至。我参加过对“黑豹”的缉拿行动。“黑豹”是媒界给多纳德尔·内森起的绰号。这家伙绑架了女继承人莱丝丽·惠特尔，又撕了票。他还袭击过几家邮局 杀了 3 名副局长。英国为此展开了规模最大的搜捕活动，1957 年他终于被捕。

我干得不错 不久就脱了制服 在凯利当上了探警。这一工作让我再次经常接触到人性的阴暗面。工作要求我坚韧、果断 并且具备评估证据的能力——这些素质后来都用到了我的 UFO 的探索和研究上。

1974 年我被提升为警官，于是又换上了制服。重新回到家附近的斯基普顿让我神清气爽。我很快喜欢上了这工作的多样性。我

主要处理刑事犯罪案件，但也负责严重的交通事故，还负责处理其他公众报告给警察局的各种事件。我不像某些人一样每时每刻都在思索，用对待重犯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对此，我感到很高兴。

6年后，我干上了我理想的工作：负责约克郡山谷一带900平方千米的治安，包括国家公园。我们搬到了位于格拉斯顿的警察之家。那村庄如风景画一样迷人，深受散步者和短途游客的喜爱。对我来说，它真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幸福地生活在那儿。我在自己家周围工作，手下管着个把警察。

夏天的那几个月里，一百多万的游客蜂拥而至，使当地稀少的人口剧增。我们的工作量也相应增加，处理各类抢劫和各种较为严重的公路、交通事故。忙于荒野救援和洞穴救助。上沃夫山谷救援协会的志愿者们也来协助我们的工作。在格拉斯顿曾发生过英国最惨重的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旅游车在距地面6米高的大桥上冲出护栏，栽到桥下。32名老年乘客遇难身亡。

自从1987年与UFO初次相遇后，我很快意识到还有其他很多人也看到了约克郡山谷上空的神秘飞行物。警方零零星星收到一连串关于各种奇异景象的报告。报告中有邮递员、送奶人、农场工人及其他夜间出行的人们。此外在我初次目击此物的12个月以前，已有另外两个警察报告说曾经看到过此类物体。无法解释那些目击者为什么没有受到伤害，也许是他们都面貌慈善的缘故吧。

在目睹UFO的那天夜里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意识到，只谈论我们的经历是不够的。一般人会认为那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或是我们错误地描述了事实。要是这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也会这么说。谈的太多会被人认为脑子有毛病。对警察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名声。因此我和其他目击者彼此探讨，或者与密友讨论，但不在

上班时公开谈论此事。

尽管如此，私下里我还是决定探究下去。在此阶段，我没有把它与外星人的飞行器联系起来，而只是想象它是某种极为机密的创见性的新技术，在山谷上空试飞我的这一兴趣很快有了回报。在初次目击后的几星期里，我看到了荒原上空的其他明亮物体。依据自己所见及警察局档案库的相关报告，我将观察范围缩小到卡林顿荒原一带的 5 平方千米内，同时集中精力在不上班的夜间进行观察。有时独自一人，但更多时候是和朋友们一起。他们也目睹了奇异的闪着五颜六色强光的发光体。

现在回想起来，我才看出自己过去受到多大的困扰，才拥有了现在的这些经验我也看出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大多数与我有相似经历的人都渴望发现更多的真相。也许不是每个人都像我最终所做的一样，成为全职的调查者，但他们也被驱使着去探索整个情况发生的原因，好像种种遭遇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而蓄意设计出来的。对那些不如我痴迷的人来说，下面这段话听起来也许奇怪，但我却越来越相信这一点：我和其他近距离目击者们是被‘有意’选中的。不仅仅是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而是正‘因为’我们在那儿‘情况才发生。我们’被允许’来看到它。

我越是寻找‘他们’我看到的就越多。我很快意识到他们出现是为了找我，正如我寻找他们一样。在这个时期，我的探索是高度个体化的。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在此领域里我找不到什么可参考的书。我本人也不是某一组织的成员。尽管我开始考虑到，我见到的那些发光体和那些奇怪物体可能是真正的外星人，但如果当初有人问起我的话，我还是极力赞同那种最高技术机密论的解释。

最常见的景象是大型的橙色光团。离的很近的时候，可以看到它的中心有个跳动的红色小灯。这些光团有时单独出现，有时三五成群，低低地掠过我的车，然后再飞一个来回，好像在评判我就如我评判他们一样。

有天深夜，我把车停在旷野里。同行的还有两个要求陪同我的人。我乐于和他人同行 主要是他们能够提供独立的证词。不过我总是事先警告说，不一定能看到。有时我花四五个晚上坐在车里观察 却一无所获。因此我得让他们做好失望的心理准备。就在那天晚上 似乎是最有可能有所收获的那天晚上 我们等了 3 个小时 可什么也没有发现。我打开车门，下车伸伸筋骨 然后准备回家睡个热乎觉。我突然发现一个巨大的东西正在我们的头顶上空盘旋。它被许多彩灯照得通亮 就像圣诞树上的迷幻灯光。令人吃惊的是 我们 3 人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汽车四周的动静，可谁也没有发现它的到来。它停了几分钟 好让我们有时间看个清楚 然后迅速上升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有一次，我让女婿安东尼·格兰特随行。他是一个实事求是、非常现实的人。他曾为我的故事着迷 也许是想了解自己的妻子成长在怎样的家庭吧。不管怎样，我劝告过他，不要期望太高，也许我们得在寒夜中等上很久。当我们驱车到达坡顶时，它在那儿等着我们：我们看到一个约 15 米长的雪茄型物体，其中一侧嵌着一排窗子。在我们头顶约 15 米的上空悬浮不动。当我们走近时，离我们较远的那一端突然射出一束耀眼的白光，然后它开始慢慢离开我们，接着加快速度。加速时，那光似乎也变得更强烈，直到掩住整个物体。我们注视着那个光球离去，最后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亮点 隐入晴朗的夜空。安东尼大为震惊 不能言语。但是对我来说 这正在成为一件平常的事情。多年以来 我一直认为

如此神秘之物是个奇迹，可现在对它们的出现却不在感到惊奇。在我初次与之遭遇后的一年里，我值班时又一次见到那令人惊讶的物体。这次仍有一名警察相伴，他也亲自目睹到那个物体。那是一个寒冷的凌晨，我俩正驱车行驶在从斯基普顿到加格瑞伍去 A56 号公路上。我坐在乘客座位上。雪已经下了好几个小时，田野里、树篱上都已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积雪。路很滑，我们只能缓缓而行。到达小山顶时，我们才看见那条路在我们前面蜿蜒而去。突然，就在我们的左下方，我们俩都看到了一个巨大的亮光。它看上去就像一间灯火通明的房子。我甚至对司机说：“那家农夫在凌晨的这个时候做什么呢？”

话刚说完，我就意识到那并不是房子。我对这一带极为熟悉。现在想来，我早就应该意识到那一带只是旷野。但让我警觉的是那个物体竟然开始移动了。司机停下了车，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当它平稳地滑过田野时，我们都看呆了。四周悄无声息。尽管我们为了抵御风寒紧闭着车窗，但车子熄火后，我们还是听到了一种发动机的响声。那是一个很大的物体，顶部是圆的，灯光就从那貌似窗子的地方射出。我们看着它滑过了田野，滑过了一条河，又滑到了远方的另一片田地。它平稳缓慢地前进着，就像一艘气垫船一样。

“那么，他们关于你所见的传说是真的了。”那位年轻的警官转过身，面对着我，露出诧异的目光。

“我可没编故事，你自己不也看到了吗？”我回答道。

凌晨 4:30 分。我们前往加格瑞伍交换内部信函。我们一边赶路，一边思索，对我们的所见寻求可能的解释。可我们谁也无法做出任何解释。到了加格瑞伍后，我们装上信函，看看时间还早，我们又驱车返回到我们看见那个神秘物体的那块田野。这一次，我们直

奔斜坡。就是在那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那个物体。我们下车查寻地面。雪还是那样原封不动地覆盖着大地，甚至连野兽的足迹也没有。在地面上我们找不到任何所见之物留下的痕迹这使我更坚信，那物体一直就在空中盘旋着。

我慢慢地领悟到那种奇异之中的平常之处。要是在黑夜里驱车前往卡林顿荒原，一路上什么也没看见那才是不寻常呢。我感到有必要去那儿。在以后的三四年里，我每月至少去那儿 4 到 5 次，有时会更。如果我去度假的话 我会尽可能快快回来。不管天气如何 我都坚持去观察。尽管在晴朗的夜晚看到的机会多一些 但在卡林顿荒原 即使在乌云密布 暴风雨来临之际 那些奇异的机器也会出现在云层的底下。

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教育，是一次外星人所施予的教育。但我还是搞不清楚 到底是谁制造了这惊人的机器 是谁在驾驶它们？它们又是从哪里来的？

或许我能对此做出一二个准科学式的判断。比如 我知道它们发出的光的颜色取决于速度：高速时发白色光，低速时发琥珀色光，静止时发桃红色的光。但这只能说明部分而不能解释其构造。同时我也本能地感觉到 他们是友好的 对我们决无恶意。

尽管我的伙伴们只要一瞥见那物体 便吓得心惊肉跳 而我却只有一个晚上感到害怕。那一次，我和两个朋友驱车前往那片荒野。我们看到在远处约 300 米处的小山上有一连串的光在闪动，似乎在做特技飞行表演。我们驱车朝着那些亮光驶去。当我们到达那个小山坡时 我们突然被一个巨大的 发着耀眼的橙色光芒的球体照得头晕目眩。它离我们只有 300 米远 在离路面约 1 米高处盘旋着。当车穿过路峰时 车灯照射的方向便开始朝下 向那个橙色球体倾斜。很快 车灯就射向了它。那物体开始朝山顶向我们移动 而

且速度越来越快。我害怕极了 熄了灯 踏上油门 掉头就跑。我在黑暗中驶回山下——幸亏路很直 也幸亏这一带我很熟悉。我们刚刚离开，那个橙色的光球就到了山顶，也就是我们刚才停车的地方。突然，它垂直高速飞起。我本能地感到那天晚上我们的存在并不受欢迎。因此 我掉头驾车回家了。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事。那也是我惟一次被超地球力量所惊骇（由于我所从事的工作，有许多原因使我受惊害怕，但令我恐惧的却总是那些人类行为）。

这一事件并没有阻止我在夜间光顾那片荒野之地。反而增加了我的信心。我要做得更多 而不只是观看“飞行表演”。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断地在目睹新的证据。但若以警方调查的眼光看待这些证据的话 那我将会一无所获。那些和我一道来旷野的人或许会带着敬畏的心情从一瞥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光体中得到满足。但我想取得进展，想找到更多的东西。

我决定要设法与它们取得联系。几星期来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看到那些物体中的一个 我都会用强光电筒向它照射。我不知道我在期待着什么，也不知道要是它们做出回应的话我应该如何反应。调查的进展似乎完全符合逻辑 我已看到了它们的存在 现在我想见一见那些可疑者了。

然而 当回应来临时 我却毫无准备。那是在 1982 年的一个寒冷的凌晨。我们的车停在荒原的斜坡顶上。我和两个同伴正坐在车里喝着咖啡暖着身子。我想要伸伸腿。一只脚刚踏出车门 我就惊叫起来 就在离车顶高约 50 米处盘旋着一个巨大的黑色三角形物体 其下部有一些小小的菱形的彩灯在闪闪发光。我的朋友们一听我在叫他们 就立即爬出车门。我们 3 个人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个飞碟静静地离去。突然 我倚靠着车门 抓起了电筒。我急促地用闪光

照射它 闪了大约有六七次。使我们吃惊的是 那个飞碟在空中划了一个“U”字型后竟然又转过头 悄无声息地向我们滑来。在距地面 20米处停住 离我们只有 15米。

它好像悬挂在空中，在这么近的距离所能看到的最显著的特征便是那琥珀色的椭圆型光束。它长约 4.5米 最宽处约 0.3米，两端逐渐变细。那些光束是从飞碟前部的一个窗子里射出的。我离得很近 甚至可以看出那窗子是用纹形不透明材料制成的 类似浴室的毛玻璃。我入迷地看着，这时光束由琥珀色变成了耀眼的白色 然后又变成琥珀色。反反复复有好几次。这时飞碟慢慢倾斜 然后转过身 快速飞向远方。惟一能够听到的就是空气的呼啸声。我强烈地感觉到它是在对我的手电信号做出回应。尽管我也在想是不是它想通过这个方法把我们吓跑呢？

就在它消失之后 我才发现它把我的伙伴们给吓坏了 他们已经退至路边约 50米开外处。尽管他们比我更谨慎，但却可以证明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我叫不出他俩的名字 他俩不是值班警官 是出于好奇才跟我来的。他们经验丰富 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他们也感觉到那光束是对我电筒信号的回应。不知为什么 我无法对此做出解释。我感到它已读懂了我的意思 它飞回来和我联系是因为我在讯问它。

从那天起 我和那些奇怪的飞行物的遭遇越来越多了。一天晚上 在进行电筒信号交际后 我独自驾车从我在格拉斯顿的家里出发驶往斯基普顿。这时我发现有一架 UFO 和我并肩而行。它和我保持平速 距地面高约 5米 呈圆盘型。它离我很近 我甚至可以看清其构造 它的内部看上去好像有许多光束 就像焊接时产生的光束 分开射在四周的壁板上。看不到窗子 但可以看到三四种不同色彩的光。由于它的存在我感到很舒服。我在向它招手 没有那种

很清楚的回应。但我知道 它是特意来找我的。在这前后 我多次独自看到了外星人的飞碟。总的说来，在没有其他证人在场的情况下 我对所发生的事既未做记录 也未写过日志 但这一例却很有意义，因为它是众多此类事件中的第一例。

直到那时 宝琳对此仍持怀疑态度。她总是说她知道我没有撒谎。因此 对我的确看到过飞碟这一说法表示可以接受。然而她感觉到我有可能曲解了它们，即它们是一种如我当初所想——秘密的具有军事用途的飞机，而我正好撞进了进行航空实验的那一区域。她把我所做的夜空观察当做无害的业余爱好 而她对此不感兴趣。

1983年11月7日那天晚上，距我第一次见到飞碟差不多5年之后 宝琳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晚上7点55分 我们正驾车行驶在介于保腾大教堂和爱丁姆之间的一段路上。那是一条僻静的乡间小道 我们俩都很熟悉。路很窄 曲曲弯弯的。当我专心致志地开车时 宝琳突然喊道：“哦 天啊 你看那时什么？”

我把头转向右侧 朝她所看的方向看去。我看到在我们的上方有一个大型物体 上面有几百盏小红灯正一暗一亮地闪动着。它几乎贴着车顶掠过我们。然后退隐在我们左侧的树后。它大约我们有车的4倍大小。过后，宝琳把它描绘成儿童玩的旋转陀螺。

宝琳惊得目瞪口呆 而这对我来说却并不新奇。我开着车 仔细地在弯弯曲曲的路上行驶着。这是它又出现了 径直从车的挡风玻璃前掠过。这一次它飞得不是太快。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动作要快。在车里我总是随身带着照相机和望远镜。我迅速抓起相机 咔嚓咔嚓地对正在远离而去的飞碟拍照。宝琳用望远镜追踪着飞碟。直到把胶片冲洗出来我才会知道我是否已经捕捉到了它。幸运的是 照片上可以清楚地显示出那个东西，一个不太容易能辨认出

的影像。

过后我把底片寄给了地面飞碟观察所（GSW）这是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重要又享有声誉的 UFO 研究组织。地面飞碟观察所之所以能够赢得全球外星人调查者的尊敬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法律依据。他们对美国中央情报局提出了置疑，批评他们未能按照信息自由法案向公众发布真实的消息，从而向公众隐瞒了大量的关于美国政府涉及 UFO 研究的活动。第二个原因是地面飞碟观察所在使用计算机图像增强技术对照片进行分析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样可以避免许多骗子们的骗术得逞。那些人总是想用修改或伪造的照片来冒充真实记录 UFO 的照片。他们这样做通常是为了把他们卖给报社或杂志社。通过“边缘增强”的技术过程，计算机可以识别出最细微的修改痕迹。

地面飞碟观察所需要所有详细材料：相机的种类、胶片的种类、自然光的状态（那时是冬天，下午 4 点太阳就落山了）及现场是否有人工灯光（有一座孤零零的农舍从山后 5 公里远的艾克利镇映过来一点微弱的光线），尽管从速度、高度、形状及灯光我可以判断出此物体既不是飞机也不是直升飞机。事发的当时当地都未进行过空中飞行。地面飞碟观察所对我的回复是我的底片显示出“无欺骗行为 我们断定欺骗的可能性为零。”给我的回复还说我的照片是来自英国的为数不多的真实的 UFO 的照片之一：“到现在 地面飞碟观察所已分析了 1100 份自称是 UFO 的照片，其中仍有 45 份尚未查明。你提交的那些照片代表了在英国发现的属于未知类型的少数几例之一。”

尽管肉眼很难辨认出照片上的图像，但是对照片进行的分析能证实此物体在形状上近似球体。直径大约 9 米。根据我作为摄影师所站的位置来看 它距离地面约有 1.2 千米高。从表面上看 似

乎也有蒸汽痕迹 但不规则 而且倾向一侧而不是在尾部。地面飞碟观察所参照了近百种蒸汽图像，但却未能辨别出来。

回复的结尾是：“地面飞碟观察所对你提供的一系列照片加以分析后认为那些照片是英国的第一批已经确认了的不明飞行物照片。”

不需要用这份回复来改变宝琳对此事的态度在那一次与飞碟遭遇后她完全相信了，并开始支持我的研究工作然而当我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国际上对此类事件的掩饰时，她却常劝我主动退却，并不是她没有看到我的工作的价值，只是因为她担心我的安全。她见飞碟的次数多了，慢慢地也就不那么紧张了。似乎是不管我到那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那奇怪的灯光总会出现于天空。要是宝琳在花园里，她也会常常进来叫我：“托尼，你的朋友来了。”就我来说，我还是用闪烁的电筒光向飞碟发信号。它们也继续做出回应。但不久我就发现没有必要使用高能电筒。一种更为微妙的心灵感应慢慢地产生了。只要我想到它们，它们就会出现。可以傲慢地说我在召唤它们，但更可能是它们把感应传输于我，在向我召唤。再次重申的是我并不害怕，我感觉到它们是善意的，它们的超地球性也不会使我害怕。我懂得人们对未知领域有恐惧感，但我也看到了人类生活中丑陋的一面，他们对同类施以痛苦。在我看来地球以外的生物并不像人类自身那样可怕。

我对此事感兴趣的消息在同事、邻居、朋友及家人之间传了遍。很多熟人也开始向我讲述他们自己的遭遇以及那些出于本能，害怕被人嘲弄而保持沉默的事。消息传开了，我发现自己处于公众关于奇灯怪物的包围之中。听的越多，我越发深信我已被一种超地球的力量卷到一场商定好了的与人类进行交流的企图中。我也意识到如果我能够收集到足够多的证据，那么权威们对所发生的一

切就不可能熟视无睹了。

在我首次遭遇飞碟之后的前三四年里，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探索着这个谜。开始对我所见的奇异物体做些日志，并尽可能多地拍摄一些照片。我特意呆在家里，还买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籍。因为我想保持我自己经历的种种体验的纯洁性，不受来自其他人的报告的任何影响。这个原则我一直坚持到今天。尽管我和世界各地的研究保持同步，尽管每天我得处理很多他人的经历，然而对于哪些是我听到的，哪些是我经历的，我分得一清二楚。

但是4年后，我逐渐意识到，调查这种现象已成为我的天职。我被应邀加入约克郡的UFO协会，并担任主席一职。在全国各地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性协会。对此感兴趣的人们聚集在协会里进行讨论，听取报告，相互交流。但约克郡协会却极其兴旺。主要是因为在这人口稀疏的土地上，正如我所叙述的，遭遇外星人的情况是如此的普遍。

因为做过警察，对所要发生的事情有一种本能的感知力和决断力。我被协会指定为带领大家进行调查的最佳领导人。

但我开始参加每月星期日在利兹的一个大厅里举行的一次会议时，到会的只有20余人。不久数量剧增，每个月都有100多人。我们在寻求来自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支持，有的人甚至远隔百里赶来参加会议。我们最终决定要让协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继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成员来自全国各地，也可以来自国外。我想起了“探索”这个名字，因为它似乎总结了我们要做得一切，寻找真理的探索。今天“国际探索”已繁荣昌盛，每年出版6期UFO杂志，举行大型研讨会议，吸引了一些世界各地的UFO领域里最著名的人士。

从“探索”成立至1998年春，我一直担任主席之职。后来因为

要花大量的时间从事研究和写作才辞去了这一职务。10年前即1988年我从警察的岗位上退休了。在当一名乡村警察时，我一直很愉快。但是我对UFO的兴趣逐渐地占据了我的生活。我想用更多的时间致力于对它的研究。

随着经验的积累我慢慢地确立了自己在英国的权威地位。特别是在像外星人劫持政府掩饰这样的领域里还有像那席卷美国和欧洲和包括英国在内的牲畜莫名其妙的死亡然后又莫名其妙繁殖的事件。对此，我和其他一些专家都认为和外星人有关。

在格拉斯顿我家的办公室里，我记录了几百宗我负责调查的情况。我开设了UFO电话热线。公众可随时向我报告所见到的异常情景。每年有1000多个电话，但波动性也很大，有时一星期达300次。许多情景可以用天气现象、激光、气球或飞行器的灯光加以解释。还有许多情况对调查者来说毫无信息价值可言经常是目击者看到后二三天才给予报告。这太晚了，无法搜集到其他证据。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报告——约占5%，需要派遣支援调查小组去进行调查。要是他们回报说有些问题还弄不清楚那我就亲自进行调查。现在我已有几百宗实例每个实例都不止有一个证人还常常配有许多照片。这些证据可以表明外星人的飞碟确实在空中巡游。

尽管如今我已不在开设UFO热线，但还是经常接到和劫持、动物繁殖等奇异情景有关的电话。我继续对他们进行调查。在此同时我还揭示了外星人对我们的星球感兴趣或进行干涉的程度。尽管我完全意识到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在联合起来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掩饰，然而，在UFO调查方面我第一次真正遭遇危险和阴谋的实例就是凯拉哈瑞阴谋。我相信总有一天它会像著名的罗斯韦尔事件一样在UFO的探索中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章 凯拉哈瑞阴谋

1998年7月的一天早晨，我收到了一封信。那封信就放在我家门前的垫毯上。信封没有丝毫的特别之处。邮戳是南非的。这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世界各地的信件总是源源而至。那时我的住址作为国际探索组织的联系地址而公之于众。因此邮递员也习惯了送来大批形形色色的邮件。

我记不起当时为何打开了那封信，也许我有点被它吸引住了吧。那是一封打印出来没有署名的短信。写信人声称1989年5月7日也就是在几星期前南非空军的一架歼击机在凯拉哈瑞沙漠上空击落了一架UFO。他说飞船被击落时并未损毁，还找到了显然还活着的两个外星人。这两个外星人和飞船被带往南非空军基地。几天后美国怀特派特森空军基地的一队专家赶到把飞船和外星人带回美国。

写信人解释说 他之所以匿名是怕信件被拦截。信的最后他答应要把关于此事的官方记录给我寄来。我对此很感兴趣。我收到过大量的关于UFO描述的信件，而且与各国的UFO研究者都保持联系。可是这封信里提到的事件我却从未听说过。要是能掌握外星人与地球联系的确凿证据 就可以向怀疑者表明 我们这些致力于调查UFO的人并不是精神病患者，而是有缘先睹的先知。它还会使政府公开承认 多年来他们掩盖真相 把人民蒙在鼓里。

尽管我对此信的内容有着明显的兴趣，但我还是抑制住了我

的激动。那人许诺要给我寄来有关此事件的官方文件。假如收不到文件，得不到比匿名信更真实可靠的资料，我不会加以断言。我把那封信给一个叫阿曼的同事看。他是我从事 OFU 研究以来结识的最有趣的人之一，他出生于亚美尼亚，1987 年来英国之前，曾在英美两国的安全部门供职。阿曼和我合作愉快。他爱好广泛。对我尤其重要的是他是国际情报和军事问题的专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把西方强国研制的秘密武器公诸于世。他手里有大量的情报和文件，其中大多数来自美国和英国。我以前和南非没有任何来往，就请他来帮这个忙。他和我一样兴趣盎然。

两星期后一个包裹从南非寄来。我满怀期望地打开邮包，里面除了有一封信之外，还有五页写信人说是南非空军的简报资料。这回，寄信人透漏了他的名字：詹姆斯·冯，他还提供了可以与之联系的南非地址。

我们立刻对复印文件的真实性起了疑心。文件里有许多奇怪的拼写错误和语法错误。我们觉得这还可以解释，因为文件可能是仓促写成的，而且出于安全考虑很可能没有用专业秘书来打印。可奇怪的是文件中既有米制单位又有英制单位。有时说米，有时说码。更令人警戒的是每页抬头的标志——南非空军的徽章——不如正文清晰，好像是复印件的复制品。文件的内容包括了詹姆斯在其匿名信中提到的信息。如此耸人听闻的东西自然让我们怀疑是伪造品。阿曼和我都准备对此一笑了之，把它当做蓄意伪造的假文件。

每页抬头都有南非空军的徽记，一只展翅翱翔的雄鹰。但是复制的非常糟糕，甚至连鹰爪下的格言都难以辨认。五页资料上方都印有“军方机密——严禁泄露”的字样。第一页起头还印着“特别调查研究部 (DSIR)”。下面一行是“空军情报部 (DAFI)”。标注的日

期是 1989 年 5 月 7 日 并说明谈及的是“不明飞行物”还列出了代码和文件号 并把这份文件定为红色绝密级。后四页的内容包括飞船和类人生物的说明。第一页结尾处写到“计算机保护密码——小心使用”。

第二页涉及事件细节 这里全文引用 错误照录：

“格林尼治时间 1989 年 5 月 17 日 13 时 45 分，一艘南非海军的巡逻艇电告开普敦海军总部 雷达可测区域出现不明飞行物 正在向西北方向的非洲大陆飞去 时速为 5746 海里。海军总部回电并证实空中雷达，军事地面雷达站及开普敦 D·F·米兰国际机场也对此物进行了追踪。”

“格林尼治时间 13 时 52 分 目标物体进入南非领空。曾试图与目标物体进行无线电联系 但一切沟通皆显无效。瓦荷拉空军基地接到命令后 两架幻影歼击机紧急起飞 进行拦截。”

“格林尼治时间 13 时 59 分 歼击机发射了两枚激光炮弹 将目标击落。”

古森少校报告说，目标飞行物被击中时发出几次耀眼的闪光，然后开始左右摇摆，但仍向北方飞去。14 点零 2 分开始以每分钟 900 米的速度下降，随后以更高的速度与地面成 25 角俯冲，在沙漠地带撞上地面。此处距南非与博茨瓦那边境 80 千米 是凯拉哈瑞沙漠的中心。古森少校奉命封锁此地 直至飞行物被找到。一队空军情报军官 技术人员及医务人员立即赶到 进行搜索。

发现的情况如下：

1. 一个直径 150 米 深 12 米的坑。
2. 一个银色的碟型物体成 45°角斜嵌入坑内。
3. 碟型物周围的沙子和岩石因炽热而融化。
4. 碟型物周围的强磁场和电波使空军电子设备失灵。

第三页是关于“飞船特征说明”包含下列内容：

飞船类型 未知——疑为外星飞行器。

来源 未知——疑为来自外星。

识别标志 无——侧有金属铸成的古怪徽章。

尺寸大小 长——约 20米。

高——约 9.5米。

重——约 50 000 千克。

船身材料 未知——期待进一步的实验结果。

飞船表面成光滑的银色，毫无瑕疵。

飞船的内外层没有可视的结合处。

飞船的边缘处有 12 个卵型小窗，呈不均匀分布。

驱动力 未知——期待实验结果。

注：

(1)水力驱动的着陆装置完全呈打开状，表明电力装置失灵致使飞船坠毁，可能是因为激光炮击中了飞船。

(2)研究人员正在观察该飞船时，突然听到一响声，他们注意到飞船下端轻轻出现了一处开口。

第四页还是注释。

(3)从飞船的开口处出现两个身穿紧身衣服类人生物。

(4)飞船内的各种物品被取出并进行分析。我们仍在等待结果。

类人生物的医学报告：

来源 未知——怀疑是外星人。

身高：1.2 ~ 1.4米。

肤色 灰蓝——肤质光滑 富有弹性。

毛发 身体各处无任何毛发。

头部：就人类的身体比例来说显得过大。突出的颅骨带有蓝黑色纹路，延伸至整个头部。

脸部：颧骨突出。

眼 眼睛很大 向上朝脸侧斜倾 看不到瞳孔。

鼻 较小，有两个鼻孔。

口 窄小的裂口 没有嘴唇

下颌：与人类比例相比较宽

耳 未观察到

颈：与人类比例相比过细。

躯体：臂纤细，臂长及膝。

手 带蹼，3个手指，爪型的指甲。

躯干：胸腹部皮肤下有肋状物。

臀 窄小。

生殖器：无外在的性器官。

脚：3指 无指甲 有蹼。

注：

由于担心类人生物具有攻击性，未能提取血液和组织样品。他们对各种事物均无兴趣。沟通方式仍不可知，可能是靠心灵感应。

类人生物被关在秘密空军基地，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已要求将类人生物移交美国怀特派特森空军基地，以期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最后一页的开头注明“结论”内容如下：

(1) 目前未有定论，等待研究结果。

(2) 飞行器及类人生物将被送往怀特派特森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研究。

(3) 移交日期：1989年6月23日。

注：

结论是开放式的。

本文件是同期报告的最初成果，进一步的细节有待南非和美国怀特派特森空军基地进行彻底的调查和研究。

前期记录完毕：1页 ~5页。

尽管对这份文件的出处有不少疑虑，我们还决定与詹姆斯取得联系。我们知道了大量的细节，觉得有必要查证一下是否有任何真实之处。不真实的文件并不意味着这一事件就不值得调查。阿曼和我看法一致，即不要花费很多时间，只是做一些初步的调查。要是发现了其他可疑文件未曾提及的新的情况，就只去追查这一事件从而证实这个 UFO 故事。

当我们在电话里询问詹姆斯时，他坚持说文件决非伪造。

凭着高等通行证，我们找到了南非空军的一位现役军官。詹姆斯给我们提供了他的姓名和个人情况。使我们惊奇的是他证实说确实有 UFO 被击落，并声称手中有 UFO 及其乘客的 25 厘米 × 20 厘米的照片。此外，怀特派特森基地发来的一份长达 90 页的传真，详述了对 UFO 及其乘客的处理。

对我们而言，此事涉及到俄亥俄洲的怀特派特森基地毫不意外。举世闻名的罗斯韦尔 UFO 坠毁事件发生时，怀特派特森就是其残骸的收整之处。罗斯韦尔事件在别处曾被广泛报道过，而且一直是研究最为深入的 UFO 事件。

1947年7月，新墨西哥洲。暴雨袭击了科若拉附近的荒漠。午夜时分 牧场管理人威廉姆·布莱兹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第二天一早，他便骑马到牧场去查看何处遭到了雷击。他发现地上有一个深坑 好像被一巨型物体撞击所至。离大坑 1.2 千米外散落着一些希奇古怪的残骸。4天后 布若兹——他的牧场里没有电话——到

最近的罗斯韦尔镇时 带去了一些残骸的碎片 交给了镇上的行政司法长官。

坠毁事件之前的一二个星期，当地的居民就报告说他们看到“飞碟”在新墨西哥上空盘旋。所以在看到布若斯带来的那些“残骸的碎片”后就立即向罗斯韦尔空军基地报告了此事。杰斯·玛考尔上校作为军方情报人员 被派往此地调查。他把碎片装到别克车的行李箱和后座上运了回去。

回到基地，负责公共信息的沃尔特·豪特中尉对媒体公开宣称：

关于飞碟的种种传说昨天变成了事实。由于一位本地农场主和地方长官公务处的通力合作，罗斯韦尔空军基地第8航空队第509爆破小组幸运地发现了飞碟。

上星期，此飞行物在罗斯韦尔附近的一处牧场降落。

媒体发布消息时又说到残骸被送往“高级总部”。

通告刚一发布 立即就被收回。坠毁现场被封锁 布莱兹也被软禁了一个星期，并警告说不许向外界透漏他的所见所闻。

为了平息媒体的种种猜测——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征询络绎不绝——官方的声明说残骸是气象气球的，而且已被运往得克萨斯州福特沃斯的第8航空队总部 在那儿对摄影师开放。这种掩饰效果不错，一切都恢复了平静。直到30年后 玛考尔从美国空军退役时 他才道出了实情。他说他确信当年在福特沃斯展示的残骸不是他从荒漠中找回的那些。

在麦考尔公开了实情后，各种各样有关罗斯韦尔坠毁的消息和猜测便铺天盖地而来。甚至还有消息说 在罗斯韦尔坠毁时间发生的同时，美国空军在新墨西哥洲的其他地方发现了多个完整的UFO 里面还有外星人的尸体。在离罗斯韦尔 150英里的地方 工

工程师格兰迪·巴内特（每个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个诚实可靠的目击者）报告说他曾发现了一个看似完整但已损坏了的 UFO，里面还有外星人的尸体。

他的描述与詹姆斯给我们的文件中描述的几乎一模一样；他们长得像人类但又决非人类。圆形头颅 小眼睛 没有头发 眼睛的位置非常古怪。就身体的比例来看 他们的头显得很大。身上的衣服是灰色的 上下连成一体。

也有目击者说至少有一个外星人被发现时还活着。有一位护士报告说她曾看到过几具瘦小的尸体。有位飞行员报告说他曾驾驶过一架小型飞机飞往怀特派特森空军基地，据说飞机上装运的是外星人的尸体；当地的一位殡仪员报告说有人曾经想要买几副最小的棺材。1994 年，美国空军曾承认掩盖了真相——但是据他们所称 他们只是掩盖了一项绝密计划 即在气球上安装声音探测器 以侦察苏联的核武器。

尽管罗斯韦尔事件早已过去 许多最初的目击人也已辞世 但是，我和大多数严肃的研究者都确信如此壮观的 UFO 发现和众多的证据表明，各国政府一致联合，蒙蔽了大众的眼睛。

虽说本人对此事未曾做过第一手的调查和研究，不过我与许多倾注了多年心血的研究者都有交往，而且对他们非常敬重。

从那时起 在有关 UFO 和外星人尸体的报道中就常提及怀特派特森空军基地。第二年，即 1948 年，新墨西哥洲发生了另一起 UFO 坠毁事件。这次是在邻近的阿兹台克的沙漠中。有报道称军方用直升机把外星人的尸体送往怀特派尔森。5 年后的 1953 年，亚利桑那州 在一起坠落事件发生后发现了更多的尸体 由冰层包裹 被送往怀特派尔森。

这些年来，部分曾在基地工作过的人们站了出来——有的是

在临终前——讲述自己的亲眼所见 低温冷冻后保存的尸体 藏在封闭机库中的外星飞船。他们有的是普通技术人员 在正常工作中偶然发现了这些情况，也有曾参加高度机密研究的资深官员和科学家。1954年 艾森豪威尔总统视察基地时 参观了这些尸体。当天他的日程安排表上有一段几小时的‘看牙病’的时间 可是没有发现可以证实此种说法的牙医喜剧演员捷克·克里森曾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从事 UFO 研究。他也是艾森豪威尔的挚友，临终前告诉妻子说他也参观了基地当时正在进行的研究，并且证实了老朋友艾森豪威尔看到了那些尸体。

由此看来 詹姆斯提供的文件中出现怀特派特森毫不希奇 但这丝毫不能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我们中花时间研究这个问题的人认为 怀特派特森是‘紧急介入小组’的大本营。那儿有一组专家时刻警惕着，随时准备飞往世界各地辨查和研究有关外星人来访的任何确凿的证据。由于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是这个领域的主宰者，大多数国家乐于把这个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丢给他们——虽然英国人也成立了一个紧急介入小组，本书将会谈到这一点。

既然已从南非空军情报人员那得到了证实，我们知道我们将会发现一些真相。詹姆斯也许真的伪造了一份文件——我们对他仍持怀疑态度——但即使如此，我们也认为他的伪造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那位情报官员也证实了文件中提到的代码“银钻石”也确有其事。他说要他提供进一步的信息要有交换条件 拿英国研制的 TR-47 来交换。后来我们才发现 这是英国最新研制的挑战者坦克。那时它正在接受新式装甲武器的测试。我们弄清了 TR-47 的意义后，就及时将南非当局的兴趣报告给英国安全部门。

紧接着，我们不得不说服那位南非情报人员给我们提供信息

时不要附加任何条件。几天后，他寄来了更多的有关凯拉哈瑞事件的资料，包括美国和南非的军官、医务人员和科学家的名字。这些人参加了对 UFO 的寻找及研究。

与此同时，我们还与一个阿曼认识的在美国情报档案部门工作的人取得了联系。他以前曾为我们提供过一些有用的信息。和我们一样，他也相信美国政府掩盖了太多足以轰动世界的重要事件。他准备不惜任何代价帮助我们揭露真相。我永远也不会说出他的姓名。我知道一旦美国政府发现他泄露情报，他就会坠入万丈深渊。

他能够向我们证实凯拉哈瑞坠毁事件确实发生过。美国人带走了 UFO 和外星人。此外，他还给我们透漏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新的细节：“银钻石”是南非用来代表此次事件的代码。但美国人用“餐具室计划”作为从发现到研究整个过程的代码。我们确信我们将会重大发现。南非方面寄来名单后，我们就有了具体的工作。名单里有一位非军方科学家在怀特派特森空军基地的科学情报处工作。我们给他打了电话，这好像是检验名单是否真实的最直接的办法。

怀特派尔森的话务员给我们接通了他办公室的电话。阿曼和那位科学家在电话里交谈时我把交谈的内容录了下来

阿曼对他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与对方取得联系感到吃惊，他原以为要花上一点工夫。他没有通报姓名便直奔主题，说自己是美国（不是在英国）打电话。阿曼提到了银钻石代码和美国的餐具室计划。那位科学家的回答显然有点不知所措，对此问题表示爱莫能助。

第二天我们又打电话过去时得知他已外出，几个星期后才能回来。

那位科学家对待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的态度让我们确信，这一回是找对门路了。更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当我们打电话给南非事情报组外事方面的军事顾问 再次陈述所知情况 并请他给予证实时 他的回答是“此事绝对没错”。

下一个要查询的是原记录中提到的那位飞行员古森少校。我有个熟人在军队里呆过，我和他谈及此事时他说他能从英国情报部门搞到消息。他假装曾是古森少校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旧相识 打了几个电话就弄清古森的去向。原来他不在瓦哈拉空军基地 而在普来特瑞附近的一处基地。显然，下一个电话就要打给古森了。这回我的朋友讲的是美国口音。他曾在美国生活过 做到这一点毫无问题。他假装是怀特派特森基地的布鲁奈尔将军 此人是美国空军的一位高级官员，我们从南非和美国得到的文件中都提到过他的名字。这次通话的内容也被录了下来。下面是录音的一个片段：

呼叫人 是古森少校吗？

飞行员 正是。

呼叫人：我是美国怀特派特森空军基地的布鲁奈尔将军。

飞行员 是 将军。

呼叫人 听我说 少校 有件事我搞不清楚。现在我面前有一份银钻石文件，但文件上没有说明你们对目标开火几次。

飞行员 您 刚才您说您是那位 将军？

呼叫人 怀特派特森的布鲁奈尔将军。喂 少校 我的问题不会太直接了吧？你对那鬼东西开了几炮？

飞行员：一炮 将军。您稍等一下 我去接个电话好吗？

呼叫人 不必了 少校 你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

自从詹姆斯提供的文件公开后，批评者和怀疑者一直试图推翻整个凯拉哈瑞事件。他们对文件的真实性提出怀疑的根据之一

是文件中使用了英国军衔中的少校称谓，而南非空军采用的是美式军衔。

我的解释是 电话中古森本人只是回应了‘少校’的称呼 而未加纠正而已。听说南非飞行员喜欢英制军衔，喜欢它带来的英国皇家空军的接纳感，相对美国空军说，他们更推崇英国皇家空军。

不管军衔怎么称呼，古森对此事件的确认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电话调查。其中打给北美空间指挥部值班军官的电话很有意思。北美空间指挥部是一个保护美国不受敌军空中打击的组织，拥有复杂的侦察及追踪系统，每天追踪着成千上万个空中目标。其中的一小部分不可避免的涉及 UFO。我们又从一些以前的职员和一些常常出于人类责任感而吐露机密的人们口中，获悉北美空间指挥部的文件里含有大量的有关外星人活动的内容。

我们用阿曼搞到的直通号码给北美空间指挥部打电话。由于被认为是内线电话，北美空间指挥部的官员们很乐意在计算机的记录中帮助查找，结果证实了他们曾在凯拉哈瑞事件发生的那天追踪到一不明飞行物进入大气层并向非洲大陆飞移。另一个电话打给了怀特派特森基地的特别调查队，并与一个据说是当美国人发现 UFO 时在现场的人取得了联系，他拒绝证实，但也不否认。

1989年 7月 31日，詹姆斯在我们不断施加的压力下，来到了英国。能面对面地见到他 真是太棒了。他年纪轻轻 高高瘦瘦 说话时带有明显的南非口音。他拿出几份证件和文件。其中一份文件上印有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抬头。一份是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出入证，还有一份是国防情报部的证件，上面有他的照片。此证件证明他是美国空军中尉，在怀特派特森空军基地的空中技术情报中心工作。此外还有一封基地副指挥官的证明信，证

明詹姆斯于 1984 年 9 月至 1989 年 1 月期间在美国空军服役，后因个人原因离开军队。和他上次给我们寄来的文件一样 这些文件也是伪造的。我和阿曼请来了在《国际探索》任主编的格瑞勒和马克兄弟与詹姆斯进行了交谈。我们中没有一人相信这些文件。尽管受到了质疑 詹姆斯仍面不改色 竭力坚持。

多亏了他 我们才警觉到凯拉哈瑞事件的存在。我们也已查实他提供的大部分细节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并没有把他当成骗子。但是他的动机却实在可疑 令人难以琢磨。如果他暗中搞到了绝密信息 显然如此 不管他是怎么搞到的)他为何又要弄出这么粗劣的伪制品 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呢？

他在伦敦的两个星期中，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阿曼在诺丁汉姆的家里。期间他拿出了一套南非军服。这和他伪造的文件一样难以让人信服 几乎每个曾在南非服役过的年轻人都会有一套军服。此外 我们现在有时间研究詹姆斯。我们了解到他曾是个 UFO 迷 在年仅 16 岁时就加入了互动 UFO 网 那是个严肃的致力于 UFO 研究的国际组织。我并不是他写信的第一个人 他和这一领域的许多专家都有联系。

但由于某种我永远揣测不出的原因，他选择了我作为伟大真相的泄露对象 ——然后又借谎言和伪造为它罩上层层迷雾。

阿曼和我质问他为何不能自圆其说 他要么愠怒不语 要么声称自己只是一场更大的游戏中的一员小兵，仅仅传递了别人赋予的信息。他还说美国人已经找到了坠毁的 UFO 中的水晶碟 破译了密码后 发现了有关飞碟将要着陆的地点 并且现已控制了这些地区。他说我们的星球正面临着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但是我们从未发现关于这些飞碟的任何确凿可信的消息，我们认为这不过是詹姆斯狂野想象力的又一次自由驰骋。

与他打交道让人生气。他给我们最初的报告中显然有许多真实情况，我们对此已发现了众多的确证。但是他面对长时间的质问仍不愿意放弃讲述中的那些一望即知的谎言。他总是装出曾在南非情报机关任职的模样。那个组织规模庞大，难以归类。吸收新成员时毫无歧视，但是没有人愿意相信他。国家安全局也没有发给他什么证明。

虽然恼怒，我们还是切身体会到他是真的害怕某些人或某件事，这一点已相当清楚。阿曼录下了詹姆斯与一位南非情报官员的谈话，还录下了另一次他与一位南非使馆官员的电话交谈。此后不久，就有电话打到阿曼在诺丁汉姆的家中。打电话的人说自己是南非情报机关的资深人士，要找詹姆斯通话。他们说的都是非洲语言，虽然听不懂，但仍可听得出那人显然对詹姆斯大为光火。随后的翻译表明，那是对詹姆斯的一连串辱骂，还要他立刻回到南非。我还察觉到詹姆斯在伦敦期间一直被跟踪。当警察时，我受过监视技巧的训练，因而懂得要当心什么。我也注意到了一两个警戒信号。我向熟人打听了一下，证实了他确实受人监视，那些人肯定是南非特工。这可是一件大事，不能一笑了之。因此，尽管我们明白詹姆斯可疑，但我们又确定他确实知道些真相。如果他只是个无害的疯子，谁会耗时间来监视他呢？几天后，阿曼接到了一个南非情报官员的电话，此人声称手中有 UFO 坠毁的照片。我们曾查过他的身份，知道他曾在与国防部同级的档案部门担任资深官员。他说他因泄露情报已招致了许多麻烦。他还说南非当局已查明了所有参与调查的人。我们明白这是在指我们。他认为是詹姆斯把他拉下了水，害得他整天担惊受怕，就像生活在地狱之中。

詹姆斯在阿曼家里接到的另一个电话是南非使馆打来的。我们录下了这次通话。话语里流露出含蓄的威胁，告诉他该回南非

去，否则会遇到更多的麻烦。

我们决定与南非使馆联系，请他们提供有关凯拉哈瑞事件的书面记录，再问问他们为何对詹姆斯如此感兴趣的原因。他们最初的反应是不知道我们所说的是何事，当我们拿出他们以及资深情报官员与詹姆斯通话的磁带后，他们答应调查一下。

这种承诺意义不大，但至少我们已经摊了牌。还有一张王牌没有亮出来：此时我们从美国情报部门的熟人那里得知，南非住伦敦使馆给怀特派特森发过一份传真，其中谈到了凯拉哈瑞坠毁。传真是住伦敦的一位上校发出的，我们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南非使馆中似乎没有军方人员。我们查询时发现在伦敦他的名字前只是简单地冠为“先生”。这并不奇怪，世界各国的情报人员都是作为普通的文职官员混入使馆。

1989年9月，在约克郡召开的国际探索大会上，我第一次公开谈论了凯拉哈瑞事件。那时，阿曼和我都觉着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至少能够证明沙漠中发生过非同寻常的事情。某种残骸被运往怀特派特森。我们的发言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有人支持我们的观点，也有人因为詹姆斯提供的文件中出现的明显的不真实性，而对整个事情不屑一顾，对其他的证据也不加考虑。

此后不到一个月，我参加了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另一届 UFO 大会，作了关于凯拉哈瑞事件的报告报告完毕后，一位先生向我走来。他身材矮小，头发花白，蓄着山羊胡子。他自我介绍说他叫魏德拉·史蒂文斯。以前我听说过此人，但未谋其面。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 UFO 学者，以前曾是美国空军中校，二战时的飞行员，在美国情报部交际甚广。如今他已年过七旬，但身体硬朗，神采奕奕。

魏德拉未出席约克郡大会，所以对凯拉哈瑞事件一无所知。重要的是，在约克郡会议上，阿曼和我都未提及南非政府用 UFO 残

骸换取核技术。

魏德拉自我介绍后，又告诉我他从美国海军情报部的朋友那得知美国向南非提供了先进的核技术，以此换取 UFO。他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我们已知的种种情况国际法禁止南非拥有核力量，美国人这么做显然是下了决心要得到 UFO 及外星乘客

此时 阿曼和我都不知詹姆斯的去向。他在欧洲和加拿大都工作过 和不同的 UFO 研究者打过交道。他到处借钱，债台高筑。却仍称自己是从南非情报部门逃出了的。我们对他已忍无可忍 虽说他让我们警觉到凯拉哈瑞的 UFO 事件，但他的谎言和搪塞让人难以忍受。再说，他使我们所有真实的信息都变得可疑起来。

那些与他交往不多的人可以把他当做一个恶作剧者，轻松地抛到一边。但我们清楚 他泄密的方式的确害处不小。从互不关联的消息渠道，我们得知一位南非情报人员由于给詹姆斯提供了消息而陷入困境 以致不得不逃离那个国家。詹姆斯掩盖消息来源的手段过于笨拙。别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我们这些对此类工作经验丰富的人懂得 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要暴露你的消息来源 尤其是那样做会使提供消息者濒临危险时。许多从事高度敏感性工作的人为公众的利益着想 冒着不惜牺牲自己的职业的危险 向我们这样的人吐露机密，是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向公众封锁 UFO 及外星人与地球联系的消息是错误的。

每当使用他们提供的信息时，我总是先从其他熟人那里证实一下 而且极力不漏痕迹 以保护他们。我宁愿把消息闷在心里 永不泄露 也不愿危及任何一个给我提供消息的人 这就是为何在本书中各处提到的给我提供消息的人个个都形象暗淡、不够鲜明的原因。而詹姆斯 既不像我有种种顾虑 也没有和我一样的警察背景。说好听点 他是天真 不谙时世 说难听点 是对提供消息者的

安全不负责任。到今天 那个逃离南非的军官也无法回到祖国。他一直害怕南非政府会逮捕他。我知道他化名客居他国 但我永远也不会说出来。我只能和他一样希望南非政府倾覆，使他不再被通缉。

关于凯拉哈瑞事件我已拥有一叠 30 厘米高的文件。其中一份是位在美国情报档案部门就职的熟人送来的——他是一位美国政府官员，一位为他人着想的人 视向世界揭露真相为己任。这份文件中说道——暗指南非当局：“鉴于我们目前的尴尬境地以及对目前在逃的南非泄密情报人员的安全考虑 我们商定‘餐具室’计划仍由我们单独进行”。

受到威胁的不只是南非情报官一人。在英国的一位熟人警告说 阿曼和我都在受人监视。有时我察觉到自己被人跟踪 经常是当我外出时，一辆车悄悄地跟着我的车 夜晚外出时尤其如此。这时我就故意带着跟踪者在约克郡的荒原上兜圈子或驶向我熟悉的不知名的小路。我清楚自己是猎物，但是他们从不接近我。

我怀疑我家里的电话已被监听，于是我请教了一位电子专家。他证实了我的电话已被监听。我们怀疑这是南非情报机构干的。

还有人告诉我 法国特工人员一直在对阿曼和我进行监视 让我们近期千万不要去法国。我不明白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惹恼了法国政府。后来才想起，南非情报机关的欧洲控制总部就设在法国。还有人告诉我 曾经讨论过是否应该“除去我”但是谢天谢地，他们考虑到如果在英国的土地上发生此类事情，将会导致非常政治化的尴尬局面。此外，还有人警告我不要去南非。

可想而知 宝琳受到了惊吓。她已听任了一个事实 以前准备两人安享晚年的梦想怕是要落空了——和从前一样，我还要辛勤

地工作。但她没有料到 我还要面临危险。然而 现在我所处的情景比我以前处理过的最血腥的暴力案件都更让人心惊胆颤。这时，我被邀请参加 1990年6月22日至24日在德国举行的一次重要的国际 UFO大会。我们发现从曼彻斯特机场到慕尼黑，一直有人在跟踪我们。在慕尼黑的3天里 又与我们如影随形。那人二十七岁，身穿牛仔裤，便装衬衣和带帽夹克，满脸胡须，一脸凶相。在飞往德国的飞机上我注意到他。因为在机场时，他就和我们寸步不离。上飞机后又坐在我们的前排，出入境检查时他没有出示护照，而是一张卡。这时，我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他参加了会议。回程途中又坐在我们前一排。抵达英国后，他跟着我们穿过护照查验通道时，我瞥了一眼他的卡：是带有照片的某种证件。由于行李出了点差错，我们耽搁了一会。同机的其他乘客都走光了，只有他坐在近旁 漫不经心地看着报纸。他做得太明显了，于是我断定 他希望我明白他的跟踪。

正是在这种怀疑和恐惧的情形中，我惊奇地看到詹姆斯作为听众出现在慕尼黑大会上。我一直都想和他谈谈，弄明白他原先给我的那些伪造文件是怎么回事。仔细想想，他已置我于两难境地。其他 UFO 方面的专家和研究者痛斥整个事件，就是因为詹姆斯提供的文件中有明显伪造的痕迹。然而，也正是他把我引入这个重大的事件中，从而危及到我的生命。

在演讲厅外的走廊里看见他时，我告诉我需要和他谈谈，并把他带到比较安静的前厅，好避开其他人的注意。他乖乖地随我而来。他看得出我是一本正经。起初 他还想用老一套来唬弄我 又说文件是真实的，我终于忍无可忍，大发雷霆。“我要真相，现在就要！我喊到 同时把他按到墙上。”彻头彻尾的谎言 害得别人身处危险 连生命都受到了威胁 这一切我受够了 是你 使我们陷入可

怕的困境，你至少能给我们真相！”

这么强硬的话让他感到震惊，但几秒钟的恐慌过后，他看来放松些，好像觉着游戏已经结束，不能再吊我的胃口了。他点着头说，只要我想知道，他全部都告诉我。

我感觉他态度认真，但仍抓着他的胳膊，只不过没有刚才那么用力。他有可能突然窜走，要是我和过去一样年轻，也许能逮住他，可他比我年轻 20 岁呢。

他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在南非空军情报部门任职。12 个月前，由于知道詹姆斯对 UFO 兴趣浓厚，于是便偷偷地给他带去了几份关于凯拉哈瑞事件的绝密文件。詹姆斯立刻意识到这可是绝对能引起轰动的东西，就请求他至少抄录一部分。但由于职业的原因，他的朋友坚持文件一刻也不能离手，也不能复制——最多只能让詹姆斯仔细地阅读一遍。

詹姆斯知道自己碰上了大新闻。会面后回家赶快写下了能够记得的每一个字，包括日期、时刻、代号、甚至文件的格式。他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能够精确地记起文件的内容，就好像文件在他手里一样。而且我们后来的调查也发现，他的记录是正确的。日期、代号和任何可查证的细节都被准确地记录了下来。

伪造好文件后，他决定寄给我。我不知道他为何要做出这样的选择。也许是由于他有曾经被警方追踪过的记录，使他无法把那些伪造的文件交给一名记者——他需要另一种人，像我这样，刚从警察局退休，同时作为 UFO 研究者又名声在外。也许他想最终发笔大财，但事实上，他只是从一些 UFO 爱好者那儿骗来了一些小钱。

不管怎样，也不管他的动机如何，我觉得自己至少明白了真相。我让他以他家人的生命起誓，他说的是实话，然后放了他，回到

上

.

UFO

40

4

.

UFO

1989 8

UFO

获事件发表过任何评论。

后来，哈瑞斯在听过阿曼和我在约克郡会议上的研究报告后，这位经验丰富、能力超群的研究者，给怀特派特森空军基地发了份传真，询问凯拉哈瑞事件。令人惊讶的是他很快就收到了泰德·瓦德海姆签署的答复函。回函的台头是“非洲地区国际后勤中心空军后勤指挥部”。这份传真很奇怪，使用了“黑色大陆”及“白色高级南非部队”之类的词语，声称“所提及的物体”未被击落，而是因“高级合成材料疲劳”而爆炸坠毁。此外，“出事地点未发现任何生命”。信末的问候语很滑稽：“愿军队与您同在”。由此令人加深印象。也许，这是个恶作剧。

第二天，哈瑞斯又收到了瓦德海姆发来的一份传真。这次的措辞不那么莫名其妙，并说：“无法证实去年5月所发生的事。”接着，又做出了以下可能的解释：“差不多一年前，在凯拉哈瑞上空出现了一个火球或坠落的卫星”。我们明白这是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且也听到怀疑论者反复这样说过。但是，就UFO坠落一事，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所以确信它们是发生在沙漠中的完全不相干的两回事，而且时间前后相差1年。

哈瑞斯的两份传真说明什么呢？我怀疑前一份来自南非分部的某位从事UFO相关工作的非官方人员，他想让我们知道我们走对路了，也许正是瓦德海姆本人。不过，我怀疑这个人是否会署上真名。第二份很可能在声明官方的立场，以便将来有案可查。我们查询传真号码时，发现了在怀特派特森空军基地有处南非分部，我们还查实了泰德·瓦德海姆确有其人。

国际探索组织的同事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的调查线索，一艘南非军舰的名字“塔非伯格”，这个名字在詹姆斯的文件中曾被提及过。我的同事花了很多时间来调查这条线索。刚开始很失望，没有

找到这条军舰，但是最后在一份国际商船记录上发现南非的塔非伯格号军舰被列为一支舰队的补充船只。这艘船上的装备非常先进 或许能跟踪并报告 UFO 的踪迹。

当这位同事以记者身份直接与南非使馆联系，询问凯拉哈瑞沙漠中 UFO 坠机缘由时 最初受到一番嘲弄 当提到詹姆斯时 使馆官员意识到事态严重了。

“我面前的桌子上有詹姆斯先生的文档”，这位几秒钟前对 UFO 存在的可能性还嘲弄不已的官员说：“他是个麻烦人物”。这位官员接着说詹姆斯欠着好几位使馆人员的钱，然后又问是否知道他目前的下落。最后含蓄地向我们提出了警告。

虽说我最不愿意其他人处于阿曼和我所处的困窘境地，甚至生命都受到了威胁。但同时又高兴让别人也体验一下由詹姆斯这个名字激起的妄想症，也乐意让别人查出我们已查实的一些重要细节。

重视此事的还有杰·赫塔克博士。他是科学探险组织 其宗旨为“用科学方法解决人类问题”在美国的学术和科学负责人。此外还有冯·布特拉男爵。这两人都曾到过凯拉哈瑞。布特拉男爵还愿意资助我与他随行。在南非情报部门的朋友已告诫我不可愚蠢地踏上南非的土地，因此我不得不辞却他的好意。

赫特拉从南非回来后告诉我说他从南非军方获得的消息证实了 UFO 的坠落。他未曾言及细节，因为他和我一样要保护给自己提供消息的人。

不过 最大的突破是在 1989 年底。我的一个亲密伙伴出席了在伦敦举办的外交宴会，这次宴会本与他的 UFO 调查毫不相干，但他偶然发现自己与博茨瓦纳的环境部长皮特胡克·塞瑟同桌共餐。UFO 成了他们的话题，我的朋友提到了凯拉哈瑞事件。

桌子上的人都不相信，还笑我的朋友容易受骗他坚持说自己有证据。这时 塞瑟先生说他虽然不相信 但可以去查询一下。几个月前，那位朋友在另一次外交宴会上再次遇到了这位博茨瓦纳人，这回塞瑟先生找到了他并当众说：“我查了你说的凯拉哈瑞事件，确有其事。不过让我吃惊的是你怎么可能比我先得知此事呢？”由于 UFO 在博茨瓦纳边界坠落，他本来以为会有人告诉他。自从我在约克郡会议和后来的德国会议上公开报告了凯拉哈瑞事件，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国际宣传。其中大多是无稽之谈。美国的一份报纸把我描绘成英国安全局的特工，而阿曼则成了克格勃的人。有的报纸描述美国空军人员在飞碟内与外星人共处。有的报告说飞碟里发现一具人类尸体。甚至有报道称飞碟的一侧有通用电器公司的标志，由此可见是美国制造的。

面对种种报道，阿曼和我只有苦笑。我们的大部分调查因此类报道而变得如此可疑，所以我们最终或者觉得此事好笑，或者不抱幻想 陷入绝望。但是 除此之外 也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当整个世界，包括许多著名的 UFO 专家都把它当做笑话时，我们就可以静静地调查，而不会遇到太多阻碍。

如果说部分调查者没有把我们当回事的话，那么政府可没有看轻我们发现之事的重要性。几位好友都告诫我要言行低调。他们在美国情报部门认识一些有地位、有声望的人。我明白他们所言非虚 但这些威胁遥远不着边际 吓不倒我。可是 1991 年 5 月 宝琳和我前往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参加世界 UFO 大会时，就与他们短兵相接了。那天我就凯拉哈瑞事件发了言。晚上，宝琳和我坐在假日酒店的休息大厅里与几位老朋友谈论当天的情况。当时大多数与会代表也在那儿。这些老朋友都是美国研究 UFO 的专家。其中两个在军队任职。这时有两个人走过来，想和我们一起谈谈。

我的美国朋友们立刻起身离去。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知道这些穿着暗色西服的人是干什么的，因此不愿多留，而我恰恰相反，兴趣盎然。也许由于我是英国人而非美国人，所以不用害怕这些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的人。他俩都是 30 多岁，短头发，肤色健康，看起来和四处散开的与会代表没什么两样。我想知道他们要说些什么。他们和我玩了个小把戏，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对我这位前任警官来说，这太熟悉了。好好先生不停地发问，而讨厌先生却一声不吭，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好好先生说美国政府派他们来警告我。

“做这些事，你们要谨慎。如果我们愿意，就能阻止你们。以后要非常、非常小心。”他说道。

我告诉他，此类警告多年来不绝于耳，没有人能吓住我，当然，我也不会害怕他们俩人。和他一样，我说话时语音平静，没有抑扬变化，脸上还带着微笑。他也笑着说：“别犯错，我们有办法阻止你”。

我回敬说，你们的手段世人皆知，但威胁我时别忘了我并非孤军作战。有很多人在帮助我。“我不怕你们，也不怕你们的种种威胁。我来到这儿有事要做，此事未竟，无人能伤害我”。

这听起来有些夸张，但我还是面带微笑地说话。要是从大厅的另一侧看，我们像是老朋友。但桌子旁的气氛极为紧张，宝琳真是给吓坏了，不过没有显露在脸上。讨厌先生一动不动，死死地盯着我。我又一次默默地感谢上帝，幸亏我受过警察训练：过去我曾被一些超级恶棍死死地盯过。我看穿了美国人的伎俩，把他们的威胁气势仅仅当做一种花招。

离开前，好好先生改变了策略，问我们的美国之行感觉如何，又问我们去没去过图森周围的地区。听说我们没时间参观时，他提

出要带我们去沙漠看看。我不想露出一丝胆怯，于是同意第二天在旅馆大厅见面。

中央情报局的人走后，我的美国朋友对我愿意与特工同行大吃一惊，力图劝阻我。宝琳也害怕出事，坚持要和我同去。第二天早晨，我们看到旅馆门前停着一辆四轮驱动，装有天线的越野车。那俩人见宝琳与我同去，感到很惊讶。上车时，我假装忘带了东西，要回去取。转身时我丢下一句话：“咱们不会超过一小时，对吧，我的同事们在等着呢。”

我再次上车后，他们开车出城，一路无话，向没有人烟的沙漠驶去。后来他们停下车，好好先生开口了：“我想再次告诉你，以免你不明白。你们告诉人们的事不宜在公开场合谈论。不论你身在何处，我们都可以阻止你，不只是在这个国家。”

这次我比前一天晚上更紧张些，但从逻辑上说，他们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我们带走后，又冒险伤害我们。我再次重申我不会被吓倒。好好先生耸耸肩，露出了笑容，我想这笑容发自内心，甚至讨厌先生脸上的表情也稍稍放松了一些，我猜他们也许因我的无所谓而心生敬意。送我们回旅馆的路上，他们回答着宝琳关于美国生活的天真问题，大家好像是亲戚一样。我们下车后，好好先生也下了车，对我们说道：“我们喜欢你俩，你们人不错，但是还请小心。”这话听起来好像他的警告不仅仅是口头威胁，而是确有可能。然后他突然奇怪地问我是否想要张详尽的金星和火星地图，我说当然想要。

接下来的会议时间中，我再见过他们。6星期后，我惊讶地收到了一份来自“美国政府”的管状包裹，里面是金星和火星的详细卫星地图。这两份地图我保存至今。我们从未给中央情报局的特工留过地址，但他们知道我的地址也不足为奇，也许寄来地图是提醒

我还在受监视。

几星期后，另一份提醒到来了那天我和平时一样在楼上办公室里处理 UFO 热线电话和积压的信件，这时门铃响了，然后传来宝琳和一个带美国口音男人的声音。我还没来得及下楼看看，宝琳就把那个人带进了我的办公室。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留着平头 年纪不大。他说他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 因此过来和我聊聊。我问他身为美国人，在约克郡做什么，他说在海尔盖佛工作。我立刻问“曼非斯山岗”他点点头。我马上意识到他来自美国的秘密通讯和追踪基地，那儿离我家 25 千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监听网络的组成部分，受国家安全局控制。国家安全局是一个遮遮掩掩的美国组织。UFO 调查者常认为国家安全局是“永远别说话”的缩略形式，与国家安全局相比，中央情报局就只能算是童子军了。正是国家安全局最终监控美国全部的情报收集，因此存有大量的有关 UFO 的文件和报告。

我们有礼貌地绕着圈子说话。我问他在曼非斯工作和对 UFO 感兴趣是否是巧合，是不是因为职业的原因来找我。他微笑着向我保证他的兴趣只能算是业余爱好。双方都明白这是假话。几分钟后他便走了。我知道他来的目的是告诉我们正在对我进行监视。

我对此确信不疑。我常为一些家常琐事比如购物或看望在 25 千米外住的女儿而驱车驶过约克郡荒野，这时会有人跟踪我。不过跟踪者从来也没有跟得上我。他们也从没有惊扰过我。从某种程度来看 我视之为游戏。我经常掉转车头 改变路线。一方面是难为他们，一方面也是确定他们是不是在跟踪我。有一天晚上，我们夫妇俩离开农场 沿着一条 0.5 千米长的小路行车。那地方很安静。但一驶到大路上，本来对着小路入口处停着的一辆开着车灯的车就跟上了我们。我非常熟悉这一带的地形，这下我乐了。我开快车绕

过几个弯，把那辆车拉了几百米远。当我驶进一个熟悉的小村庄时，我快速转了一个左手陡弯，一下子停在弯外的停车道上，敏捷地熄了车灯和引擎等那辆美洲豹 XJS 转过弯，从我们旁边开过时，我又开车尾随他们。开到山脚下时遇到了分叉路口，他只能选一条路，我就迅速地上了另一条路。穿越田野时，我看见他在调整方向，返回头要再跟上我。我不动声色地把他引至我家门前，他马上就开走了。坐在前排的宝琳不喜欢我这么做，她认为这种游戏会惹恼对方。

所以我确信，公开凯拉哈瑞事件已经吸引了众多人的视线，与较大的 UFO 事件一样，它也引发了国际阴谋。阿曼和我对如此逼近整个事件的真相感到有些不寒而栗。我们公开的消息大部分源于詹姆斯的伪造文件，不过正如我们所见，这东西在许多方面都描述得相当精确。飞行器的速度和在沙漠中被击落的位置引出了许多饶有兴趣的调查。威廉·特拉维司是美国空军的退休军官，他从坑的大小和冲撞的角度算出了冲撞速度大约为每小时 1500 千米（即伪造文件中所指的“更快速度”）并由此推算出 UFO 的飞行高度正好可使幻影战斗机得以拦截。他的研究表明，战斗机飞行员接到临时命令时才不得不准备起飞，但这似乎又不可信。南非毕竟处于紧急状态，再说我们已得知北美空防联合司令部在跟踪这一目标时可能事先通知南非他们的领空将被侵犯。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在 6 分钟内即可紧急起飞，我敢肯定南非飞行员的反应速度会更快些。

詹姆斯的伪造文件虽然提供了细节，从而可以进行此类计算，但其中也有一项重大错误，并由此导致了一些问题，即“两架镭射炮”。这回过目不忘的詹姆斯记错了。后来查明使用的是微波激射武器。这种武器自 50 年代以来一直在不断地完善，也与古森少校

提到的令人炫目的闪光相一致。

美国空军的一位退休上校证实，美国研制微波激射武器用来装备 F-14 雄猫战斗机。除此之外，世界上具备兼容技术从而可以装备这种武器的机型只有幻影。而且，美国人已悄然售出两套这种武器系统，以获取进一步完善所需的信息。不过，上校不知道买主是谁。既然只有法国和南非拥有幻影战斗机，那么可想而知，正是这两个国家购买了这种武器。

我收到的有关凯拉哈瑞事件的新信息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少。不过，1997 年带来了一个令人惊讶又心存感激的突破。一位熟人对我谈起一名女科学家。凯拉哈瑞事件发生时，她在格鲁特医院（这家医院因完成世界首例心脏移植手术的外科医生克里斯丁·巴纳得而出名）工作。

据我的熟人所言，外星人的遗体寻获后运往格鲁特医院解剖，而这位现居欧洲的女士当时就在那家医院里工作。我打电话和她联系，她强辩了几分钟，然后终于承认确实对外星人进行了尸体解剖。当时有不同领域的专家在场。外星人和我们相比最显著的区别是没有明显的性或者生殖器官、免疫系统和消化系统。她的描述与经典的“灰色”外星人非常相似——小个子，光滑的灰色皮肤，没有毛发，头大，黑色的眼睛呈椭圆型。

她还讲到所有参加尸检的人都受到警告，要对此保持缄默。她说出来只是如今已不在非洲——离开的原因是她发觉医院经营恶化。尸检后不久，她曾试着想把结果从医院的计算机上打印出来，可是该文件已被删除。我问是否能通过她与在场的其他专家联系，以证实她的话。她说她不敢冒这个险。和卷入此事的其他人一样，她的声音里透出恐惧，即使事情已过 8 年。

她讲述的情况在我们先前的资料中已经提及——坠落现场的

全部尸体和飞行器设施都被运往怀特派特森空军基地——这确认了一些基本事实，因而意义重大。我只能猜测，或许是美国人同意南非保留一具尸体，也许——这种解释更为可能——南非在美国的大队人马到来之前，秘而不宣地运走了一具尸体。

慢慢地，许多原来怀疑凯拉哈瑞事件的人站到了我们一边，尤其是不辞辛苦做了一番调查的人。如果每个关注此事的人都认为詹姆斯的文件乃伪造之物，但又认为它促使了我做调查，并提供了许多可以被查证的信息，那么，凯拉哈瑞事件也许会与罗斯韦尔和雷德山森林一样，成为意义深远的事件。

我相信这一点。

但是，对像凯拉哈瑞事件之类的调查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在初次目击 UFO 后不久，我就开始思索许多调查者都可能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假如外星人来访地球 那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 结论必然是他们在研究我们人类。这个问题的答案引导我走入我的工作中可能最为重要的一面——当然也是最有争议的一面：调查对人类的劫持。

第三章 丢失的时光

从我承认自己常见的奇怪飞行物其实来自外星起，我就老想着要揭开这个谜：是谁或者说是什么东西在操纵这些飞船？毫无疑问，飞船是由具有智慧的生命操纵。我也明白我和他们之间有种心灵感应——这里所说的“他们”显然不是指飞船，而是飞船的驾驶者。他们意欲何为？晚间的低空飞行不可能是他们的全部兴趣。我深信，较之这个星球的地形地貌，他们更关心的是我们这些地球居民。我见过他们降落地面，还有别人也看到过同样的情景。虽然，我见到 UFO 的次数比常人多，但成千上万的人们目睹过 UFO 飞翔天空。见过他们着陆的人虽然少一些，可数量也相当可观，而我不过是这些成员中的一个。

所以我很容易就认同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他们正在研究人类，而作为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已把人带入飞船以便做更为详细的检查。我们现在一般用“劫持”来描述这类现象。目前我是此领域的英国权威。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帮助和询问那些自认为被外星人劫持过的人们，并查证他们所说的事情，安排他们接受催眠，以恢复记忆。但是有一点必须言明，就是我本来没有想过当一位劫持专家。遇到第一例劫持案例时，我还不是彻底的外星人研究者，那时采用催眠术来帮助核实只是一种逻辑手段。而我所做得其他调查工作，都是环环相套，一件引向另外一件。现在我拥有整整一柜文案，都是关于各种各样的劫持事例，其中许多已被我深入调查

过。然而 我从未对任何人暗示过他也许是劫持的受害者。我只是帮他们自己发现事情的真相。

我认为，为人所知的被劫持者只是巨型冰山的小小一角 许许多多的人们在生活中经受种种困扰 对其原因却一无所知。大多数人将永远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有人会时不时地想起一些片段，因而去探究往事 最终发现自己曾被劫持。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清晰地记得被劫持的经历，不需要催眠术的帮助查明真相。

不过在探讨劫持的性质及原因之前，我想先说说我初次调查劫持案的经过。那是 1982年 那时我还是一名警官。一位少妇来到警察局 抱怨说几星期前的一天晚上她驱车回家时，一架据她说是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低低地掠过她的车。听她描述时我就知道她说的不可能是架直升飞机，没有哪个飞行员能在夜色中作如此的超低空飞行。那个妇女还告诉我她本该早一小时就回到家里 不过直到她丈夫告诉她时间时 她才意识到这段时间是空白的。那天她去看望母亲 然后沿老路回家。路上应该只花一个小时。她没有按时回家 她的丈夫非常着急 最后对她的晚归大发雷霆。我想她最初来警察局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对她丈夫澄清，确实发生了一件怪事。

由于在此之前我对劫持已有所耳闻，也听说过涉及其中的人们如何经历了大段的“时间空白”所以对这桩案子我挺感兴趣。我听到的劫持大都发生在美国，而我本人那时还没碰上过自认为被劫持的人。但这个女人的案例似乎很典型。

她最初的陈述是：晚上 9:30 分离开母亲家（她每星期看望母亲一次 通常都是这个时候离开），那是 3 月份一个晴朗的冬夜，温度在 0℃ 以上 夜色漆黑 但星星清晰可辨。来往的车辆很少 不多久她就驶入一条冷清黑暗的公路。这条路贯穿荒野的高处 向下笔

直地延伸 1 千米，然后有个左转弯。路上只有一辆车从对面驶过，她能看见那辆车的尾灯在远处消失。

紧接着，她发现车的右侧笼罩在蓝光下。她转过身想看看光从何而来，但后面并没有车跟随。后来她从车的右后视镜中看到一红一蓝两盏灯，仿佛车前灯大小，并排散射出柔和的光芒。虽不是一柱光束，但也足够照亮车的整个右侧。她觉得还有一些小灯，但不敢确定。

她的第一反应是有辆大卡车从后面撵了上来，试图超车。她当时以为那就是人们有时所见的安装在卡车顶部的那种灯。可同时，她又意识到她并没有看到任何卡车接近的迹象，也没有听到发动机的声音。突然，她觉着很热。过了一会儿，灯光从视野中消失了，但她感觉到那灯光就在她头顶上方。灯光再次出现时已经移到了车的左侧，大约有路灯那么高。突然一束极为明亮的白光向下射到路面及路边的田野里，正好把她的车圈在光环中。她描述说那光束是锥型的，从顶点处漫射到地面上，形成一个直径约 30 米的光圈。光束的主体是白色的，把地里的草照得绿莹莹的，但中心处光的颜色有所不同，把草照成棕色，仿佛烤焦了一般。她告诉我她无法形容光圈中央的光是什么颜色，只能回想起在灯光照射下的草的颜色。

此时，尽管汽车发动机加速的声音越来越响，她还是感觉到一种深深的沉寂。那光圈随车前移，直到远处有辆卡车迎面驶来，灯光就像被人断了电闸一样猛然熄灭，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算了一下在光束出现期间她大概行驶了 1.5 千米远。她没有害怕或恐慌，只是事后莫名其妙地觉得不适，筋疲力尽。这种感觉持续了大约 1 星期。她来警察局报告此事时，已经过了 2 星期时间了。她已从疲劳中恢复了过来，不过仍然为之困扰。显然她希望我们能够给

她一个直接的、符合逻辑的解释。

当然，谁也无法对此做出解释我和她一样深感困惑。我向她建议也许用催眠术可以填补她的记忆空白。我没有提及“外星人”或“劫持”只是说她或许有记忆遗失而催眠疗法在这方面会有所帮助。那位妇女仍为此事烦恼不安，想弄清事情的真像，所以也就同意了。

我与乔伊斯·金斯蒂尔取得了联系，她是有行医执照的催眠医师。我先从电话簿中查出她的姓名，给她打了电话，询问她的行医经验。看得出，这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我很高兴碰到的是位女医师。这样更有利我的年轻的求助者放松。40多岁的乔伊斯做催眠医师已有20多年了，持有催眠治疗和心理治疗的行医执照，并且任催眠医师委员会的委员她的儿女都已长大成人，为人父母。这使她富有同情心，有能力使病人放松，同时使他们产生自信心。

我简明扼要地告诉她我们想恢复一段失去的记忆。尽管她还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但还是觉得能帮上忙。乔伊斯的工作主要是帮助人们克服某种恐惧，以及戒烟、减肥之类，因此没有此方面的经验，不过她很乐意尝试一下。

我们约好在年轻女人家见面，在整个过程中她的丈夫一直在场。以前我从未见过有谁被催眠过，对催眠手法的简单和有效诧异不已。我们的“病人”被催眠我就开始发问。尽管乔伊斯对此事件一无所知，但我也不能提出带有任何引导性的问题。从警察训练中，我知道对被询问者不加引导至关重要。于是下决心让这位年轻妇女用自己的话对整个事件进行描述。她再次描述了她从母亲处驾车返回时的情景，和以前和我讲述的大致相似。她也提到了跟随她的彩灯。我问她是否听到了什么动静，她回答说有种轻柔的嗡嗡声从四面传来。她说她感到全身冰凉，开始搓起手来，好像真的感

到很冷。可事实上我们正待在温暖的室内。然后，她说一束白光从上方射向她的汽车的另一侧。还看到她面前的光像许多虫子一样在前后蠕动，还有耀眼的绿色光束正从上下、前后射了过来。

我问她感觉如何 她说“非常疲乏 想睡上一觉”她告诉我她感觉到有什么轻飘飘又毛茸茸的东西在脚和踝骨处，一种麻麻的感觉沿腿而上直到膝盖。

我问她在那儿，她没作声。我问她在车里吗 她说“不知道”。她无法确定自己是坐着还是躺着，但能听见呼吸声，眼前似乎有副罩子 不能透过亮光。

然后她说“那亮光正在转来转去”，接着她开始从腰部往上扭动身躯，似乎在随着那束光在摆动。她说那柔软的毛茸茸的东西还在她脚上，好像在拽着她的腿。她说她仍觉得很冷，浑身上下只有腿暖和。

她对好几个问题置若罔闻。我问她为什么不回答，她说“我不知道”。随后她伸展双臂 然后肘部弯曲 说是有什么东西正抓着她的胳膊，使她动弹不得，还说不知何物在抚摩她的身体。我问她是不是还穿着衣服时，她说好像穿着，但仍能感到麻麻的刺痛，听到嗡嗡的声音。

她的胳膊举了 10 分钟，一般来说 会使双臂酸痛 但是她看来没有什么感觉。天色已晚，我们很快就结束了这次催眠。她清醒后，感到极为放松，看上去比前几天高兴些，尽管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们还是觉得收获甚丰。

后来她又接受了几次催眠治疗，以便帮助她对所发生的事进行回忆。她是我遇到的第一位遭遇劫持的人，因此我无法像对待许多稍后发生的案例一样，对她说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在后来的治疗中，她描述的情景和以前一模一样，但每次催眠后她都更加放

松。乔伊斯和我都对治疗的结果感到满意。得到让人惊诧的第一手劫持资料让我兴奋不已，乔伊斯也对结果感到着迷。我俩想法一致 这事是做对了。那个年轻的女人比先前快乐 对催眠也更为适应。

遇到此事以前，我一直在和那些自称看到 UFO 的人打交道，调查他们的陈述是否属实。这些人都希望一吐为快 可又担心如果过多地和家人、朋友或同事们谈及此事 会受到耻笑。他们很高兴找到像我这样认真对待他们的人。他们中有些人对整个 UFO 问题都兴趣浓厚 另一些人只想让我记录下他们的遭遇 然后就将此事抛在脑后。

对劫持案例的初次调查把我带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深层恐惧。在乐意帮助被劫持者的名声传出去后 我遇到了越来越多的类似情况。这使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恐惧。有人仅是承认见过 UFO 就成为他人的笑柄，那么要是说曾被外星人劫持过的话就更羞于启齿了。即使在 UFO 被广泛谈论和接受的今天，人们仍倾向于把被劫持者看成是上当受骗 哗众取宠或者神志不清的人。他们因为记得起劫持事实 或因有令人困惑的经历诸如时间空白、苏醒后身处异地、身上有无法解释的疤痕或突然想起遇到过外星人而担惊受怕 烦恼不安 受尽折磨。人们的这种看法只会给他们雪上加霜

从一位研究者自私的角度出发 这些被劫持者不可缺少 远比目击天空中奇异灯光和物体的人们重要。他们直接接触了 UFO 的乘客——那些驾驶 UFO 的外星人。他们对地球的兴趣和他们在这儿的所作所为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意义重大。我想听一听那些被劫持者会说些什么 因为要搞清楚外星人的企图 他们的证词几乎就是我们惟一所能得到的东西。我也有为他人着想的动机。起初认真对待 给予信任 然后用催眠术来了解真相。乔伊斯和我都看到

这种方式对第一位求助者的有效帮助。在我与被劫持者的所有交往中——我已和许多被劫持者谈过话——他们的第一个疑问是：“我是不是疯了”如果怀疑自己被劫持就受到众人的嘲弄 他们就会加深这种想法：自己可能确实是疯了。我和同事们让他们放心，他们不仅没疯，而且别人也有同样的经历。遇上我们使他们寻回了自尊心和希望，有时还能弥补巨大的压力带来的家庭破裂。

1982年我第一次接触劫持事件时，相对而言，这还是个未知的领域。当然，我对此也有所耳闻最为完整的记录之一与贝蒂和巴内·希尔夫妇有关，20世纪60年代早期发生在美国几年后就此事出了一本书。这对定居在新罕布什尔的夫妇短暂度假后，开夜车回家。贝蒂注意到月亮旁边一团明亮的光团，越来越亮。后来夫妇俩停下车。贝蒂看得很仔细。巴内拿出望远镜看，认为是架飞机。他们继续驱车前行 但那东西好像越来越近 更加耀眼。然后强光似乎把整个车都圈了起来。巴内再次熄火。俩人看着那东西落到附近的树丛后面。他下车走过去，看到一个碟型的带着窗子的物体 里面坐着相貌古怪的东西。巴内一阵恐慌 赶紧回到车上 开车回家。

后来他们发现他们在路上多花了2小时，他们的身体还出现了其他的症状：夫妇俩都感到筋疲力尽，做噩梦，血压也高了起来。医生检查化验了几个月 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后来 在一位颇有名望的精神病学家的帮助下，他们接受了催眠，并讲述出一桩典型的劫持事件。外星人长着大大的黑眼睛，没有鼻子，嘴部只是一条裂缝。外星人把他俩带到飞船上，做了医学检查，包括把一根针插入贝蒂的腹部 她说有点像‘孕检’。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尤其在美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被劫持者。美国也有更多的著名专家认真对待被劫持者的陈

述。因为大众对此仍持怀疑态度，一时出现了许多自助小组，被劫持者可以在那里见见面，聊聊各自的经历。许多人说的是 30 年或更早以前的事，但是这些经历至今对他们的生活有深刻影响。

在此领域 最具有影响力的先行者是巴德·霍普金 1975 年，他开始调查他在科得角消夏别墅附近的一系列目击 UFO 事件。还没有着手调查劫持时，就遇到一位 UFO 目击者。这人有一大段的“时间缺失”这促使巴德探究用催眠术打开隐藏记忆的可能性。由于名声远扬，他和我一样发现前来与他联系的被劫持者越来越多。

他意识到应该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如果可能的话，还应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去研究。他说服了哈佛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约翰·迈克对部分劫持者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迈克期望能找到一种逻辑的，符合心理学的解释，于是加入了这项研究。研究的最终结论是被劫持者所述属实 1990 年他出版《劫持：人类遭遇外星人》一书。由于此书受到同行们的猛烈抨击，哈佛医学院对他的工作进行正式调查。不过最终澄清了他的清白 保留了他的工作。此外 还有几位受人尊敬的学者，他们一开始持怀疑态度，可是正确对待这一现象后，同样认同了劫持确有其事。我开始调查劫持时，迈克教授还未成书，也没有现成的方案。对我而言，使用催眠术来帮助填补时间上的空白或修复残缺紊乱的记忆似乎只是一种逻辑方式。我明白使用这种方法会引起争议，但是又找不到具有同等效力的任何其他方法。而且在我开始使用催眠术的年月里，它甚至受到更多的指责，但却一直为我提供了难以衡量的巨大帮助。

反对催眠疗法的主要依据是它会唤起不真实的记忆。就像在几例不成功的治疗中 被催眠的女人“记起”了性虐待 而事实上这仅仅是幻想而已。有时这些假象会对当事人的生活造成可怕的后

果，也许会导致难以挽回的家庭破裂。正因为如此，催眠术的使用遭到部分精神病学家和医疗界人士的谴责，而其他人士则力主谨慎使用。后者的观点与我一致。我觉得不该停用，而应该注意到它的缺陷，有控制地使用。催眠术在法庭调查中的应用清楚地说明了上述问题。在美国初次对证人催眠来获取详细证词时，滥用了这一方法。单纯靠催眠得到的证词就把一些人打入监牢。但是在英国警察部门的运用就巧妙的多。他们安排证人被催眠，说出记忆中的细节——通常是有关车型及牌号。而这些信息只用来做辅助调查，效果显著。对那些车辆的追踪最终带来了无可争辩的法庭证据，然后以此定罪。换言之，即使催眠的效果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也还能提供其他方法无法获得的准确的细节。

尽管已经证实人被催眠后可能说谎或产生幻觉，1977年在加利福尼亚的一项实验表明，真正的被劫持者和根据道听途说自己编造故事者之间仍有明显的区别。一组被劫持者和另一组未有此经历者被催眠，要他们讲述被劫持的情景。虽说杜撰的故事中也有典型劫持的基本要素，但是两组的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回想起真实经历的人们又恼怒又悲痛，催眠结束后，他们还沉浸在记忆中难以自拔。而编假话的人们轻松平静地讲述故事，讲完后没有表露出任何真实的情感。

在美国进行的另一项重要研究中，通过对被劫持者与受控人群的性格比较，发现前者实际上并不比后者更具幻想倾向，而且智商高于平均水平。使用测谎仪对被劫持者进行测试，结果再次显示出他们的诚实。

人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复杂分析，试图找到被劫持者间的共同特征，却总是徒劳无功。精神测定证实这些人并非沉浸在幻想中或头脑失常，但除此之外，他们是一群彼此完全不同的人在家庭、社

会或感情上没有共同的特殊问题。

因此 美国人进行他们的 一般耗资巨大 由大学提供资金 研究时，我也考虑着如何在英国进行研究，由于我对劫持案的兴趣已广为人知，那些曾经经历过 UFO 劫持的人们开始与我联系，寻求帮助。如果催眠疗法是帮助他们的最好途径，那我就乐于使用。毕竟，这么做是要帮助他们解决已被他们意识到的问题，而且我自觉确立了一些原则。

第一条原则是，我永远不允许孩子或未成年人接受催眠，即使家长同意也不行。我坚持只有各方面成熟的成年人才能判断出是否应该被催眠。同样，我也不允许怀孕数月的妇女接受这种治疗。最近我处理的一桩事件涉及一位即将分娩的女人，我坚持等到孩子出生几个月后再考虑催眠治疗。催眠会造成情绪压抑，所以我也不同意有精神病史或压力很大的人接受催眠。我还要求自愿参加催眠的人填张表格并签名，好让他们切实明白自己的行为。

另一条毫无商量余地的原则是由我提问。乔伊斯只负责实施催眠。我来发问，就意味着警察生涯中积累的种种技巧有了用武之地，可以让目击者说出实情，而不去有意诱导他们。

我也试着给所有的催眠过程录像，不过第一次只是录了音，后来的录像也不是回回成功，因为被劫持者近旁的小装置频繁出现失灵。最后一条不可通融的原则是绝对不泄露他们的隐私和姓名。本书所举的每一个实例都是如此，都征得过当事人的完全同意。

迈克教授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时，我已经研究了大量的外星人劫持事件。不同国家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也发表了其他的调查结果。我们所有人的工作彼此独立，但是我把我的工作与他们的相比时一些重要的事实就变得明朗起来。

尽管来自不同的背景，对外星人之类的事了解的程度也不同，被劫持者们却在不断地报告着类似的情况。否定劫持经历真实性的主要论据之一是他们的脑子里塞满了电视和其他媒体灌输的“奇思妙想”。但是那些劫持事件发生时，媒体还不像现在这样靠渲染、演绎成为一个赚大钱的行业。此外，被劫持者们描述的不仅是媒体上已公开的那些主要情节，连报纸或电视记者都不屑报道的小事情也在被劫持者的描述中一再出现（比如说，许多人谈到了鼻出血）。

许多女性说起肚脐处被插入一根细针，取出一些东西。向我求助过的百分之八十的女性事后肚脐处发炎，不断流出分泌物。一些男子记起他们在手术中被取走了一些精子、头发、指甲和趾甲。这些手术大多不会带来疼痛，似乎使用了极为有效的局部麻醉药，但将东西插入耳鼻有时会带来不适。受害者身上出现伤痕和无法解释的疤痕，但一般会迅速消失。这些圆形或三角形的疤痕通常凹陷，好像肉被取走了一块，但皮肤丝毫无损。

另一个普通——起初难以相信——的症状是妊娠。一些女性有了身孕，但是她们与性伴侣之间未有过性活动。大约3个月后，妊娠神秘结束，通常没有任何流产的迹象。被催眠后，她们会记起胚胎被外星人从子宫中取走，而且频频看到一个房间里摆满了像是装有人类胚胎的瓶瓶罐罐。

大多数对劫持者的描述是一致的：灰色皮肤，大约1.2米高，大大的杏仁形的黑色眼睛，没有鼻子，嘴巴是道裂缝，没有体毛，没有明显的性别。许多情况下，这些矮小的生物像是受到一个高高的人形生物的监督。UFO研究者们对这两种形象非常熟悉，把他们戏称为“灰人”和“北欧人”。劫持者之间，以及他们与被劫持者之间，靠心灵感应来沟通交流。

部分被劫持者提到房间里有许多台子，一些人四肢伸展赤裸裸地躺在上面，显然是在熟睡。房间是圆形的，被一种不知从那儿射出的白光照得亮亮的。有人说房间里的墙上光秃秃的。也有人回忆说墙面上装有一排排闪着彩色灯光的仪表。有的被劫持者还看到墙上有大型屏幕，室内的空气温暖湿润。

甚至他们对自己的情绪的描述也有相似之处：劫持者缺乏怜悯曾使他们普遍感到无助。每个被劫持者个人的情况都不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么多受害者的陈述都大致如此。在他们后来的生活中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许多人醒来后发现身上有奇怪的疤痕。女性的肚脐处发炎流脓。他们感到头痛、耳鸣、鼻子出血，身上还常常出现奇怪的皮疹。大多数被劫持者不敢单独呆在黑暗的房间里。许多人家里的电器受到干扰，灯泡爆炸，电器开关忽断忽合，奇怪的是并没有人去碰它们。被劫持者身边出现频繁的紊乱现象。我遇到的一位女士说她一靠近商店的电子钱柜，那玩意儿就无法工作。曾经有一段时间她感到购物时很尴尬，因为商店的反扒安全系统总是对她有反应，于是就有人拦住她搜身，以至于简单的购物都得多花几个小时。接下来的日子平安无事，几星期后一切又重新开始。有的被劫持者报告说他们从离车几米处走过时，报警器就开始响个不停。

养有宠物的人报告说，半夜里这些小动物常常受惊。有人说看见奇异的光团绕着卧室飘来飘去。有的劫持发生前卧室里出现过外星人的身影——大多数劫持发生在深夜。时不时会有被劫持者没有被送回原处，可能到了家里的另外一个房间，甚至屋外。向我救助过的一位女士不只一次发现她醒来时躺在自家的花园里，身无寸缕，而路上有车清晨驶过的印迹。一位男士发现自己只穿着睡衣，出现在离家 1.5 千米远的地方。还有一次，一个小男孩发现自

已被锁在外面的车库里 他自己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除非有人把他弄出房子，又在他进车库后把门锁上更加普遍的情况是，被劫持者发现他们的睡衣穿得乱七八糟 前后反穿 或里外翻穿 或衣服就丢在卧室 他们则赤身裸体。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我承认非常罕见——被劫持者被送回时穿着别人的衣服。

有些受害人报告说他们醒来后发现卧室的地板或床上有草和泥巴。被催眠后他们回忆起曾赤脚走过田野来到飞行器上。虽然并非事事如此 但大多数劫持似乎都在夜间发生。然而 也有许多人在车里被劫走。还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其他地方被带走 通常在发现时间上的缺口时才意识到这一点。

近些年来，许多被劫持者讲到他们的体内被外星人植入了某种装置。这不像他们身上时常出现的小疤痕和奇怪的耳鸣。我对此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耳鼻似乎是植入物插入的常见部位 但有人说植入物在膝部、脖颈和身体的其他部位。它们可能是追踪装置，使劫持者能随时追踪受害者，它们也许能监测人体的活动并反馈给外星人。对于人类身体的功能 他们有着不容置疑的兴趣。自然而然地 这些植入物成为劫持现象中最具有争议的一个方面。乍一看 他们是我们有缘得到的关于外星技术的真实可触的证据 但目前这一点还不够清晰。一些美国科学家声称他们已经取出了植入物并作了分析，但仍没有可信的科学依据。

有一种理论解释了为何我们事实上无法取出和检测这些植入物 因为根据设计它们有被取出人体时的自我销毁能力。有的被劫持者事实上拿到了这种小型的金属装置，结果几个小时后这些装置就消失不见了。另一种解释是 为了植入人体后不受人体组织的排斥，制造那种装置的材料能被人体吸收。也许在植入物的问题上 最重要的一点是受害者感觉到体内插入了某种东西。不论何人

所为，不管动机如何，清楚的是外星人希望被劫持者明白他们之间有某种联系，除非我们真正拿到一种可证实为非人类技术的植入物，否则它们就总是劫持现象里最具有争议的问题之一。

当然，整个现象都引起争议即使是最严肃认真的 UFO 研究者在接受我们星球周围有外星飞船的存在之后，也很难认同人类被带上飞船接受检查。而我却认为这是个逻辑推论：既然我们对奇怪飞行物中的乘客比对飞船本身更感兴趣，那当然能够相信他们对这个星球上的生命比对它的大气层和地形更为关心。

怀疑论者提出几种可能的解释。与众多相互独立的目击者们提供的证据相比，他们更喜欢这些解释，尽管不怎么合适，也不怎么可能。他们说这些现象有时是由于暴露于电磁场而造成暂时脑叶癫痫。有时是由睡眠麻痹引起，有时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他们假设某些人为了出名而瞎编了劫持故事。我绝对不考虑这些解释。为了再现电磁场造成的暂时脑叶癫痫，在美国做了一项实验，把带电装置安在志愿者的头上。虽然部分志愿者产生了幻觉，但与被劫持者的陈述完全不同。而且志愿者头上的装置去掉后，他们知道自己产生了幻觉。当我向英国一位权威的电子科学家征询此事时，他说这种理论不可信：如果靠近电塔之类的东西就可能产生幻觉，那可是有很多人整日受此折磨了。

再说，这些理论中哪个能解释一次多人被劫持的情况呢？他们同时都患了睡眠麻痹症或癫痫病？至于说到沽名钓誉之徒的谎言，我遇到的大多数被劫持者需要帮助才非常勉强地来找我，而且大多数人不愿意自己的经历被四处宣扬。

当然，也有玩恶作剧的人。不过经验丰富的研究者通常能很快辨认出来。有一次我遇到利兹大学的两名学生，他们声称舞会后回家的路上遭到外星人的劫持，醒来后发现他俩躺在公园的草坪上，

时间已过去了 7 个多小时。他们与我取得了联系 告诉我当他们走过公园时，有一个在他们头顶上空盘旋的飞行物对他们射出一道强光，然后他们便失去了知觉，醒来后什么也回忆不起来。对我来说，这种事再明显不过了，他们是在胡编乱造，因为在这段叙述中没有任何劫持的真实特征。在我的追问下，他们承认这是场闹剧，为了给大学的报纸写篇笑料，讲讲如何愚弄了那些研究者。

真实的劫持事件如此众多，使得假想的故事完全没有必要存在。尽管在美国的被劫持者是男女参半，我本人的记录却显示，在英国 80% 的劫持事件发生在女性身上。我觉得这并不能反映出劫持的性质有什么不同，这仅仅是因为英国男人对此事更羞于启齿。美国人更为开放和坦率，更乐于探究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如何对待。而英国人 尤其是英国男士 把此类事情埋在心里 尽量不和别人谈论，继续自己的生活。

与美国的研究结果及别国可靠研究一致的是我也发现劫持，即使有，也很少是孤立的单个事件。被劫持者也许受某次事件的严重困扰才来求助。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研究时，通常会揭开一段长期的被劫持历史。从幼年开始，而且常常在一家几代人身上发生。

我还发现涉及其中的都是聪明可信的正常公民。毫无例外，他们都不愿意因昔日的经历而引人侧目。他们的描述可能不在已知物理世界中科学家目前的研究范围内。可是科学家们在 300 年的时间里认为地球是扁平的。他们曾否认陨星的存在，他们曾断言其他星球上没有生命，而现在这些声音都改变了，说其他星球上不仅可能有生命，而且可能性极大。就是现在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爱因斯坦也说过“上帝不掷骰子”，因为他不能认同量子力学的完全任意性，然而他无法找到完整一致的理论。许多无辜的人就因为自己的信念和观点与当时的传统格格不入而被当做巫师烧死或淹

死。这只不过是几百年前发生过的事情。值得庆幸的是如今我们再也不会采取那种做法。但我们折磨人的方法却更加残忍我们对他们的述说充耳不闻。对他们的各种动机及所有一切表示怀疑，甚至怀疑他们的神智是否正常。许多人对自己目睹、经历过的情景保持沉默，甚至对亲人也是如此，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认为那些敢于大胆讲述切身经历的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当我向他们保证说我是认真的，而且还有许多人也有类似经历时，从他们的反应中我可以看出这种安慰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我不只一次被告知，由于倾听他们的述说，很多人已摆脱了精神上的恐惧。

此处所包括的案例是过去十多年中我所处理过的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文档中还有许多记录在案，我对其中的一些案例还进行过深入的调查。在另一此案例中，受害者因获知自身并不孤独而得到安慰，恢复了快乐。就我而言，他们都应该受到尊敬。他们不仅有过这种遭遇，而且还得独自面对，私下解决。这几乎成了毫无例外的事情。有些人也愿意向我透漏姓名，而另外一些人则不愿意，我对此也能理解。

第四章 被外星人掳走

我办公室里的 UFO 热线电话又一次响了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类电话很容易处理 但是 1994 年 2 月的这个电话，却值得好好调查一番。电话是一个女人打来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忧伤和紧张：“我在一份刊登有妇女被劫持事件的报纸上看到一篇有关你的报道。那些被劫持的妇女说的一些情况跟发生在我和我女儿身上的情况非常相似。从 1988 年以来我们就一直生活在那种可怕经历的阴影之中。我们不知道该对谁说你能帮帮我们吗？”

我告诉她不要慌 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她说她叫卡罗尔·托马斯 女儿叫海伦。1988 年时 她 45 岁 她的女儿 24 岁。她俩都住在伯明翰 在离两家不远的一家面粉厂工作。早晨海伦通常先去她母亲家，然后两人一起步行去面粉厂，这段路程大约要走 15 分钟。

她们每天上班都要穿过一些小胡同。 1988 年 3 月 30 日那天清晨 天还没有亮 她们在黑暗中边走边聊 突然听到了远处传来一阵嗡嗡的嘈杂声 她们还就此议论了一番 因为没有一家本地工厂会在早晨的这个时候开工。这一带通常非常安静。卡罗尔用自己的话讲述着：

“突然 我们被一束强烈的灯光吓了一跳 那光束从上方直射在我们身上。就像有人用耀眼的手电筒向我们照射一样。我们俩停下来抬头往上看 越看越害怕 因为那灯光越来越大 最后落到了

我们的头顶上我记得我抓住我女儿的手，开始感到头晕。我们继续头昏眼花地沿着胡同往向走 我的女儿穿的皮革外套 突然变的湿漉漉的，可天并没有下雨。”

“当我们走到面粉厂时 保安说我们上班来得太晚了 我们觉着很奇怪，从那时起当我们步行去上班时，我们俩就一直紧张不安 ”

我对她们俩人进行了询问，发现经过这件事以后她们俩人的脸和手臂的皮肤都曾发红 起过水疱 就像被太阳灼伤一样。她们也都流过鼻血 肚脐发炎 除此之外 海伦还注意到她的脖颈周围掉了一圈头发。

虽然这次奇怪的经历已过去好几年，但这两位女士仍然被它弄得心绪不宁。她们在上班途中失去了大量时间这样的事实也让她们困惑不解。她们告诉我说 这事发生时 要是她们不在一起的话 她们也许会感到这事像是她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我很熟悉“失时综合症”因为它通常在遭遇外星人时出现 并总让劫持记忆变得模模糊糊。

大多数被劫持者都无法清晰地回忆起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他们对劫持的记忆在事件发生后的几星期或几年后才会逐渐恢复。要想使他们尽快恢复记忆，只有对他们进行催眠。

卡罗尔和海伦都同意对她们进行催眠，因此我安排在 1994 年 3 月 12 日对她们分别进行催眠。她们彼此看不到也听不到。我们先对卡罗尔进行催眠 让她回忆那一天遭遇外星人的情况。她描述了她们早晨起来通常要做的日常琐事，然后从到达胡同处开始继续回忆。

“行走时我能听到我们的脚步声。过了一会 我听到了另一种声音 它很奇怪 我以前从未听到过。它就像低低的嗡嗡声……似

乎就在我们的上方。天空中出现了一束灯光，像手电筒的光一样照射在我们身上光束越来越大我们很害怕，彼此抓住了手。我感到奇怪，那光束现在又在我们的正下方，我们得低下头才能看见，而月亮就在我们头顶上，我们正朝着月亮走过去。”

停了很久，她犹豫着又接着说，看上去很困惑。

“我在哪儿 是一间房间 是白色的，一切都是白色的。似乎有一个窗户环绕着房间我躺在一张台子上，无法动弹，浑身一丝不挂 盖着块有网眼的布 感觉湿漉漉的。我能看到海伦 她躺在我旁边的一张台子上，也是一丝不挂，腿上也盖有一块像网一样的东西。他们在干什么？”

这时我问她：“是谁？”在做什么？”

她回答说：“是一些小矮人”。我让她把那些小矮人详细描述一下。

“他们看上去很奇怪，个子矮小，长着小耳朵和黑色的大眼睛。很瘦，手上长有3个细长的手指。他们不穿衣服，皮肤是白色的。有几个围在我的台子旁，有几个围着海伦的台子。他们触摸我的肚子，并察看着我的手和脚。他们拿起一根细长的玻璃试管，好像把它从我的肚脐插入我的肚子中。”

她说到这儿时，似乎很害怕，我问她是否感到疼痛，她说不。

“但他们并没有把试管全部插到我的肚子里。他们看着我的头发。我感觉好像他们在扯它。然后他们又回到了我的肚子边，把试管抽出来。试管里面有一些液体。我想他们在从我的体内抽取卵子。”

她开始担心起她的女儿 说了好几次“请别伤害她”并且显得很忧伤。然后她开始描述一个放在她头上的杯形物体。过了一会她被带到一个大屏幕处一个小矮人按了几个按钮，这时，屏幕上出

现了一连串的图形，有三角形、方形和波浪形。紧接着是一些关于战争和爆炸的画面

卡罗尔继续说：“很奇怪 我摸到的东西都感觉是湿漉漉的。还有几个人站在房间的后面，高高的，跟那些小矮人们不一样。有一个比其他几个离我更近 他一头金发 蓝色眼睛 穿着银色服装 佩戴着一个蓝色的上面有一个圆形、一个三角形和二条波浪线条的徽章。”

她还记起她又穿上了衣服，感觉到头晕和迷惑，然后又和海伦回到了小胡洞里，并问海伦她的皮革外套怎么是湿漉漉的。

当海伦被催眠进入昏睡状态时，她重复着走进那条小胡同的一些细节。用她母亲说过的相同的词语描述那嘈杂声和那耀眼的光束。而后她变得焦虑不安，话语凌乱很难听懂。她说她一丝不挂地躺在一张台子上，她母亲躺在旁边的另一张台子上。她一边说一边哭 并且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我要妈妈 我要妈妈。”

我和医师安慰她，告诉她，她和她的母亲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然后让她继续描述她所看到的情景。她哭泣着说：“我一丝不挂 无法动弹……我的腿上盖着一块布，湿漉漉的，像一张网似的。我能看到我的妈妈，他们在查看她的嘴。”

我让她描述一下是谁在查看卡罗尔的嘴，她说：“他们个子矮小 大眼睛 没穿衣服 皮肤皱折。走路时左右摇摆 样子很滑稽 他们的手上只有两个手指头。一只长长的胳膊上有一个像照相机一样的东西，就悬挂在我的正上方。一个窗户似乎环绕着整个房间。一切都是白色的。那些矮人们站在我的桌子周围，看着我的手和脚。现在他们正在查看我的嘴。我能感觉到其中一个在触摸我的肚子。一个拿着一根末端有一个银色小球的细杆，把它插进了我的鼻子里。”

她没有感觉到疼痛。当细杆被拔出来时，银色的小球不见了。她还说有一根金属丝插进了她的耳朵，还有一只玻璃试管插进了她的肚脐，取走了一些液体。跟她的母亲说的一样。海伦还回忆起有两根金属丝插入了她的颈背并取走了什么东西。像卡罗尔一样，在她的头顶上也放有一个环形物体。

“他们拿走了我头上的那个东西，把我翻转过去。我能感觉到他们在检查我的背部和腿部。我感觉好像他们在我的后脑头发上放了一个小小的环形物体，那东西在扯我的头发，我可不喜欢那样。他们又把我翻转了过来，站在我的脚边，在察看我们的几包香烟。他们一定是从我们的口袋里取出了哪些香烟。”

她还记起被带到一个屏幕处，并说当她触及到那个带她去那儿的那个人时，她有一种冰凉的、湿漉漉的感觉。在看了屏幕上的图像后，她被带到了另外一个房间里，在那儿有股什么东西在燃烧的气味。那些人在她的嘴里放进一块小晶片，她感到一阵恶心，就把它吐了出来。当她又被带回到那个房间时，她看见她的母亲站在一位高高的、漂亮的金发女人旁边。她对那件银色服装和那徽章的描述跟卡罗尔所说的一样。然后他们把她的衣服又还给了她。其中一位不停地用她的皮革外套摩擦着他的脸，好像要感觉一下那件衣服是用什么材料制成似的。她其次所记起的便是和她的母亲一起回到了那条小胡同里。

当我接着再问她时，她记起了其他更早发生过的劫持事件。我相信所有的被劫持者都会反反复复地被劫持，每一次劫持都是外星人连续研究的一部分，并且第一次劫持总是发生在儿童时代。海伦在催眠的状态下回忆起了她第一次遭遇这些“小矮人们”的情景。

“那时我只有 5 岁，正在一块长满毛茛属植物的荒野地里玩

耍。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对我进行检查。然后又把我带到了一间满是陌生面孔的孩子的房间里。他们让我画动物并且让那些孩子照着画的样子画下来。”

那些外星人曾给了她一块奇怪的石头，她把那块石头藏在了她的床底下。那些陌生的孩子也有类似的石头。她说她还可以听见那些孩子的说话声，然后她说起介于第一次被劫持和同她的母亲一起被劫持之间的其他劫持事件。催眠结束后我问卡罗尔是否记得她的女儿有一块石头她说：“有在她的床底下已有好几年了。我不知道她从那儿弄来的。”

就像许多我所处理过的案例一样，海伦和卡罗尔的案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同时有两人遭到劫持。怀疑论者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出现睡眠瘫痪、暂时脑叶癫痫或产生幻觉造成的。这就意味着她们母女俩必须在同一时刻出现同样的生理问题。这仍然无法解释她们处于催眠的状态下为什么会分别讲出了相同的经历。

那是1996年9月的一个傍晚，8点钟天依然很亮，孩子们还可以在外面玩耍。两位年纪30多岁的母亲玛丽和她的朋友简坐在电视机旁聊天。和她们在一起的还有玛丽10岁的儿子彼得和简14岁的女儿苏珊。玛丽发现咖啡喝完了，两位女人便决定驾车前往离家最近的一家商店里去买。那家商店在几千米以外的另一个村子里，晚上营业到很晚才打烊。她们带上了彼得，因为苏珊想要看一个电视节目，就把她留在家里。

她们沿着一条寂静偏僻的乡间公路行驶。当夜幕渐渐降临时，她们惊奇地发现有两束很强的白光照射在附近公路边的田野里。走近时，她们能够辨认出空中有一个黑色物体，光就是从那儿射出来的。玛丽停下车，3个人都像着了魔似地看着。那片田野及邻近的那片小树被照得通明。据简说，那是她一生中见到的最亮的光。

为了看得更清楚，她们都下了车。她们辨认出那是一个巨大的三角形的飞船。在它底部的每一个角落上都有 3 盏红色的灯。周围静静的，这时她俩突然听到远处传来飞机马达的隆隆声。这艘奇怪的飞船急速升高，掠过这些观察者的头顶，穿过了山谷。简描述说它几乎同时从远处出现又同时消失在远方。彼得害怕得哭了起来，于是被带回车内，但她们俩也被自己所见到的奇异景象深深吸引住了。她们最初推测那东西可能是一架飞机或直升飞机。当看到它宽约 20 米以及看到它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悄悄飞走时，她们最初的推测就完全被推翻了。

她们继续行驶，买到咖啡后，又原路返回，讨论着应该把那般奇怪的飞船的事说给谁听。当她们驶回到同一地点时，玛丽又停下车，朝着飞船消失的那个方向凝视。她们 3 人都看到远处有一点微弱的红色亮光。让她们吃惊的是，那亮光掠过天空朝她们飞来，就悬在她们车顶的上空，“它好像意识到了我们的存在”简说。两个女人又激动又恐惧，不由地尖叫起来。彼得害怕极了，大声地哭叫着，那飞船就像刚才快速到达时一样，又快速地返回到了远处它原来的位置，只有一点微弱的红光表明它的存在。

玛丽开车回家。她们颤抖着，但决定把她们所见到的事向有关方面报告——尽管苏珊在嘲笑她们，并坚持说她根本就不信。她们还是拨通了接线员，请接线员告诉她们应该给谁打电话报告此事。接线员给了她们 UFO 热线电话号码。在英国许多电话接线员有这个特别号码。那天晚上我不在办公室，是我的一位同事接的电话。他建议这两位女士带上望眼镜和照相机尽快返回那个地方。不幸的是她们两样都没有带，但她们却带上了苏珊。尽管彼得害怕，但还是坚持要一起去。这时已是 21 点 45 分，天已经暗了。

当她们赶到那时，她们看见在田野的尽头有一团很亮的蓝光，

大约有树梢那么高。她们把车停在路旁仔细观察 发现光团的顶端有一个大如星状的物体正在跳动着 时而大 时而小。红、绿、蓝组成的彩色光束从中射向天空。

突然 也许是因为她们的眼睛已习惯黑暗 她们都看到有几个瘦小的轮廓在地面上移动他们显然不是人，除了其中一个比其他的高出约 30 厘米外，都很矮小，她们还看到一个模糊的黑色物体，从树林里出来的好些影子似乎正朝它移动。

玛丽害怕极了 她把车往后倒开 退上小道直至找到了一个可以转身的地方。然后把这些受惊的人带回了简的家。当她们讨论所看到的情景并相互确定她们没有发疯时，简的哥哥在下班回家的途中来到了简家 借给她们几个望眼镜。尽管害怕 她们 4 个人还是决定再次返回去。

她们到那儿时 那蓝色的光还在闪耀。她们可以看到那些小矮人在树丛里进进出出。她们 4 人排成一排靠在田野边上的一堵石墙上 轮流用望远镜观看。后来 我派我的一位野外调查员去采访她们 他用录音机录下了简的话：“我看到了颗硕大的、透明的、发光的容器状的东西 我想它就在地面上。容器里有一些小矮人。旁边还有一个一模一样但尺寸较小的容器。里面有一个个子高高的褐色皮肤的人。那个容器在慢慢地转动。这时我看到了我们第一次看见的那艘大型飞船。它似乎就停在林子边的地面上 周围有许多灯 几十个小矮人分成小组忙碌着 他们从林子里进进出出 似乎在把什么东西放在地面上 又把什么东西拣起来。每一组都在林子与飞船之间搬运着小盒子和小罐子。”

“我看到其他一些像蚕茧一样的容器从树丛中飞出来。它们突然掠过田野飞到了我们站立的地方。我害怕地尖叫起来。那些会飞的容器离我们很近，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容器里都有一个小矮

人。他们离我们只有 2 米远 有几十个之多。玛丽、苏姗还有彼得都尖叫起来。我隐隐约约地记着喊过一声‘快离开这儿’ 然后我们便驾车回家了。奇怪的是这件事发生以后 我的脑子里开始出现对一些情景的回忆。我似乎感觉到他们曾经把我们带上了他们的飞船。我还记得那个地方 很亮 我无法动弹 他们正在我身上做着什么。他们并没有伤害我 我感到很高兴。那些睁着大眼睛的小矮人朝我微笑着 从我身上取了什么东西 再把它交给一个高个子的人。他用一根长长的像探针一样的细杆拨弄它们这些小精灵约 1.2 米到 1.5 米高 在他们身上看不出任何人类的特征 高个的那个人长有一个鼻子和一双歪斜的眼睛。他们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但也长有两条胳膊和两条腿。他们交谈时，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音调很高 就像鲸一样。我听不到他们交谈 但我的大脑能够感觉到他们交谈时发出的声音。”

“我想他们并不喜欢他们所做的事 那仅仅是工作。他们看起来很利索 也的确知道在做什么。回到家时 我还是很害怕 不停地问玛丽 希望她说这一切都是想象出来的。但她却肯定地说那的确发生过。”

尽管玛丽不记得被带上了飞船，也不记得被奇怪的生命触摸过，但她却准确地描绘出了她们所见到过的情景。另外两小孩子，也就是苏姗和彼得 也都向调查员证明说除了简被劫持外 她们目睹了所有的一切。

那天晚上我同玛丽和简进行了第一次电话交谈。这次交谈是她们第 4 次也就是最后一次遭遇外星人之际。在深夜我常把电话接在自动应答机上 但当我听到简极为恐慌时 我把电话接过来和她交谈。她很激动 我好不容易才让她平静下来。她说最后 她们只好亮着灯，4 个人睡在一起。令她们兴奋的是 两星期过后 她们又

恢复正常了。

在遭遇外星人之后的几星期，其他 3 位也开始回忆起登上飞船的情景。幸运的是，我所聘用的苏格兰籍调查员布赖思·鲁尼是一位受过训练的社会工作者，他也去了事发地点并拍下了燃烧过的痕迹和半圆形印迹。附近的树上和灌木丛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白色蜘蛛网状的东西，尽管现场 200 米以内没有车辆来过的痕迹，但他却深信有一重型飞行器在此着陆过。

事发之后，我和两位女士交谈过数次，但她们心中仍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有一家已经从这个地方搬走了。她们谁也不想被公布于众。她们不追求名望，她们更希望那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但她们认为事情不会就此结束，她们想要得到某种解释。有好几次我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要牺牲这么多的时间去揭开这个谜底呢？这时我想起了像玛丽和简这样的女性。她们极为普通，对 UFO 或外星人毫无兴趣，但却突然陷入那一宗谜案中。她们不仅要面对各种痛苦，而且还要面对各种挫折。她们害怕被嘲讽，不愿意将它公开。

那是 1995 年 7 月一个酷热的傍晚，另一宗多人被劫持案发生了。天气极其炎热，人们没法做饭。天色渐晚，史蒂夫和安妮决定在后花园里野餐。他们的邻居，迈克和黛贝也从房里搬来了桌凳加入其中。20:15 分左右史蒂夫点燃了野餐架，20:40 分开始烤香肠、夹馅包和鸡块。从一台小巧轻便的收音机里飘出来令人心醉的音乐。4 位朋友喝着苹果汁等待着野餐的到来。

安妮第一个看到一架大型盘状的飞船突然出现在天空，正盘旋在花园上方约 6 米高处。飞盘顶部呈圆形，四周嵌着长方形的窗子，底部闪烁着白光，似乎顺逆时针方向旋转。其直径约 6 米，呈黑金属色。安妮的惊叫声使大家如梦初醒。他们抬起头，一声不响地注视着，飞船下方的门打开了，一道强烈的光照射在花园里。这时

候，一位目击者开始感到头晕目眩过后他们说那就像做梦一样，有种心慌意乱的感觉。

史蒂夫说：“我们好像进入了真空器，一切声响似乎都停止了，一切都变得慢吞吞，我们有种迷失感。突然飞船开始慢慢地启动，我们凝视着，直到它消失在远方，只留下一点闪耀的光。”

他们人都感到恶心 肚子也疼痛。尽管好像只有几分钟的光景 当史蒂夫看过手表 他们才大吃一惊 已近乎是午夜了 从那个物体第一次出现那一刻起一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了，他们记不起那丢失的时间。野餐架已散乱不堪，架上的肉被烤焦了 他们忧心忡忡，打电话叫来了警察。警察认真地记录下了所有的证词。他们环视花园时，才发现有两瓶苹果汁不翼而

9 . 8 4 0

位受害者都表示说为了弄清楚那段

“灯亮得刺眼 我看到许多身影在晃动 看到各色彩灯 还有注视着我的眼睛。那眼睛又大又黑，与人类的不同。”

她暂缓片刻，语气稍为平和：“我躺在硬物上，背稍稍被抬起，脚部冰凉。我看到有身影在缓缓移动 而我的四肢却无法动弹。”她突然恐惧万分：“有个东西在碰触我的膝盖，我面前出现了一双双大眼睛。腿上也有东西 还有点痛。我注视着房顶 圆形的 真奇怪，竟与墙壁浑然一体。这时，一道紫光照在我脸上。”

她非常痛苦，哭喊着，颤抖着，于是我和乔伊斯都同意结束这次治疗，这样可以缓解她心灵的创伤。

在催眠状态下，安妮也表现出极大的恐惧。她说飞船在花园上方盘旋着，灯光从中射向地面。

“花园里出现了一个矮小身影 它披着黑斗篷 戴着罩子 脸色苍白怪异 尖形下巴 巨大的黑眼睛。这时又出现了两个身影。我僵立在那儿。他们抓住我的胳膊，拽着我朝灯光走去。哦，光明亮刺眼，刺痛了我的眼睛。”

除了说窗户是“弓形的”这一点外，她对飞船的描绘跟黛贝的一模一样。

“很奇怪，一切都悄无声息 我挣扎着 试图摆脱他们 但办不到。那 3 个人影一模一样 约小男孩那么高 他们发出奇怪的 类似动物的哼哼声。”

她说着说着竟哭了起来，平静下来后，她压低嗓音接着说：

“我在一间圆屋子里，四周站满了人，他们个子矮小，披斗篷，戴着罩子。”

我让她形容那间房子 她说：“我无法看到全部 但房子中央似乎有条金属板凳。他们都瞧着我 把我推向那条板凳 我很害怕。我躺在板凳上。他们把手放在我身上，他们的手只有三个指头。他们

抚摸我的脸 拉我的头发。哦不 他们脱下我的上衣 太可怕了。他们发出希奇古怪的声音。我听不懂。”

“圆形的墙体被分割成块状。我身旁站满了小矮人。桃红色的灯光亮得刺眼，我的双眼被刺得模糊不清，什么都看不清楚。他们脱下我的鞋，在我的脚趾间擦刮着。”

“他们在摸我的头发和眼睛。他们还在我肚脐上忙碌着。他们挤压着我的肚脐。我感到很暖和，闻到有股甜甜的味道，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们扯我后脑勺上的头发，很疼。他们摸着我的嘴唇。我要回家。我不喜欢他们。”

她又一次恢复了平静。

“我回到了花园，抬头看着离我们而去的飞船。”

然后，我们对她的丈夫史蒂夫进行催眠。以下是他的描述：

“我同安妮，黛贝还有迈克来到花园野餐。那是一个温和而又奇特的夜晚。突然，空中出现了一个物体，离我们很近，正朝我飞来。我注视着它，同时听到安妮的尖叫声。我无法动弹。灯光闪烁，明亮耀眼。我在哪儿？反正不在花园里。”

过了一会，他接着说：“我发现我在一间灯光很亮的房间里面，周围有很多侏儒般的小矮人，都披着黑色斗篷，戴着罩子，就像黑色的锡箔一样。我被置于一个没有缝隙的透明试管中，无法动弹。那些侏儒看着我，我看到他们的脸，但看不到他们的鼻子。他们长着大大的黑眼睛，头上戴着亮闪闪的黑罩子。走路就像在穿梭一般。他们浑身一片黑。我看见他们正注视着我，就像在展览馆看展品一样。他们把我弄出试管，又把我带到窗户边的一个洞口处，把我推进洞里。”

“我在哪儿？上帝啊，我不知道我在那儿，那好像是个大房子。里面一切齐全，真是太大了。我发现里面有许多小矮人，他们似乎

都在工作，走来走去。手里拿着像球一样的白色物体他们扛着，搬着，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站在那儿看着，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彼此咕哝着，在房子里走来走去”

“ 在一块似乎嵌入墙体的板上 我看到一幅行星图。有土星 地球和其他行星。哦 我头痛。他们抚摸着 我 我一动不动 他们盯着我。我想动，但动不了我又被送回到了试管里。我不喜欢这样，但又出不去。 ”

这时 史蒂夫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 我无法呼吸，他们都看着我，我眼睛很疼痛。我回到了花园里，听到安妮的尖叫声我呆呆地站在那儿 什么都看不到 感觉好像只有我一人 这时 它启动了 闪着绿色的光芒 消失在远方。迈克、黛贝、安妮和我又回到了花园我们都迷惑不解。姑娘们都被吓坏了。 ”

在下半部分的叙述中，史蒂夫喘息不止，我们担心心灵的创伤诱发了他的哮喘病，乔伊斯把他恢复常态后，他又恢复正常了。

轮到迈克时，我和乔伊斯很快达成一致的意见，他太痛苦了，无法继续接受催眠。当请他回想发生在那天晚上的事时，他显得恐惧和忧伤。乔伊斯马上安慰他，让他平静下来。

他们 4 人都认为这件事深刻地改变了他们，或许影响会延及终生。他们以前对 UFO 或外星人都不感兴趣——事实上 在那天晚上发生那件事之前，他们也许说过，根本就不相信 UFO 或劫持事件。但整个经历使他们感到非常不愉快。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和我联系过。

在那些接二连三发生的劫持案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们常常发现他们处在一些超常行为的包围之中。总是发生一些让人联想起鬼魂的事东西消失，然后又出现了，电流突然增大然后

又中断 还会出现奇怪的声音 比如 脚步声、流水声等。还会有怪味，有时好闻，有时难闻。被劫持者有时会发现他们的心灵感知能力增强了，能够预测还未发生的事情。

引人注目的另一个方面是一个家庭中通常会有几个成员涉入其中。也许他们中只有一两个是主要的焦点。就连家里那些没有被劫持者也可以证明那些离奇古怪的事。

我所调查过的一桩有名案例涉及到安德鲁斯一家，情况不久就清楚了。安德鲁斯·安和她儿子贾森都是被劫持者。很可能与安的父亲也有关，不过他现在已经死了。安的另一儿子，丹尼尔也是如此。不过，他的情况跟发生在弟弟和母亲身上的事有牵连。安的丈夫保罗，尽管原先公开承认自己是怀疑者，在目睹了这么多令人费解的事情后，也不得不承认存在外星人这一解释。

安德鲁斯家的案例受到了广泛关注，当然它也是我处理过的最有趣的案例之一。我们没有对贾森和安进行催眠。我从不赞成对贾森这样的青少年进行催眠。他们俩也都本能地恢复了被劫持的记忆。贾森在第二天上午恢复了记忆。安更为典型，她的记忆是闪现式的。

他们首次和我联系时，对发生在贾森身上的事感到害怕和困惑。我安慰他们说 尽管他们情况复杂 但并非孤立无援。他们宽慰了许多。对他们以及我所处理的诸案例来说，我本人成了一名电话顾问。

我近来一直在处理另一宗案例，它和安德鲁斯、贾森的案例一样复杂，也一样有趣。它也涉及到大量的超常行为，涉及到时间缺失，涉及到家庭中若干个成员。

特雷西琼斯和达伦是对年轻夫妇，生有 4 个小孩。在迪拜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英国。他们在 1997 年夏天与我取得了联系。

像大部分案例一样，我是他们最后的一线希望。

特鲁西一生第六感超常——尽管从未来过我家，却能准确地描绘出我办公室的情形。她也能预感到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不过这是种自发的勇力，而她并不能收效自如。1993年，她和达伦还有他们6岁的女儿乔治娜从特鲁西的父母那儿租了一间小屋，生活了4个月。那时其他孩子还没有出生。这间小屋有300年的历史，而他们只住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只是想帮特鲁西的父母把它给卖了。种种怪事发生后，他们很乐于搬出来。

一天晚上，大概9点钟，他们听到从屋外来响亮而奇怪的嗡嗡声。达伦的第一反应是谁会在这样时候修剪草坪。他和特鲁西走向窗口，开始没有看到有何异常。周围一片黑暗。过了一会儿，一束刺眼的强光从天而降。他们无法辨认光的来源。但据闹钟显示，它持续了约15分钟，而他们觉得只有几秒钟。

第2天早晨，达伦发现屋前的铁门已被撬开，马厩的门及所有用挂锁锁好的东西都被弄开了。他们住在那儿时，他们家马厩的门时不时地被弄开，通常是1星期1次。

在他们搬入小屋后不久，特鲁西去医院做胸腔手术。韦克费尔德医院的医务人员惊愕地发现她的伤口开始严重感染。特鲁西接受了2次治疗。出院后，她连续4星期每天去小区护士那儿更换治疗伤口感染用的药敷。她痛苦无比，伤口处的绷带用医用胶带绑着，掩盖着她整个胸腔。

一天早晨她醒来时发现绷带不见了。床上，卧室里到处都无迹可寻。达伦甚至把床挪开，连床下都找过。几星期后，他们搬出了小屋，所有的家具都搬空了，仍然没有它的踪迹。

奇怪的是，特鲁西没有感到疼痛。以前护士给她换药时，她总是感到很痛。现在伤口处干干净净，看上去已恢复健康——在那之

前，每晚伤口透过绷带流脓，弄脏被褥还有一次，她穿着睡衣醒来时，胸罩和短裤却不见了，她再也没有找到那些内衣。

有一次，达伦醒来时看到窗户边有一个身影。大小、形体跟特鲁西差不多，似乎正在朝放绷带和胶带的盒子里瞧。达伦昏昏沉沉还以为是特鲁西，也许她在找点止痛药。可是他转过身来却发现特鲁西靠着墙睡得正香，他立即醒了过来，坐起来朝窗户望去，那儿空空荡荡，没有任何声迹。

还有其他一些奇怪的事困扰着他们：门会自己开开关关，装饰品及一些小件家具会被移来移去，空房里会传来声音。他们想这房子闹鬼。邻居们也说早先的住户也常碰到怪事。但就我所知，正是这户人家，而不是这个地方引起了那些不速之客的兴趣。当琼斯一家搬到另一幢旧屋时，他们经历了一些更加奇怪的事。

家用电器的功能失常，无人如厕水也哗哗在响。尽管特鲁西没有看到人，却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他们请来当地的牧师请他祷告。牧师说在那间最小的房子里他感觉到了邪恶。他们也非常担心，那房里常常有股薰衣草味。甚至打开暖气也热不起来。他们摆放在那儿的一台便携式电视机自己也会开开关关。

这一段时间，达伦一直在等待去海外工作的合约，因此家人还是暂时租房子住。他们在一幢充满现代气息的住宅里住了18个月，相对来说还是平安无事的。然后他们又搬进了一幢位于约克郡荒野的大型住宅。那是一套3居室，半隔开式的住宅。从屋后穿过小山就可以看到奇特的风景。接连好几个晚上，他们都注意到有闪亮的灯光掠过小山群，那就是UFO。在这个漂亮的山村有很多人看到过这种现象。他们甚至用摄像机捕捉到了那一幕幕的惊人的空中表演。UFO在空中静止了20多分钟。然后每30秒钟就以水平轴为中心转动一次。达伦和特鲁西看到其底部呈黑色，圆形。他

们用电话和曼切斯特机场联系并通过 UFO 热线和我取得联系。机场让他们与英国皇家空军联系，并承诺说他们会派人来取录相带。不可思议的是，在不到 24 小时 他们家就被盗 录相带被盗走了。还有一台计算机和打印机。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现金都原封未动。

一天上午 达伦去浴室冲浴 特鲁西随后也跟了进去 她想给婴儿的暖瓶接点热水。她惊奇地发现达伦不在浴室里。喷头还湿漉漉的 显然刚刚用过。她叫着他的名字 找遍了楼上所有的房间 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她从窗口看到他的车还停放在原处。她又跑下楼去找。回到楼上时 她却发现达伦就站在阳台上 腰间围着浴巾 拍着下巴上的疤口。特鲁西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他说她绝对没有走进浴室 他一直在那儿。

这以后不久，达伦开始发现时间上的空白。去车库仅需 5 分钟 而他得花上半个小时。对此他无法解释。他们的第 2 个小孩马库斯 2 岁 就开始做噩梦。医生说这是“夜间恐惧症”。特鲁西夜间醒来时经常感到全身瘫软、无力 只有眼睛会动。好几次她看到床边有两个高高瘦瘦的老头 长着白胡子 穿着和尚般的黑衣服 正瞧着她。除了婴儿丹妮尔外，大家都发现身上有奇怪的印迹和伤痕。一天早晨 马库斯身躯的两侧突然冒出了 4 个手指的印痕 清晰可辨。

像大部分人一样 特鲁西总是忧心忡忡 恐惧不安。发生过的许多事情，她都无法解释。例如，她老担心黑暗中会突然冒出什么。她也害怕独处 总要把窗帘拉上 躲闪那些陌生的面孔。她说从 4 岁起就感觉好像一直被人盯着，而近来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达伦在一家船务公司工作，1997 年 7 月他受命前往迪拜。7 星期后 家里人也来到了迪拜。达伦独居时，一切都平安无事。但当特

鲁西和孩子们来到时，生活又开始变得杂乱无章。3岁的马库斯老是对父母说他卧室里的灯中有人。那个人常把他和他的妹妹乔治娜带入其中一起玩耍。他的父母非常担心，因为马库斯似乎相信自己能飞，还老想爬上屋顶。尽管他的父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却知道屋顶上有个水槽。那个“人”还老让马库斯说 ER 和(我、达伦还有特鲁西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在其他案例中我也没听过这种情况。)

乔治娜跟马库斯住在一起，一天早晨醒来时她发现门楼里的灯在猛烈晃动，还看到床脚边有一盏灯，呈椭圆形。灯中央有一个瘦小的灰色形体。长长的胳膊，好像正朝她走来。他们家的狗，贝贝，是一种西班牙长耳狗，也开始呜呜地叫起来。乔治娜看了一眼马库斯，发现他睡得正香。

第二天上午她才想起了那件事，她把膝盖上的印迹给父母看，那好像是4个手指的痕迹。

乔治娜把她看到的形体粗略地画了出来，特鲁西也画了几张，让马库斯辨认。马库斯不假思索就选择了乔治娜的画。他还坚持说除了那个人外，乔治娜是惟一和他在一起的人。

在迪拜生活了几星期后，马库斯越来越烦躁不安。越来越令人费解。他埋怨说那个“人”老是“弄他的肚脐”最后特鲁西不得不把床垫搬来，让他睡在她旁边的地板上。接着又发生了一连串奇怪的事。家用电器的功能失常。有一次，一只大杯子竟穿过桌子跌到地上摔碎了。特鲁西和乔治娜又留下了半小时的时间空白。

由于达伦的合约问题，全家最后于1997年12月搬回了英国，并在哈德费尔租房住下。在中东的那段日子里，她们一直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与我保持联系。我也鼓励特鲁西，让她记下一切。回到英国后，她仍坚持记录，定期的记录表明她们家几乎天天发生怪

事。

尽管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但马库斯仍坚持说夜间的不速之客也就是那个“人”就在灯里面还常把他带入其中。他在夜里仍是焦躁不安。于是特鲁西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医生告诉她说是做噩梦的缘故。更令人担心的是，丹妮尔也开始在夜间尖叫，身上也会留下印痕。当达伦、特鲁西还有乔治娜不呆在一起时，他们也可以清楚地听到彼此的声音有一次，特鲁西不在家，乔治娜，家人称她乔，和达伦却听到特鲁西在跟他们说话乔治娜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妈妈不是叫她乔，而是叫她的全名。对特鲁西来说，最让她感动的那一时刻是在她醒来时会听到一个小男孩的声音，约有八九岁，好像就躺在她旁边。正在把什么东西拿给她看还惊奇地说着：“这真有趣！”对特鲁西来说这唤起了她的记忆：几年前，她流掉了一个胎儿。要是个男孩还活着的话已有9岁了。她整整怀了9个月但还是流产了。

神秘的砰砰声依旧困扰着琼斯一家。一些小物件常常会神秘失踪而后又莫名其妙地出现。还有一些东西会在某个令人惊诧的地方出现。比如，乔治娜刚刚摆放好玩具，就发现上面多出一个锤子。达伦在楼下的长靠椅上睡着了，醒来时却发现自己睡在地板上。炉火也燃起来了，可是他并不记得自己点燃过炉火。

这对我了解其他案例来说很重要。一天早晨，特鲁西醒来时发现右鼻孔正在流血，还伴有疼痛感。像许多我所劝慰过的人一样，特鲁西感到她快要疯了我不想立刻对她实施催眠术，因为她正怀着孩子。在她的儿子布莱登出生后，我们在乔伊斯家会面，开始对她催眠。她说午夜时刻，她醒来了，发现床边站着两个个头高高的人，他们穿着和尚般的衣服，长着蓝眼睛和白胡子。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白色的台子上，房间的顶端呈圆

形她不能动，但身体好像并未受到束缚。这时，有一道白色的强光落在她身上。她的胸脯露了出来她看见有个她称之为“机械体”的东西，末端系着一根长长的银白色针，在红光中闪动着。

针自动地落了下来，插进了她胸腔。这时她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她看见房间里有身影来回走动，但不能肯定，因为她无法扭动头部。

这已经足够了以后，我们会对特鲁西实施更多的催眠术，让她谈论更多的事像大部分人一样，她在催眠后有种平静，轻松的感觉我的观点是特鲁西、马库斯、乔治娜也许还有艾伦，他们几个定期遭受劫持。他们发现他们自己也难以接受这种观点，但他们愿意表露心迹，他们也相信催眠疗法会给他们提供点帮助。特鲁西希望我能够对乔治娜实施催眠术，她本人也很愿意。但我坚持说得等她长大一些。当然，听起来乔治娜倒像是众多奇怪事件的焦点：1998年6月的一个早晨，她醒来时发现左大腿上有个非常清楚的手印，是一个手掌和4个手指留下的痕迹。

他们的案例同贾森和安德鲁斯·安的案例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提供的证词是绝对公正的，无偏袒的，他们的想像不可能会受到媒介的影响。

达伦和特鲁西都是通情达理的人。他们要的只是一种正常的幸福的家庭生活。在英国，有好几户家庭发生过这种离奇的事，甚至连中东地区也有。这样的事实表明，追随着他们的那个东西意志坚定，是对他们这些人感兴趣，而不是他们所处的环境。

对于那些没有被劫持经历的人来说，真的很难接受这种体验。也难以想像出受害者的身心感受在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常常认为，用他们的话来说，报道那类事件的人都是“神经病”是些“疯子”是“挣不到几个钱”的人。或许有一

天他们自己就成为那一类人时 他们会很难接受这一点。他们也有过这种遭遇 而且其行为本身就带有伤害性 但真的没有必要因为害怕嘲弄而埋在心里。

有一个案例涉及到一位 32 岁的护士，名字叫亚历克斯。她对 UFO 和劫持事件知之甚少。她从不看这方面的书。看到这种‘希奇古怪’的事时 她会毅然弃之。她也从不看这方面的记录片或电视剧。

1996 年 7 月，一些让她弄不明白但令她困惑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晚上，她向几个朋友说起那些事情。有个朋友对 UFO 和劫持事件略有所知 便建议她去找我。她打来电话 说明了缘由 对此她表示歉意 也感到尴尬。我早已习以为常 当他们和我交谈时 常常会说他们几天来一直在鼓足勇气。并非是我吓倒了他们 而是事情的性质。

我略微劝了一下 亚历克斯便轻松下来 说尽管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她被它困惑 受它折磨 已经从家里搬了出去 和朋友住在一起，因为她希望有人和她在一起。

她告诉我说：

“那是 1996 年 7 月 2 日凌晨 6 点，下夜班后 我回到家 遛过狗然后睡觉。午餐时我才起床。天气很好 我决定带本书在太阳下放松放松。我常去离家不远的旷野 我可以在那儿看书 享受阳光的沐浴。过了不久 突然我感到被什么东西拽到了空中。我害怕极了 开始我觉得头晕 感到自己正在快速地上升。我面朝上 隐隐约约地记得自己正朝一个庞大的黑色三角形物体走去。那时候我头脑肯定是一片空白。”

“我看见一道令人目眩的白光 就像手术室里的灯光一样照在我身上。我发现自己正一丝不挂地躺在一张台子上 无法动弹 似

乎是被捆了起来。我的头转向左侧，发现左腿边站着 3 个相貌奇特的人。我又转向了右侧，发现也有 3 个相貌类似的人。他们相貌古怪，身材矮小——只有 1 米高，长着大脑袋，没有头发，没有眉毛，没有鼻子，也没有耳朵，就像出生前的婴儿一般。我想他们穿着白色透明的连体服，但无法肯定。”

“那房子很亮，形状像 50 便士的钱币。尽管我胸前没有任何东西，但总感到好像有个重物压着。我朝右侧望去，发现在另外一张台子上也躺着一个女孩。她赤身裸体，只有十四五岁，暗褐色的头发呈中分形。房子里还有几个大坛子，形状就像 20 世纪 70 年代那些极受欢迎的溶岩灯，油在里面上下翻滚。这时，一个个头很高的人朝我走来。他高约 1.8 米，长得跟其他人一模一样。他弯下身，我看见他那黑色的大眼睛正瞧着我。我感到自己不该去理会他们。但是，一种宁静、轻松、舒适的感觉突然向我袭来，就像一种宗教体验，温馨又有爱意。当我醒过来时发现我仍在荒野中，但离我开始坐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书在旁边的灌木丛上，我不知道它怎么会在那儿。我看了看手表，发现指针停在午后 1 时 10 分上，我的左胳膊也出现了印痕和红斑。”

“回到家时我才发现 5 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为此自圆其说。我想这只是我睡着了，这一切都是我梦中所见，如果真是梦的话，那太生动了。我为什么醒来时会身居异处呢？”

“过后我发现难以入睡，独自一人时会心神不宁。老是梦到外星人和飞船，还老流鼻血。电视机和录音机也有了毛病，自己竟然会开开关关。卧室里的电子钟也失控了。为了能准时上班，我不得不使用旧式发条闹钟。”

“后来，我搬进了大城市。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生活在他人周围。我对生活的态度也变了。梦怎么会是那样呢？我甚至去看过精

神病医生，可医生说那只是梦，是我压力太大的缘故”

夜晚她仍是烦躁不安，她想弄明白在荒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便能够安定心神因此，她高兴地接受了催眠术，3个月后我们于1996年10月对她实施了催眠术。我让她回忆在荒野的那个日子她立刻紧张不安，神态极为恐惧。她说自己被拽到空中，呆在一个庞大的黑色三角形物体下面，不知所措，而后什么也想不起来。最后发现自己来到了一间6边形的房子里。一道强光照射在她身上，她发现自己正赤身裸体地躺在一张台子上，只有头能转动还感到自己胸部有股压力，但身体并未受到束缚。

她又一次描绘她所见到的那些人，两边各有3个。那个小女孩躺在旁边的台子上，个头稍高的那个弯下身查看着她的眼睛。她极度恐慌。这时她又说她听到大脑中有个声音。仿佛在说“别怕，这都是为你好。”一股快感再次袭她而来。她还说那些人抚摸着她，她和他们进行心灵感应交流。

她说的每件事和她最初的记忆都非常吻合。我让她回到第一次遭遇外星人的那一时刻她说，5岁时她碰到过几个陌生的“孩子”。这时她的声音幼稚动人，像5岁的孩童一般。她说自己没有照料好宠物——豚鼠，妈妈便把它还给了商店，她心里难过极了。于是带着玩具熊来到屋后的丛林中。她在林子里碰到了几个“相貌丑陋”的小人。他们说要带她去玩，也真怪，他们竟不穿衣服。他们把她领到一间“圆屋”。她问有谁跟她一起玩，这时他们又领来了一个“相貌丑陋”的小人。可她不喜欢和他玩。（从她的描述，我可以看出，毫无疑问她就在太空飞船里，那些小人就是我们称为灰人的矮小外星人。）

6岁时，她又碰到了那些小矮人，又来到了同一个地方。她说有个“医生”对她进行了身体检查。她好像并不害怕。还有一次是在

14 岁的时候。她家住在一个小村庄里，那一天，她遛着狗走进林中，突然发现自己被拽到了空中，正赤身裸体地躺在张台子上，一动不动。她试图挣扎，但浑身软软的，一点力气也没有几个怪异的小矮人手中拿着器械忙来忙去，显然他们是在抽取样本他们说她缺乏生育能力，无法怀上孩子，她感到非常愤慨。事后她发现自己躺在林子里，狗已不知去向。她四处寻找，还是没找到。回到了家后，因为狗不见了，她难过了好一阵子。可是 3 天后，狗又回来了，它再也不愿去林子里。

18 岁时，她又有类似的经历。这一次她发现房子里有很多台子台子上躺着许多赤身裸体女性。27 岁时，最令她痛心的事发生了。那时她怀有 3 个月的身孕。她发现自己是在另一间房里，墙边还摆着几十个大坛子。她说：“坛子的顶端有线圈绕入，里面盛满了液体，正冒着泡。哦天啊！他们竟把胎儿放进坛子里，那都是些未成熟的胎儿，虽然很小，但他们是人，我目不忍睹。”

她悲痛无比，因此我和乔伊斯决定中止谈话，希望她能放松些。乔伊斯让她恢复了常态，我们喝了一杯茶，之后又接着进行，她仍然激动不安。

“请别取走我的孩子，我知道你们的意图，请别伤害我的孩子。”

我让她说说 3 星期后的事，因为很显然她无法应付刚才的情况。我让她说说有关怀孕的事，她断然而又愤怒地说：“我不能再怀上孩子了，他们取定了我的孩子。”

“谁取走了你的孩子！”我问道。

“是那些外星人。我恨他们。”她说。

她最后一次遭遇外星人，是在她 30 岁的时候。跟以前的情况一样：她发现自己躺在台子上接受身体检查。外星人取了她一块皮

肤、一些指甲和头发作为样本。她发现到房间里还有其他人躺在台子上。她评价说外星人做事既机械又缺乏情感 她和其他被劫持者一样也说到一句话 即她把经历说成是“感觉就像关在笼子里的动物。”

我对她的案例极感兴趣，因为她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外星人所从事的基因实验 即在怀孕早期转移人类胚胎。要是没有远远高于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 这些胚胎是无法成活的 而且她也有力地触及到了那些劫持事件的另一个方面 即精神。她把平和轻松的感觉描绘成“虔诚”和“欣快”。在某种意义上说 外星人能够支配她的情感进而激发出这种深层感受。

我认为 在从事人类生命的研究中 他们最为感兴趣的有两方面 第一：人类繁衍能力。第二：人类的情感。他们的科学研究并不是纯粹的 毫无偏袒的。他们由于自身的缘故 而干涉我们生存的这些方面。

赖兰斯·鲍曾在英国皇家信号部队服役 24 年，现在是位经理。他就是个很好的典范。他毕生都在与那一串串的怪异事件抗争。另外 他和他的妻子都很正常 也是实事求是的人 这一点使他的证词更加可信。

几年来 鲍在夜间老是碰见怪事。第一次是他听到头顶上方有嗡嗡的声音 然后他就有种向上浮动的感觉。像其他人一样 他也躺在一张台子上接受身体检查。不同的是当外星人把一个三角形铁栅放在他的肚子上时 他感到有点疼痛。他被告知那是在治疗他的病痛。第 2 天还可以看到铁栅在他肚子上的印迹，但还没来得及拍摄下来就消失了。

他也遭遇了对男性来说是极为平常的事：即生殖器上被套上了一支试管。

鲍在小时候就有类似的经历：有一次，他对妈妈说，夜里醒来时感到全身瘫痪，好像有个面孔紧贴着他，但母亲安慰她说她也一样。

婚后，他和琳达发现好像有鬼魂一样的东西缠着他们：门自己会开会关，走廊里有莫名其妙的脚步声。有一次，鲍的一位朋友还有他的岳母住在他家时，都看到过奇怪的身影。有天晚上，他们看到鲍的电动剃刀正通着电源放在厨具上。那天早晨鲍刮完脸后已把它放好了，况且1小时前他们还用过厨具，他们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一天早晨鲍发现他的大腿上冒出了四五个褐色水泡，可是又立刻不见了。用不着催眠，他也能清楚地记得“小矮人”夜间把他带走的情景。

但通过催眠，他说出了其中的一种典型情况，最早的一次遭遇是在他12岁的时候。

像大多数人一样，鲍在妥善处理其遭遇的同时，也发现了其中的难处。这正如他所说：“很难与我的现实认知能力相一致。”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一出生便被灌输某种现实，而这种现实并不把那些即使用精确的科学术语也无法解释的东西考虑进去。”

鲍的案例很有趣，因为他所接收到的信息表明：外星人把一个三角形铁栅放在他的肚子上是在治病，因而引起了疼痛。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有病。不过，我在其他案例中也听到过这种情况。

悲观绝望时，即使周围有许多支持他们的伙伴和家人，他们也会来找我。特别是当他们知道那些令人心惊胆颤的事情还会发生时，他们同样也感到孤独害怕。当怀疑者对催眠疗法嗤之以鼻时，我不得不抑制住愤怒。催眠给予他们很多的帮助，使他们能慢慢习惯那些他们自己也弄不明白的，支离破碎的事情。

莎伦是位 30 多岁的女士，婚后有 2 个小孩。她在广播中听到了我和我从事的工作，便立刻与我取得联系。莎伦住在约克郡，曾收到过“劫持问卷调查表”，那是一份标准文函，我把它寄发给了那些声称有过劫持经历的人。从她的回答，我们可以推断出她的情况属实，的确需要帮助。

她的回答包含了许多典型情况，如：早晨醒来时会发现身在异处、身上的睡衣也经常不见踪影、枕头上有鲜血、身上会突然间冒出奇怪的印迹。她总以为自己是在梦游。另外她也发现房子里会有泥土和野草，而睡觉前并没有她还以为是孩子们弄进来的，也就没把它放在心上。她经历过种种离奇怪事：家用电器功能失常，闹钟倒着走，屋内有怪味。有一次，在一条偏僻的公路上她的汽车莫名其妙地抛锚了，后来又自动地启动了。更为奇怪的是，她在怀孕 3 个月后胎儿突然不见了，肚脐也常常溃烂流脓。

她很高兴尝试催眠术。她的丈夫艾伦、乔伊斯和我都在场。我们把它录了下来，还制作了一盘莎伦和我谈话的录像带。这表明我可以毫不费力地让他们讲述那些离奇的事。莎伦在听过我的节目后才知道劫持的真相，才能够解释她生活中的谜案。她以前从没有意去了解劫持事件，对 UFO 现象知之甚微。录像中，她常常露出悲伤之情、恐惧之神，像每个接受过催眠术的人一样，之后她感到舒服极了。

这次催眠是在乔伊斯家里一间温馨舒适的起居室里进行的，这有利于使之轻松舒适。莎伦很快就进入了催眠状态。乔伊斯明白，此时她心态稳定、正常，便让她再经历、再感觉、再展现出其遭遇。这时我开始发问：

我：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不过先请你回到 20 世纪 80 年代，回到 1989 年，现在是凌晨 5 点，你刚刚起床，正准备上班，这时窗口

有个东西吸引着你……

莎伦：那个东西很大，呈绿褐色，有工人俱乐部那么长又来了两个——一边一个他们现在走了我拉开窗帘看着他们离去。那个东西侧面呈直线形，有黑、绿、褐几种颜色，其顶部蜿蜒弯曲，没有灯光，也没有窗户。其他的形状也是一模一样。他们来去无踪，现在都走了。我很害怕。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东西。

我 里面有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莎伦：有间白色的大房子，有架梯子，还有两个个头高高的人站在梯子上。他们长得挺俊，块头很大，个头很高，细细的胳膊，脑袋似半球，大大的脸，细细的脖子，修长的体形，大大的眼睛，下面还有鼻子。他们强壮有力，皮肤黝黑，光光的头，他们赤身裸体，我想他们是男的。他们讲话方式也不同，是把信息传入我的大脑。

我 他们说了什么？

莎伦 帮助我们。

我 怎么帮助？

莎伦 地球，要照料好地球。我和其他人站在梯子下。有一个人相貌酷似我们，他光光的头，灰色的毛发，名字叫尼格尔。他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衬衫，大约有四十七、八岁。我们呆在一间白色的房子里，周围都是人。有几个人坐在前面，有几个坐在旁边，还有几个坐在后面。这时，一个个头稍高的人进来了，他告诉我们地球是怎样受到污染的。我们悲痛欲绝，她开始哭了起来了。他要我们设法阻止污染。我们转过身子往外看，从墙后我们看到了地球。

我们踏上梯子，走下长廊。我想摸摸墙体，可不敢。我感觉到有股力量——我很喜欢这种感觉。这时我不怕了，但那墙我还是不敢摸。它或明或暗，我无法形容。它也不是金属，但呈现出浅黑色。我不敢抬头，只能往前看。我发现前面有光，但两侧阴暗。有一间房子

通向右侧。我们往前走，而且必须往前走我们站成一排往下走，我害怕极了，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我等待着，不知道在等什么，那才是我害怕的根源。我从左侧走下，然后停了下来，一动不动房间里一片漆黑。这时，前面出现了灯光，但我还是在漆黑的房子里等候着。光呈桔红色。我还是一动不动也不想动。

我躺在漆黑的房子里，右腿有点疼痛，好像是躺在什么上面，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飘，但感觉有点怪。他们抓住了我的腿，我虽然看不见但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我抬头往上看，这时感到他们仿佛就在我的右腿上，我不喜欢这样突然我看不见了，但我能感觉到，他们抓住了我，现在终于可以看到光了，那光就在我的眼中闪耀着，我感到有点头昏。我知道他们的意图，但却无法阻止。我现在能抬起头了。

左边的角落上有扇门，光从中透过门内站着两个小矮人，相貌有点不同他们个子更矮，皮肤更黑，正摸着我的手指。他们就站在台子上，我看到他们大脑袋两侧长着大眼睛。

他们的手指长长的，只有4个，似乎跟我们的不一样。他摸着我的手指，并逐个地查看着。我把头转向身后，上方出现了一个圆形物体，正徐徐落下，落在我身上，进入了我的腹内。那些小矮人抓住了我的手。我能感觉到那东西，一点也不疼痛，就像注射一般。一道金黄色的光也随之环绕而下。他们抚摸着我的手，我坐了起来，走下台子，朝门走去。一些个头高高的人早已来到，在此守候着，我看见有个三角形物体穿门而过，我朝它走去，感觉舒服极了。

他们让我感到兴奋，我跳着舞。大多数孩子都不会跳，我教他们跳着，真是棒极了，大家开心地玩耍着。那个人块头很大，走了过来，说我们得回家了。

我：跟我说说下一次的事吧。

莎伦 那时候我 8 岁 呆在家里，正躺在床上（她说出家庭地址）那个人又来了 他把我叫醒 我身心疲惫 真不想去 但必须去外面很美，太阳升起来了，飞船也来了 我走了 飘了起来。我跟朋友说我会飞，他们不想信。有次我跳下滑梯试图飞起来，但掉了下来，摔断了胳膊。

那个小矮人又来了 他很有趣 我也很喜欢他。哦 真见鬼 那些个头高大的人也来了。你得好好听话，要不然的话，他们会发怒的。我们走进游戏室，他们讲着，我听着。

我：下一次呢？你有多大？

莎伦 我 14 岁了 是在婶婶家 她说出另一地址）我正呆在后花园里。

我径直走进了飞船。这架飞船形状有点不同，里面更加亮堂。墙面上镶嵌着木板 不太好看。这时 我发现了一些奇特的符号 形体貌似埃及文字。木板旁边装有软管。

我颇感兴趣，感到浑身发麻。独自一人站在房子中央。个头较高的外星人剥去了我的衣服，审视着我，抚摸着我的肩。哦，好家伙，他们竟向我传授生命的知识，教导我要尊敬地球。我对此半信半疑。我虽不想听，但他们强迫我去听。这真令人忧伤。他们又跟我说起金字塔，说是他们放在那儿的

我们要学习，要神圣般地成长，要向印第安人那样去尊敬地球。我听着 他们赋予我力量 我浑身发麻 力量尽入体内 我感到了它的存在。

我独自一人呆在房子里。弄不清楚他们为何要跟我讲述这些事 为什么要选择我呢 没有人想结识我 没有人理解我 也没有人愿意听我说，那才是我去婶婶家的原因（她哭了起来，显得很悲伤

了)。

我 跟我说说下一次的 事 好吗？

莎伦 那时我 22 岁 是在(她说出另一地址)因为怀孕了 便呆在卧室里 躺在床上休息。我烦透了。哦 天啊 那光又出现在我卧室里，飞船的窗是开着的 光就从那儿射来。我走了进去 感到浑身冰凉，便步入光中，走向走廊，我以前来过这儿，知道它通向何方。一走下长廊就到了那间白色的房子。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在我怀孕的时候？我那可怜的孩子。他们又把我领进了那间漆黑的房子 把我置于床上 我无法动弹 但拼命地挣扎着。我赤身裸体地躺着 哦 我那可怜的孩子

我惟一能看到的只是上方的光。他们在我头上夹了个东西，我挣扎着，试图摆脱它。我不想让他们伤害我的孩子，他们要检查我的孩子，可是真的没有这种必要，那孩子很健康（她悲痛无比走来走去）。

探针插入了我的腋窝处，我能感觉到，但一点也不疼，他们说那是在检查我的孩子。然后，他们又拨弄着我的颌。他们说孩子一切正常。我想回家，他们说以后孩子会像我一样帮助他们。我可以走了。

我：你怀孕的情况怎么样呢？

莎伦 有 5 个月了。这时有一个黑发女人 个头较高 长着大的眼睛，以前没有见过她，她把我送走。她说他们只是想检查我的孩子。我又步入了光中，回到了家里，躺在床上。

我 那么下一次呢？

莎伦 那时我 24 岁了 正推着婴儿车 朝 一个地名 走去。路易丝已有 17 个月了 和我一道走着。光又出现了。他们抓住了路易丝，他们要把她带向何处呢？我想跟他们一道去。他们把我带进了

一间漆黑的房子，这让我感到忧心忡忡。在另一间房子里，他们脱下了我的衣服。我又躺在台子上——我们又来到了这儿。那探针自上而下插入了我的肚子。头上还是夹着个东西，一个小矮人抓住我的手，对我说一切会更好。

我既没见到路易丝，也没听到她的声音。我无法扭转头。他们在我手上套上了一个圆形物体，锁住了我的手腕。我虽看不到，但能感觉到胳膊上有个东西。那探针使我倍感舒服，但我真的没有病。这时有个东西进入了我的胳膊，在血液里流动着。

我喊着路易丝。看见有个像针一样的东西落了下来，液体从中流了出来。探针插入了我的肚子，紫黑色的液体也随之流出。

这时我听到了路易丝的声音。他们把她带来了，就站在那边。我转动着头，脑袋周围的那个东西也在转动。头上的压力消失了，但我还能感觉到它在动。路易丝在旁边走来走去。这时我感到有个东西从胳膊上滑落下来，一切只在一瞬间。他们把路易丝带到我身边，前面有几道门他们要把我送回家，这一次那些小矮人和我一道而行。路易丝竟称呼那个小矮人为妈妈。

我再次发生这种情况时你多大了？

莎伦 我 33 岁。呆在（她说出现在的地址）卧室里。正躺在床上。我感到有人在敲门。艾伦就躺在我旁边。卧室外出现了灯光，我不想叫醒艾伦，但真想让他看一看。这时门开了，他们进来了，又是那些矮小的外星人。我很想让艾伦看，让他多看几眼。他们把我带上了阳台。灯光落在我的头顶上，我迈入那漫长的光中，向前走着，前面出现了栅栏。

这一次他们别想从我这儿获取任何东西。我既没有子宫，也没有卵巢。也许那就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从未跟我说及过这些，但我试图告诉他们。

这时出现了一道耀眼的光，长廊也有霉味，但以前我从来未注意到。我向前一边走，一边叫喊着——我不想去。以前我没有来过这个地方椭圆形的屋顶，暗色的墙体，发光的地板上有标记像字母 MW 的形状。我绕过标记走到另一扇门处他们叫我后退，但我没有顺从，而是同他们抗争他们尽量对我和蔼友好，但我脾气暴躁，并不理睬他们。

他们走过来，拨弄着我的胳膊，我一点也不痛。他们把我放在床上——这可不是我来目的。有个小矮人压着我的头，蒙住了我的眼，把一个什么东西进入了我嘴中。

金黄色的光照在我身上，我感到内疚也许他们只是帮助我，而我态度却如此恶劣。

我 你被带走时 看到过艾伦吗？

莎伦 没有。

我 从那以后 你还遇到过他们吗？

莎伦 没有。

那就是它的结局。乔伊斯轻而易举就使莎伦恢复了常态，尽管在讲述经历时她悲痛不已，但催眠结束后，她显然平静轻松。过后，她看了录像，对她讲的事情感到惊讶。她根本就不记得那些事。自催眠之后她说她感到非常平静。

莎伦的案例在很多方面都很典型。她的劫持经历自小时候开始，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就遭遇一次。她的经历可以归纳为：第一，外星人对被劫持者的身体特别是对其生殖系统进行检查；第二，外星人在“教化”大多数被劫持者。“教化”似乎给予了她一种更为超脱世俗的方法。

她儿时的第一次遭遇及她感到自己的女儿现在也在“帮助”外星人这样的事实说明了这种现象的世代继承性。和许多被劫持

者一样，她也发现胳膊上有月牙形印迹，好像肌肉被切除了一块
深夜她会发现卧室里有灯光，她也不愿意独自一人睡觉

从录像来看，显然我的问题是最低限度的。我没有催她，没有问主要的问题，也没有向她灌输任何观念。她说的一切都来自自身的感受。她给我提供了许多细节，甚至还说到小时候买糖的那一家商店。我核对过 尽管商店的名称在 25 年前就换了 但在催眠状态下，她的记忆还是准确无误的。

本章所说到的所有的被劫持者都发现催眠术非常有用。我也发现它是一种理想的工具——不仅仅用来恢复记忆，还正如我在下一章要讲的那样，催眠能够帮助我探索这种现象的另一面。

第五章 与敌人“交谈”

在我首次与被劫持者配合从事这项工作时，UFO 研究领域中几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人物就告诉我说，这条道路充满艰难险阻，风险极大，甚至会名誉扫地，毕竟劫持对许多专家来说还很陌生。我回答说，我从事 UFO 研究不是为自己积攒声誉，我要追求真理。虽说追求真理并不时尚，甚至还会败坏声誉，但那并不妨碍我。

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越来越多的知名学者加入这场讨论并从事相关研究 我的工作得到了肯定。但说实话 在探求中 我心中的内疚之情不仅具有客观的一面，而且也具有主观的一面 因为我总觉得自身的经历与被劫持者的经历有着密切联系。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在和他们保持一致。这使我能够给予他们的帮助，比一种纯粹的无偏袒的研究要多得多。上一章的案例说明了催眠疗法在我工作中的重要性 它不仅给我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还给被劫持者提供了平稳的心态 知晓自己的遭遇并不等于乐此不疲 大多数人希望这一切没有发生过。那些模糊不定而又无所不在的东西或许会损害他们一生，处理这种令人恐惧的东西也很棘手 比较而言 处理那种他们知晓的 起码是部分知晓的情况就比较容易。

催眠疗法无法遏制这种情形 但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工具 使我们有望理解它。更甚一点，他们并非孤立无援——还有众多有过

类似经历的男男女女记录在案——这个事实让人宽慰。压力被分担时，自然会减轻。

配合我工作的几位被劫持者都感觉到，只要劫持者愿意，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找到他们，和他们“取得联系”。换句话说，外星人彼此之间及外星人同受害者之间用于交流的心灵传感可以跨越任何时刻，好像是他们一旦和某人建立起联系，不需要进行劫持就能通过心灵传感发布指令。特鲁西·琼斯一直感觉到自己在被人监视。安德鲁斯·贾森说及与外星人与他共享情感。有一次，他骑马飞奔，深信“外星人”和他同在，感受高速带来的快乐。可当马受惊把他摔下时，就毫无快乐可言。他领悟到他们不喜欢硬着陆造成的痛苦。

外星人的存在给植入现象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尽管目前我们还没有成功地取出和分析出一种植入物，但众多的被劫持者坚信他们体内已被植入这类小型技术块，我们不得不相信这一点。在过去 15 年的研究中，我学会的一点是洗耳恭听。在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时，决不要因为自己的观点而对它产生偏见。尽管我们还没有获得有形的证据，但如果他们说体内存在植入物，我会相信他们。

凭自身的经历，我也明白劫持者的确通过心灵传感与受害者进行交流，而不只是在劫持期间。在催眠状态下，我向被劫持者发问时，出现过好几次引人注目的事。我发现自己并非跟其本人交谈，而是跟劫持者交谈。他们嘴里说出来的是操纵他们的外星人的话语。显然，外星人借助催眠状态下的被劫持者直接与我交流。但并非每次都是如此。第一次发生在我首次组织实施催眠时，有位年轻妇女向警察局投诉说，有神秘的灯光纠缠她的汽车。我惊愕不止，也许有很多我该问的问题都没有问到，但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极

为新颖，我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有趣的是，自调查整个事件以来，我发现自己并不是惟一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其他人发现自己也有类似经历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形时，乔伊斯和我一样感到吃惊。她做催眠师已有很多年了，但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我向那位年轻妇女提问时，她的声音突然变低，说：“我叫 C（她自己的名字）你正与宙斯交谈。”

这个奇怪的声音不断地说着，说了好一阵子，但用的是第三人称，的确不是这位妇女本人在讲话。

这时噪音又还原成她本人的了。自那以后，我又碰到过二三次类似的情形。我无法预测它何时发生，也无法使之发生。是他们而不是我做出这种决定。以下是外星人与我之间的一段怪异问答。

房间里静悄悄。被劫持者缓慢、平稳地呼吸着，催眠师向我示意一切就绪，可以发问。我请那位妇女说说上一次被劫持之事。那是几星期前的事。她开始形容，这时她的噪音变了，变得高而刺耳。不用说，我也知道自己正与她的劫持者交谈，但由于职业是警察的缘故，我便问了几个逻辑性的问题。

“她上一次被劫持是在几星期前，现在我该以何种方式和你交流呢？”

那个声音答道：“你们不懂事物的本质。时间无关紧要，那只是你们人类设计的，目的是创造 - 一个有序的社会，但实际上，时间并不存在。”

那声音娇纵放肆，高人一等，似乎在和弱智者交谈。我愤怒了，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审问室，记录着犯人的供词。

“在他们不知道，也不同意，情况是谁给予你们权利把他们带走并实施这一切的呢？”我问道

“我们拥有各种权利”那声音说，“你们对待低等动物不也是如此吗？”

言外之意我们是低等动物。我问道：

“你们是我们称之为上帝的东西吗？”

“有些人是这么认为的，但你们不懂事物的本质。”

“要是这样的话，会不会要我们祭拜你们呢？”

“不，没有必要。”

我问是不是他们操纵着那些奇怪的机器，操纵着我们称为 UFO 的东西。他回答：“有一些是我们的运载工具。”

我问其劫持目的何在，那声音不予回答，而是告诉我说我不懂事物的本质。这时被劫持者的噪音又还原了。她从昏睡中醒来后，对此却一无所知。

这次直接接触既令人困惑又令人心动。但对我来说，要是没有与卡林顿荒原上见到的 UFO 进行心灵感应交流的话，那将会更加令我诧异。从那一刻起，我发现自己可以通过闪烁手电筒与他们交流，可以与他们进行心灵感应对话，这一直延续到今天，我感到没有必要再冒着严寒呆在汽车中等待他们的到来。

因此，不可避免，我自己也得面对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我自己是不是也是一位被劫持者呢？

起先，我不承认这一点，我和那些求助于我的被劫持者一样对此持否定态度。并不是因为我害怕被劫持，如今我对此已非常熟悉，我意识到与遭受劫持相比，落入同行的手中可能会给我造成更大的伤害。我像大多数被劫持者一样，对被选中感到惊讶（我认为大部分人是被劫持者，只是不知道罢了）。

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我不得不承认，我也出现过各种典型症状。小时候老流鼻血，身上出现奇怪的伤痕和印迹还记得曾看到

过小矮人。最完整的记忆是自己躺在一张台子上，一动不动，旁边围着几个小矮人 穿着和尚服 戴着罩子 看上去年纪很大 脸部起皱，貌似几年前风行一时的侏儒丑娃娃我发现到他们年纪很大也很聪慧。最后我设法把头扭向他们，这时他们移开目光彼此对视。他们通过心灵感应相互交流。我并不害怕，但很愤慨，因为自己无法控制这种强加于人的局面。

另一可能的记忆出现在我常做的一个梦中。我身处太空飞船，旁边站着两个熟悉的人，对我极为尊敬。呆在他们中间我有种在家的感觉，不久我便离开飞船，独自一人穿过一条大通道，径直走向一座小山坡。我来到一间大厅，其顶端处有位貌似年老的人，长着花白的山羊胡，坐在高背椅上。我们通过心灵感应相互交流，我记得叫他为“父亲”对其他介于我们之间的事是一无所知。我离开大厅 返回飞船 又回到了家中。

这位老人的身影我看得清清楚楚。“探索会议”于1988年在利兹举行。有位与会者把他拍摄的一张照片给我看 我大吃一惊。这位朋友只是抓拍会议现场，照片很普通，只有几位听众。当胶片冲洗出来时，发现有位老人的身影重叠在影片上，此人正是我梦中之人。拍摄时，裸眼无法看到那个身影。

有趣的是，有位女性被劫持者告诉我说，在被劫持期间，她看到台子上躺着一个人，还认出那就是我。当她惶惶不安时，她又心灵感应般地被告诫别担心，他们会好好照料我。

我从未接受过催眠术，并不是因为我害怕，那些连我自己也不想做的事，我不会叫别人去做。自从和外星人交流以来，我接收到许多强烈的信息，其中有一个指令告诉我不要干涉我的这种“天赋”。我还被多次告知 在外星人和人类彼此交流联络中 我起重要作用。

还在警察局任职时，那些心灵感应便在我身上孕育而生，那时我才刚刚从事 UFO 研究。我无法解释其产生的原因。有些信息是对我问题的回应，而其他一些则令人振奋，是大脑不由自主产生的。它们不属于我正常的思维过程，我不是特别虔诚，也未研究过心灵启发。知道信息并不受大脑支配，而是由于某种目的被贮存于此。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好几次我的心灵感应告知我“我是一名‘教师’”。我认为我的作用只是外星人追寻的一部分，是为了进一步、更公开地同人类接触做准备。

我尽快，也尽可能把收到的信息录制在磁带上，这样便不易忘记。有一盘磁带，背景是轻音乐，一位朋友将其借去，放给他小孩听。这位小孩身处济贫院，因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磁带的安慰性和令人振奋的效果震撼了济贫院的工作人员。消息不胫而走，如今我翻录了几盘赠给济贫院和养老院。

要是手头没有磁带，我便潦草地把它写下来。这种需要时刻都会有，有时由于记录那些不由自主产生于大脑的信息，饭菜搁凉而惹恼妻子，还有时会把车停在路边，摘记另一信息。

这些信息的性质或具有精神性，或具有资料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不喜欢使用诗体语言。认识我的人都可以证明我对哲学或理性推理不太感兴趣。这些信息皆来自于身外。我还在警察局任职时，收到的第一条信息是我的言语将“传遍全球”。那时我并没有把这当回事，我只是偏僻小镇上的一名警察，说能与全世界交流真是荒唐好笑。几年后，当回首往事时，我才意识到预言已变成了现实。作为一名警察，我不喜欢向公众做报告，就连小学生安全行路这样的报告也不喜欢做，但如今我却能自信地站在 1500 人或更多人面前做报告了。

即使收到这些信息，我仍坚持眼见为实，寻求证据。通常他们

不予理睬。有一次，我却获取了惊人的证据。我妻子宝琳病重住院，进行心脏手术后处于康复阶段就在看望她之前，我收到一条信息。我又一次寻求证据，他们没有直接回答。但当我伸出手，握住床边宝琳的手时，她问我表链是怎么回事。那表链原先呈金黄色，现在却变成了半银白色。我发现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证据。直到今天，表链还是半银白色（我听说在南斯拉夫有些人看到天空出现神秘的灯光之后也发生了这种类似现象）。

另一件确凿的证据出现在一个晚上。接连几个晚上，我和宝琳都听到办公室里传来声音。但每次起床查看时又一无所有。后来，我安装了一部闭路摄像机，运动和光都能使它自动拍摄。第2天早晨，我们发现摄像机的镜头已被转向墙壁。第2天晚上，我又在房间中央放置了一部声控录音机。我觉着躲躲藏藏已毫无必要。播放录音时，只听到一个字“老师。”声音听起来奇怪、刺耳。“老师”这个描述语多次出现在我同外星人的心灵感应交流中。经过一段沉思后，我慢慢地接受了。我不明白他们选择我的原因，但是显然他们选择我来接收这些信息，并把它们传递开。我相信人类将最终承认外星人就在我们中间，既使得到我们的默许，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我认为在接收信息方面自己并无独到之处。在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被劫持者先天条件都差不多。他们都说自己的精神境界有所提高，对自然更敏感，更讲究艺术，理解得更透彻。在美国进行的研究表明，大部分人在了解自己的情况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放弃唯物主义生活方式，即使经济上有困难，对那些令人心动的工作，诸如拯救病人或动物，也会伸出援助之手。移情于物是对劫持经历做出的一种正常反应。几位被劫持者说，外星人对他们进行身体检查的方式就像我们在实验室里对待动物一般。毕竟，

可以想象到，在一个大型猎物保护区里，一头野生动物被枪击中昏死过去，醒来时却发现旁边站满了奇怪的生灵（人）正在对其进行各种医疗检查：那经历与被劫持者描述的情况不是差不多吗？对于那些生命来说，我们或许只是一种更为低等的动物。

尽管被劫持者都从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神灵教义，但其中大部分人和我一样，认为没有必要改变信仰。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第一，帮助别人处理其遭遇；第二，讲演。我的大脑中时常出现的一条信息是有项使命有待完成。目前，除了不断地传递信息外，我还不知道是何使命，同时我也被告知要学很多东西且懂得越多，将被误解越深，被孤立越远。

外星人与我之间的交流帮助我解决了许多问题，诸如：他们是谁？他们为何卷入到这个星球之中？我曾提出过许多智力问题，以下是他们的答复。

“我们来到太阳系目的是观察你们的星球及人类的进化的过程和环境变化问题。这种观察技术使我们能够预测那些潜在的危机。若有必要，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建议来克服它们。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运用多种监测设施，每种设施负责一个区域的科学调查。”

“无人驾驶飞船种类繁多，其中有一种叫遥测仪，是通过红外线遥控进行记录和分析的。我们观察你们的世界及人类的方方面面，从环境变化、污染指数到危及人类生命的微生物疾病。我们的技术同样也使我们能够记录和分析你们人类的思维方式，能够预测人类的行为过程。你们的世界及其人类对我们毫无秘密可言。”

为什么选择我们这些人来接收信息，另一种回答在某种程度上对此作了解释。

“我们来到地球已有几百年了，但由于我们配有隐蔽设施，你

们无法发现我们。随着宇宙的进化发展，你们已经懂得宇宙中还存有其他生命，终将导致你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来到地球和你们接触 既无任何奢望 也无侵略行径 你们中有人懂得这一点后 我们便有选择性地接触。”飞船在空中飞行自如 是因为我们克服了你们称为惯性的东西，无需改变压力，也能瞬间内朝任何方向飞行。为了保护飞船，避免飞船受到陨石或导弹的高速冲撞，我们在飞船周围设置了力场，重力对它毫无影响。飞船下方的 3 个球体是驱动系统，彼此能够相互分离，起监控作用。飞船中心轴内的磁极也有诸多功能，里面装有潜望镜，可用于高倍观察，也能监测能量的损耗，以便及时补充。”

诸多专家提出的观点在此也得到了阐述：自人类历史开始，便有人记载 UFO 现象 过去 50 年中 飞船数量激增 这也许与人类面临的核扩散、环境污染以及地球变暖等问题有关。目前，人类的力量已能使地球遭受不可挽回的破坏，外星人或是以自身原因，或是想帮助人类，正渴望阻止这一切。

有信息说：“人类面临的问题很多，主要原因是你们把技术应用于敌对方面。但如果你们人类自身能共同分享自然界的话，你们会把自己的家园建成富饶祥和之地。你们可以提高技术，但只能用于美好的方面，否则就会自取灭亡。”

另一信息说：“人类文明的演化已步入关键时期。随着核聚变等物质反应的发现，你们获得了一种潜在的具有破坏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需要通过智慧和预见来加以控制，你们的创造力已超越了基本推理能力这种综合病症在其他世界也存在，最终导致了他们的灭亡。给你们这点提示以便你们能认识到能量只能成为朋友并应加以控制，否则就会成为可怕的敌人”

有一条信息传达了希望。说人类完全可能避免这场灾难：“我

们种族的进化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那是在亿万年前，你们的文明还没有诞生的时候，那时，我们经历了封建战争，经历了具有破坏性的动荡时期，最终还是走过来了。你们也会如此。你们和我们并无优劣之别，只是由于我们的进化先于你们，智慧更为古老而已。”

“我们来到地球，趁你们进化时，向你们伸出兄弟般的情谊之手。你们每个人都意识广博，其答案就在你们编织的社会中。我们深切地爱着你们，知道你们的理解力正朝着宇宙空间发展。我们会按照宇宙规律，以兄弟般的慈爱帮助你们，给你们爱、建议和理解。但我们只能提供建议：你们人类的未来操纵在你们自己手中。我们表达殷切的希望，也期待着那一天，期待着你们成为宇宙的一员。”

这些信息使我心平如镜，也使我坚信：地球上的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土壤、树木、野草、昆虫和动物都在其中。而且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我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缺乏构成整体的其他部分，我们谁也无法生存。关键是我们相互尊重，尊重身边的自然，只有懂得这一点，我们才能和谐共存。我相信，这才是教义的本质，才是我要传递的精髓。

但正如所被告知的那样，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比如，从被劫持者的证词中获得的大量信息表明，外星人正参与一项控制人类遗传的计划，甚至可能控制人类的生存。我们也许会成他们的宠物——“豚鼠”，最终受他们支配。他们也许会利用人类的遗传物质重新繁衍后代；也许会创造出混血人种，甚至会为了自身，故意地在地球上留下后代。”

我思考着种种问题，却找不到答案：他们时常给予回复，通常是在我最不需要的时候，在我思考诸如花园或球赛结果这些俗事的时候。他们好像要说明：无论何事，只要想让我知道，就会告诉

我，以及何时告诉我，但还有很多问题他们没有回复。

每当我提问而他们不想回答时，就会说：“知道太多你会难受的。”

外星人的存在引起了诸多哲学问题 当我为此绞尽脑汁时 我是在寻找确实可靠的证据，以证明外星人的确卷入了地球。其中最令人惊愕的现象是动物伤残。

第六章 不幸的动物

身为负责北约克郡大片区域治安的警察，我有大量机会亲眼目睹受食肉动物袭击的动物。狗追逐、惊扰、咬死绵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农民们通常保留家畜的死尸为证据，要我们查验。农民的家畜是他们的本钱和营生，他们有权去保护它们。从苦涩的经验中，他们体会到狗的袭击带来的灾难，也知道其他的食肉动物——狐狸、猛禽之类——会吃掉被狗咬死的家畜。有时，也可能是野兽咬死了家畜，我觉得在离我们这儿稍远的一些区域很可能有许多野兽，如豹及其他大型的野生猫科动物。

尽管偶然也会弄不清惹祸的是家养的狗还是野兽，但死于食肉动物利齿之下的痕迹，还是清晰可辨的。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一些此类照片便陆续寄到我手上。从照片上看显然不是食肉动物所为。照片上的动物死尸不像狗留下的乱七八糟的尸体，这些动物的死尸看上去就像临床解剖教学后留下的尸体那样整齐干净。在实施了令人惊讶的各项外科手术后，却没流一滴血。

由于我像对待外星人劫持事件那样，公开申明了对此类现象的兴趣，就不断有照片给我寄来。我曾在演讲时提到这一现象，也曾关注美国研究动态的 UFO 杂志上著文对残毁现象进行了述评。和从前一样，我需要残毁现象资料的事一传出去，资料就源源而至。情况很快就明朗了。在此之前，大部分研究由美国人进行，但那只能说明美国的调查者在收集资料，而不是只有美国才存在残

毁现象在英国也有这种现象，而且为数众多。

残毁现象的历史很可能与外星人和地球接触的历史一样历时已久而且形式多样，只不过很多证据被简化处理，从未留下记载。与天空中的奇怪光芒、地面上的 UFO、时光缺失以及劫持记忆相比，一头死牛不会那么激动人心。农民们倒是会对牛稀奇古怪的死去感到疑惑，可是他们都农活繁多，没有时间去仔细思索他们的家畜为何死去、怎样死去。再说，像对 UFO 的研究一样，考虑太多很可能被别人耻笑或者被认为是思想怪异，还是把死因归咎于野兽或狗容易些，从而忽视了一些异常的迹象。

所以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在美国科罗拉多的一连串家畜奇异死亡事件被公开报道后，动物尸体残毁的现象才引起人们注意。其实早在 18 世纪就有大量的报告，但是都是孤立的事件，一般被人们忽视。后来一匹叫做“女士”的只有 3 岁的阿巴伦撒母马身上发生了怪事。“女士”属于伯利·内利·刘易斯夫妇，由内利的哥哥哈瑞·金饲养。哈瑞在科罗拉多南部圣路易斯峡谷的阿拉莫撒附近有个牧场。这匹马高大、健壮，牧场的草质也极为优良，而哈瑞对四处游荡的猛兽却一无所知。所以，1967 年 9 月 9 日他在房外不远处发现“女士”的尸体时极为震惊。当时母马头部的皮肉已被削光。脑、脊髓、心、肺、甲状腺也都不翼而飞。同样令人困惑的是，尸体周围没有血迹，附近也没有车轮的印迹。头颅骨已变成白色，干干净净，好像在科罗拉多的毒日下晒了多日似的，可是剩下的肉还没有腐烂。此外，就在两天前，哈瑞还见到活蹦乱跳的“女士”。

引起哈瑞以及第二天赶来的妹妹、妹夫注意的是，剖开“女士”颈部及胸膛的手法干净利落。内利·刘易斯还留意到一股奇怪的药味，她将之比作香薰味。

哈瑞叫来的园林巡警同样迷惑不解。他们发现死马附近有 15 个圆形凹痕；离它 14 米远处的土里有 8 个洞，排列出周长约为 1 米的环形。每个洞直径为 10 厘米，深度也是 10 厘米。经仪器探测，圆形凹痕周围存在核辐射，而“女士”的蹄印在距尸体 30 米处已经消失。

登沃的病理学家约翰·阿特殊勒博士当时就在这个地区，他因为读到关于天空中出现奇异光芒的报道，于是就想亲眼看一看。整个夏天，奇异的光芒不断出现，在附近的小山涧高速飞行。“女士”死去的那天晚上，哈瑞的一位邻居看见几个小型物体掠过马死亡的那处草场，他把那东西称为“喷气式飞机”。此外，哈瑞 87 岁的母亲也说那天夜里有什么东西飞过牧场。阿特殊勒博士碰巧遇到了调查此事的巡警。他们得知他是病理学家后，就邀他前来查看马尸。博士已经为此行中所见之事大感震惊。他曾在夜间外出，清楚地看到 3 个明亮的光碟在低于桑格热·得·克里斯托山顶的半空移动。那一带没有公路，因而可以排除是车灯的可能性。那光似乎越来越大，向他靠近，然后突然急速上升。

他检查“女士”时，已是它死后的第 10 天，他发现的事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直到多年后电视纪录片制作人琳达·莫尔顿·豪调查日益增多的动物残毁事件时，阿特殊勒博士才同意言及从前。琳达如今是我的好朋友。当时她涉入此事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只把它当做一项工作，从未想过会与外星人有什么关系。此前，她获得表彰的工作都是与环境问题有关。听到动物死尸被残毁、奇怪的光团在空中移动以及此后当地出现的不带标识的飞行器或直升机后，她猜测，动物残毁也许是政府秘密调查项目的一部分，可能是为了控制当局不愿公诸于世的核泄露或突发的毒物泄露导致的污染。她充其量是想揭露政府避人耳目的掩饰。

随着调查的进行，她愈来愈意识到发生了更为戏剧化的事件，不过也确实涉及到高层的掩盖手段。1980年她的记录片《奇异的收获》在全美播放，并赢得了颇受推崇的美国电视奖项“爱米奖”。这个片子也让许多人着迷。此后，有关残毁现象的报告越来越多。

“女士”的死曾引发媒体报道的狂潮。因此琳达调查了这一事件。作为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她找到了阿特殊勒博士，此时他在科罗拉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担任医学（血液学）及病理学临床副教授。在琳达《外星人的收获》一书中引述过他的叙述：

“我靠近它，看见切口从颈部直至胸腔底部，切面垂直干净，切口边缘呈暗色，似乎肉被切开后用外科烙器烙合过。从切口处皮肤发硬的外缘来看，烙器好像是现在的激光。”

“我从发硬的暗色边缘取出组织切片，然后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细胞组织变色受损，与灼烧引起的变化相似。”

“最奇怪的是没有血迹。我做过几百例解剖手术，剖开身体时不可能滴血不流。但是那匹马身上或地上都没有血迹，哪儿都没血，这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其次，我记得马的胸腔内没有器官，切开胸腔的神秘人物取走了马的心、肺和甲状腺，中隔腔内空空如也，干燥无血，怎么可能取出心脏却避免流血呢？”

“女士”死时，激光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实验阶段。

激光应用于兽医手术的最早记载——“女士”身上激光应用的明显痕迹不算在内——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

20世纪60年代的后几年以及整个70年代中，有关动物残毁的报告越来越多，其中有一些共同特征：

1. 没有血迹。有时颈静脉上出现穿孔，血液似乎从此处被抽干，这一过程中动物可能仍有知觉。一般而言，这会致使心血管系

统的全面损毁，但是这些案例中，动物的心血管系统却完好无损。

2. 复杂难懂的解剖技术。躯体上的刀口 ——器官从此处被取出——干净利落、位置准确。

3. 先进的手术器具。切面干净 刀口被缝合或者烙合 没有血迹。有骨部位未出现骨头裂碎的痕迹。

4. 体内某处器官被取出。多数情况下是脑、直肠、以及生殖器官。

5. 有时 有迹象显示 动物被注射了镇静剂。

6. 偶然情况下，残毁发生地点存在核辐射。

7. 通常没有混乱痕迹，甚至在死尸附近也没有动物自己的蹄迹。

8. 有些情况中，动物腿部或背部骨折，好像从高空坠落地面。

9. 残毁事件经常发生在夜间 期间附近地区有 UFO 出现。

10. 残毁事件后出现严密遮蔽的直升机或不带标识的飞机。同一区域经常停有白色的大型货车，也许是用来运送直升机。

尽管当局竭力把残毁事件解释成食肉动物的野性，但是美国的一些牧场主们本能地相信，这是有组织的、怪诞的破坏者所为，于是组成了武装巡逻队在夜间巡视，保护牲畜免受不明来客的侵袭。

为了平息事态，科罗拉多调查局局长于 1975 年发表声明，把 95% 的牛的死因归咎于自然界的食肉动物。少数尸体被运走进行实验分析 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死尸被锐器剖开 调查局解释说把这个数目只占全部死亡牧畜的一小部分，不能作为结论的依据。

堪萨斯州的一名地方长官评论道：“要把动物剖开 就不可能不把它弄得乱七八糟。”科罗拉多调查局正在努力低调处理层出

不穷的残毁事件。他们把一些动物尸体的残骸拿到实验室检测，检测的结果显示死亡是猎食动物造成的。那里的一名地方长官被激怒了，他用尖刀从死牛身上割下一块肉，果然不出他所料，检测报告说是食肉动物所为。对此，他只好说他可能搞错了。

1975年至1977年间，美国的22个州共报告了超过1500例的动物残毁事件。就算有一些是自然界的捕食动物所为（明显属于这种情况的不包含在统计数字中），还有一些出自故意滋事者、魔鬼崇拜者和其他各种诡异人物的恶行，这个数字仍然足以让人警醒。

1979年，终于就此召开了一届会议，组织者是新墨西哥州的参议员哈瑞森·史密特，他是美国最近的一位在月球行走过的宇航员。他召集来损失牲畜的牧场主、资深兽医，并邀请了执法部门人士，包括联邦调查局的有关人员。

会议并非完全成功——会议时间仅有一天，牧场主和政府官员各成一派，争执不休。官方人员坚持说没有什么不祥之事发生，但至少有位执法官员曾收集到大量关于残毁情况的记录，但未呈交给大会。后来他承认这并非是他的选择，换言之，是上级要他保持缄默。但是，大会确实要求联邦调查局总监这项调查，并将全国的各种资料存入电脑。FBI的前任特工完成了一份报告，此人曾持怀疑态度出席大会，所以1年后，他上交了自己的调查结果：“根本没有可靠证据表明残毁是由技术高超的个人借助精确器具完成的。”

他的混账报告差不多是毫不切题。随着人们听到越来越多的残毁事件，其中的细节层层涌现。琳达的记录片具有开创性，随后，其他严肃认真的研究者开始涉入此事，她与大家一起继续工作，发现了大量证据，表明实施残毁的是某类智慧生命，他们的医学技术

远远领先我们第一位查验‘女士’尸体的病理学家约翰·阿特殊勒博士应琳达之邀，检查了取自几具被残毁死尸的组织他发现许多动物皮肉上的刀口是用炽热器具切开的，因而刀口边处的血液被‘蒸烤’至凝固。但是他也称在某些情况中，刀口边缘经过“塑化”变硬，不像我们今天使用的激光类型（如果使用了激光，那么所需能量的强度要求残毁地点有小型的激光发射器）。有些时候，刀法精确，但是没有使用炽热器具的迹象。

同样，有充足证据表明，美国政府操纵着事态，因此出事地区有规律地出现直升机、飞机以及大货车。特别调查局空军处的特工直率地告知琳达，她的记录片已触怒了“部分华盛顿人士，他们不希望公众把动物残毁与 UFO 联系起来。”

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我也卷入了对动物残毁现象的调查。显而易见，UFO 与外星人活动之间有不容置疑的某种联系，而我自然想查明更多真相。我知道英国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报告，但其数量无法与美国和加拿大相比。不过我也怀疑有的残毁事件未被上报，或者即使上报，也只是限于当地警察局的档案之中，未做全国范围的统计。对警察们来说，一匹马或一头牛的死尸被毁自然是芝麻小事，只有把它们联系起来看，每件才会有意义。

事实很快证明我是正确的。以前我也收到过一些有关动物伤残方面的报告，我对动物残毁的兴趣一传扬出去，报告就开始稳定地源源而至，数目从未有所减少，但其中明显可以辨别出属于其他原因的必须被剔除在外，这种情况至少占 10%。向我提供照片并报告情况的农民、兽医以及野生动物专家都能够辨别自然界中捕食动物留下的撕裂痕迹和齿印。虽说有些残毁确凿无疑出自故意滋事。他们以在动物身上施虐为乐，然而他们的残忍行为还是可以辨认并剔除出去的。首先，随意而为的故意滋事者很少能实施高超

的兽医手术，而动物死尸上的残毁技艺会使兽医和病理学家们叹为观止。

美国的事例亦有众多相似之处。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报告中有一些相同的细节。比如我收集的许多野生动物照片上 颅骨前面都有一个神秘的洞。死去的獾、狐、鹿、刺猬等等一般都未送去尸检，所以残毁现象的蔓延极少为人注意——大部分遇到头部带洞的野生动物尸体的人们会认为那是枪射出的。但这些洞与弹孔是不一样的 做尸检时我们找不到弹痕。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发现通过这个洞孔，脑组织以及脊髓被取出。

开始收集证据后不久 我还意识到 与作为首要抽取目标的性器官和主要体内器官一样 被残毁动物的直肠也被截取。通常好像是用某种特殊器具干净利落地截去整段直肠。至于为何动物尸体的这部分会引起他们的兴趣，我无从知晓。特别奇怪的是怪异的“捕食者”通常对消化系统毫无兴趣。我的发现与国际上的调查结果互相印证。

从我听说的数百例事件中，还不可能得出任何统计方面的结论（只要是感兴趣的调查者都递送报告给我 因此报告来自四面八方），但是可以做出一些清晰而一般性的结论：

1. 雌性动物残毁事件多于雄性 比率大约为 3:1。

- 2 大型动物与小动物的被残毁情况不同。牛马之类体型大的动物最受关注 因而其残毁情况被视作典型 直肠被抽空 大块皮肉被取走 整个头部或部分被剥去皮毛 只剩颅骨 滴血未失。

比鹿小比鼠大的小型动物的头前部出现孔洞，位于眼睛上方，脑组织从此处被抽出。而器官被取去的情况 诸如生殖器、舌、耳、蹄之类，在不同体型大小的动物身上都会发生。

3. 残毁事件一连串地发生。或者是同一地区连续几星期内出

现单个动物被残毁的情况，或者是几具动物死尸一起出现，这种情况更惹人注意。这些动物经常是不可能自然聚集成群的，比如獾、绵羊和狐狸在同一地点死去。这使得捕食动物所为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少，人为破坏的观点也变得不合情理。

残毁现象中让我特别感兴趣的一点是群体残毁，多具动物死尸被同时发现时，身上都有神秘而非自然的伤。有时死亡皆发生在夜间的同一地点；有时是同一地区发生一连串残毁事件，时间相差几天或者几星期。

我听说在 1991 年 3 月 韦斯特罗斯·金罗奇维地区的一个苏格兰小村子里发生一桩这样的事情。羊蹊蹊古怪地死去，一贯迷信的村民中流言四起。有的绘声绘色地谈起吸血鬼，有的说是神出鬼没的怪兽。我注意到此事缘于一位调查者寄来了一份复印的《周日邮报》其中有篇标题为《吸血怪兽在游荡》的文章 讲到一头野兽威慑遥远的苏格兰高地上的村庄：“夜间侵袭的野兽已杀死 9 只绵羊 耳下有处穿孔。发现死尸时 农场主们从 8 千米外请来一名兽医。”

据文章所称，兽医说此前从未见到类似情形，并确证说他本以为穿孔是子弹造成的。两名当地居民报告，雪地里发现巨大的猫科动物的蹄印 宽 6 厘米。一位农场主认为，穿孔可能是没牙咬不动肉的老狐狸为活命而吸血造成的，但是，在报纸上登了请来的兽医的原话：“我们无法相信，动物能造成这种伤口，并把血液彻底吸干。”

那位调查者询问了那几位兽医，他们再次证实，那些怪异的伤口以及血液被非常专业地抽干，并且地上不落血迹的情形让他们迷惑。在残毁现场没有挣扎搏斗痕迹，也没有车轮印迹（不过也许由于地面较硬 无法留下轮印）

苏格兰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也如坠迷雾，一位发言人讲道：“我们不清楚绵羊的死因，或者说不知道什么动物能造成此种伤害。”

他们没有解释死因，不过我倒是听说，有人把有穿孔伤势的死绵羊归罪于貂这种动物于 1921 年被引进英国，因其昂贵的皮毛而得以人工饲养。其中跑掉了几只，并沿着河堤安家繁殖，以鼯鼠、鱼类和野兔为食。在一期野生动物特别节目中，受人尊敬的博物学家大卫·阿顿鲍罗提到几十头绵羊死尸上的穿孔乃貂所为。这期电视节目未曾解释羊的头顶为何有钻出的洞，也未说明比田鼠大不了多少的貂如何把绵羊翻倒在地，然后死死按住，吮干它的血液。电视节目还讲述到，貂能够于在一个晚游向 5 千米外的小岛，弄死 129 只燕鸥，鸟头不翼而飞。至于貂为何只是弄走鸟头，电视节目略过不谈。不过从此以后，无头死鸟成批出现，归属查尔斯王子的锡利群岛的鸟类禁猎区内情况尤其突出：180 只鸥鸟魂归天国，头部无处可寻。和从前一样，无法就此做出合理的自然性解释。自然界的捕食动物用尖角利齿攻击猎物，但不可能干净利落地截掉头部，却对剩余肉身不感兴趣。

苏格兰绵羊神秘死去的几个月后，约克郡北部的卡特威尔又有 45 只绵羊于夜里毙命田间。死羊倒还完整，只是都堆积在一堵高墙边。有人解释说，绵羊在惊恐中跳跃高墙后一个压一个，气短而死；而追赶羊群使之跳墙的祸首则是只凶狗。

在我看来这种说法荒谬之及。如果说绵羊跃墙后受伤难以挣脱，那可以解释最下面的羊可能窒息而死，可是上面的羊呢？这说不通。被凶狗追逐的说法也不合理。狗会盯住一只羊而死死追逐，至多一次追两只。追羊时，它经常是咬住羊的后部，用力撕扯，直至把羊扑倒在地。狗一次追不了一群羊。何况羊身上也没有狗咬过的伤口。把羊逼人死角，堆成一堆后，狗为何不继续攻击呢

我和当地一些居民聊过此事，他们同意我的看法。还没听说过狗这么大规模地追逐过羊群，还使其死亡。此外，他们对每只羊身上都没有伤痕感到疑惑。不幸的是，由于当是无人想出其他可能的解释，未曾对羊进行尸检。更早几年的时候，在同一地区，400只绵羊在夜间从土地上消失，有人把罪责归结到偷牛贼身上，却未考虑到要运走这么多的羊得有足够大的车子，还得好些人参与，吵闹熙攘的声音也不会小，几乎不可能不惊动当地居民。田地里又没有车辙，也没有追查到哪只羊的踪迹。

1991至1992年间的冬季，我听说奥克尼群岛出现蹊跷的动物死尸残毁现象。这回倒楣的是海豹。短短一段时间内，那一带的海滩上发现30多具无头海豹。动物保护组织的官员，当地兽医和警察如坠迷雾。苏格兰防止虐杀动物协会的检查人员马克·林奇说道：

“我们困惑不解。此前我从未碰到此类情况。对其中一具死海豹的尸检表明，头部几乎是通过手术程序取走的，而这一手术的实施者必定有把锋利的刀。头不是被砍下的，也没有锯齿状的边缘，可以排除鲨鱼或肉食鲸之类的捕食者。”

“没有显示海豹因何死亡的迹象，从尸体可以看出它们一切正常。或许我这话不对，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是场大屠杀。由于杀手无迹可寻，我们也无能为力。”

为保护海岛上海豹而设立的慈善组织奥克尼海豹解救协会对奇怪的死因同样一无所知，一位发言人说：

“令人困惑的是，在一处人们往往知悉发生何事的小地方，却没有谁能提供一条线索……可能是渔夫们为了保护鱼弄死了这些海豹，不过为何除去头部呢？这不合常理。”

我与当地的警察长官取得联系，他告诉我，警察一般不涉足此

类案件 但是由于当时情况特殊 他们被召去帮忙 他解释道 保守人士、兽医和警察之间有不同见解。部分人认为海豹被发现的地方即是死亡之地，另外的人认为它们在海中送命，随后被冲上岸来。

哪种说法都缺乏证据。要是在海滩上被杀 为啥没有血迹 尸体周围的沙滩上也没有痕迹 如果海中毙命 又怎么会齐刷刷被冲上岸来——哪种动物是只吃海豹的头呢？

我询问了对海豹进行尸检的兽医，她说：

“我们猜不出什么东西弄死了海豹 但不管是什么 他（它）一定懂得海豹解剖 刀法准确利落 直入脊椎 却不伤及骨头 滴血未失 似是印证了在海中被杀之说 要是死在发现时的海滩上 却没有血迹可寻。”

海豹死去几星期后，大批海鸟在奥克尼和舍得兰群岛的海滩上死亡 头部同样被除去。我们因此疑心 是否存在某种不为人所知的自然生物 嗜食猎物的头部 在这种情况下 显示出在动物王国中极少发现的差别。或者存在另一种食肉动物 它杀死猎物不是为了填饱肚子 而是痴迷于某类动物的某个部位的解剖 如果事实如此 那么我们要对付的就是并非人类的猎食动物。海豹死去的那段时间 奥克尼群岛上的居民报告说到天空中的奇怪光芒 与多数美国残毁事件的景象一致。

我不是说 也从没有说过 这些事件皆是外星人所为。由于它们受到公众关注 所以发现多起故意滋事者对动物的侵扰。其中一些发生在马身上 但尸体残毁的特征清楚地表明 这是门外汉的笨拙手段 永远无法与外星人残毁的手术技艺相提并论。勿需经过医学专业训练即可看出其间的差别。

1990年夏，出现大量关于庄稼圆圈的报道。玉米地发现怪异 精确且往往极为复杂的图形 对周围庄稼没有任何损害 不仅出现

了真正的神秘圆圈，而且为了争论，恶作剧者制造出自己的版本，而新闻记者的摄像机则成群地追逐形势的发展。1990年7月30日星期四活动集中到了威尔特郡。两名庄稼地圆圈的研究人员早早出门，希望找到一处新的怪圈。上午7点15分他们惊恐地遇到了一具被残毁的死马，那地方离著名的白马土地纪念碑不远。

据他们描述，那是头高大的白色骏马，左侧倒地生殖器官被取走，左耳也被割去，但是地上只有一小滩血，像10便士硬币大小离马尸有1米多远。两位研究者向我叙述道，他们在恐惧中可以看出马死得“孤单而极度痛苦”。然而尽管显然可以得出结论，马在半塌的篱笆上受了伤可篱笆上却没有血迹或乱伤的肌肤。

马在此2小时前送了命因为尸体还没僵直而口角的白沫仍然湿润所以本该有许多潮湿或是干凝了的血迹。而出行更早的另一位庄稼地怪圈研究者听到孩子般的叫声，在发现死马前的1小时从发现死马的山谷中传出。在短短时间内马尸上的器官已被取走了。

这个故事的某些情节不像典型的残毁事件。比方说如果叫声是马死前的嘶鸣，而鼓凸的眼球如研究者猜测的那样表明马死得“极度痛苦”那么这就不符合一般模式——从未听到叫声——。而且动物死前似乎被注射了镇静剂或是麻醉剂。还有虽说血迹也近似于无但血液没有被吸干伤势看起来也不像是手术所为。对于这匹马人们产生了种种疑问警察刚开始矢口否认发生过此事但后来承认马死于“自然原因”。流言四起不久就有人说看到地面上的UFO外星人走下来实施了杀戮这种流言随后受人耻笑称其荒谬愚蠢。

我感觉这是故意滋事者为了模仿一起残毁事件的残暴行为。离白马纪念碑这么近，附近刚好有电视台的人，这一切令人生疑。

不过，做这桩事必定早有准备，装备良好。可能警方不想提醒没有头脑的傻瓜来模仿这一行径，因而对此事极力轻描淡写。他们已经在处理大学生和军校学员夜间出游，毁坏农田，以制造假圆圈的案件。

虽然我不支持这些庄稼怪圈的恶作剧者，但是我能理解，夜间偷偷溜出来在玉米地上弄出奇异的数学符号愚弄专家会给百无聊赖的年轻人带来一些乐趣我无法理解的是，有人会拿毁坏动物尸体开玩笑，只是为了赢得极其短暂的不知名的风光而杀死一匹漂亮的骏马。不论何人做出这等事情，以及其他我所知的残毁事件，实在是卑劣下流。

但是抛开恶作剧，仍有许多可待调查的真实情况。1993到1994年间，许多人拨通我的电话，报告发现被残毁的动物，范围从苏格兰东南海岸到惠特比、斯卡巴勒、布里德林顿、格里姆斯比直至英格兰的东北海岸。受害的动物包括牛、羊、鹿、狐和獾。在涉及牛的事件中，直肠被截取，身体上的各部位被取走，包括舌、脑、乳房以及体内器官。而在体型小的动物身上，则发现前额上出现整洁的洞孔，脑浆和脊柱从这儿被全部取出。每个出事地点都没有血迹，而从比10便士硬币还要小的洞孔取出大脑和脊柱所要求的极高超的手术技艺，远远超出人力所及。

向我提供消息的是我在这地区的一个熟人我不能吐露他的姓名，因为他有时在当地的农场工作，与森林管理委员会有点关系，还认识一些农场主，过去我用“雪松”来指代他，这儿不妨沿用。

损失牲畜的农场主向农渔粮食部门上报了牲畜非自然死亡的情况，政府派来一些调查人员，但是从从未有人对农场主们做出解释，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官方人士对影响他们生计的问

题也没有带来有用的信息事实上，农场主们发现这些人物太碍事，所以也就不再报告牲畜神秘死亡的事件了。雪松从朋友那儿听说，被残毁的小型动物被送往德波特，在那里它们被密封在塑料容器内 随后被运往国外 遗憾的是 他不知是送往何处。

为了保护牲畜，农场主们下决定要把这件事查清楚 他们在发生多例残毁事件的斯卡巴勒和惠特比间的一块田地日夜监守。他们租来红外线摄影机，地里一有动静就会自动拍摄。还安装了探测仪，可以记录下比羊高的动物的任何活动，而不会被地里羊的活动触发。一队农场主于夜间手持猎枪，在田地近旁的空地上守候，摄影机闪烁了 3 次 但农场主们却未看到或听到什么动静。然而第二天早晨，他们又找到一只受害的羊羔，离他们的守望点只有几米远。田地的另一边还有两只，夜间羊群中没有骚动，这次的残毁依然如手术般的精确，毫无血迹，羊的额上都有小而干净的洞孔，直肠被截去，底片洗过后，照片上一片黑暗，只是中心有小片白云。

羊的主人安排了一次私人的死羊解剖，由一所大学的兽医实施。尸检报告说明，羊羔颅骨上有个直径约 1 厘米的洞 脑浆和脊髓从此处被手法娴熟地取出。根据长达 40 页的病理学报告 动物体内存在高度的核辐射 血液的 DNA 脱氧核糖核酸 结构异常

在调查来自东北地区的报告时，我从不同渠道听说那一地区的天空出现奇怪光团。1993 年 11 月 两名年轻女子出外散步 走近菲林代尔斯预警站时看到 3 架 UFO 低低地从她们近旁飞过。中间那架是雪茄形，另两架则像碟形。她们说看到大型的雪茄状飞行物突然失控，坠毁在菲林代尔斯环形防线内的国防部区域。在此期间，另两架稍小的飞行物极快地逼近她们，然后猛然停下，悬在她俩上方。她们说还看到了几个小矮人爬出了悬浮物体，她们吓得魂不守舍，转身就跑，向遇到的国家公园巡警报告了所见之事，后来

又告诉了我的朋友雪松。

此事过后，两位女士心神不安，还搬了家。因为她们认为有人在监视她们。一个说她差点被 3 个乘坐黑色大轿车的男人绑架，幸好她的朋友们在附近等她，才得以脱险。另一位干脆失踪，后来在法国现身，却已丧失记忆。朋友们把她接回家，照料她的生活。雪松以前碰到的公园巡警也不知去向，雪松给他家打电话，他也不在家里。

雪松听那两位女士诉说了 UFO 坠毁后，立即和另外几个人前往坠毁地点的附近查看，发现菲林代尔斯的环形篱墙似乎有身着迷彩服的军方人员在守卫。通过望远镜，他们可以看到在那架雪茄形飞行器撞击地面的地方有一个大型金属物体，四周围着几个身穿连体衣服头戴面罩的人，好像手握管子，向那物体喷射气雾。

雪松和我讲了这件事后，我驱车与他会面，然后共同去那地方查看。在多勒比森林，两个男人拦住我们的去路，他俩开着一辆没有车牌的四轮驱动车，年纪有三十八九岁，留着短短的军队发型，穿的却是公园巡警的某种户外便装。他们颇为唐突，问我们要去哪儿，做什么，我们说是迷了路，我留意其中一个记下了我俩的身份证号码，随后他们把我俩带到最近的公路，并告诉我们不该呆在森林里。那时我不想为此大做文章，森林是面向公众开放的，我们绝对有权利进入。

过后不久，雪松的家两次被人闯入，带走了有关坠毁的照片和文字记录。第一次他正跟我通话，电话中传来响亮的拍门声，我本能地留心听那边的动静，听见有人要他开门，因为没有搜查证，所以雪松拒绝他们进入。他们说，雪松手头的记录违犯了《政府机密法案》因而无须搜查证，而后开始猛烈地推门，雪松说要赶快通知他的律师，不得不挂断电话。

雪松家里安装了报警系统，尽管如此，他的房子还是再次被盗，丢失了更多的文件和照片。偷窃者对电视机、录像机和照相机等通常的被盗物品视而不见，这证实他们不仅是在搜寻某些资料，而且无意假扮成偶然行窃的一般小偷。这既是对资料的盗取，也是对雪松的一次警告。

这一地区继续发生残毁事件。1997年2月，道尔贝森林中一处空地上发现7只野兔，以及狐、獾、鹿、绵羊各1只，死在不比一般家庭客厅大的一块地方。每个动物的前额上都有一个洞。直肠被截空，小块的正方形的皮肤被干净地割去。

接下来的1个月里，雪松被再次卷入一连串奇怪事件。他的一位朋友是废金属经销商，一天夜里从拉文斯堡开车回家，取道冷清的惠特比公路，他觉察到后面有辆熄灭车前灯的车在向他靠近。那车飞速驶来，阴森森的，于是经销商把车开到路边，给它让路。那车开得很慢，看不清是哪种车型。他继续驱车前行，忽然，他遇到一些动物死尸，还微微发热，好像刚死不久，就堆放在路中央。有一头驴，两头鹿和一只狐狸。后来他说这些动物前额都有一处干净的洞。

雪松的这位朋友大惑不解，但是作为典型的乡村居民，他把一头鹿搬上车，好享用鹿肉的美味。他还不得不把驴拖到一边，然后才能继续上路。他知道雪松对动物保护兴趣甚浓，于是直接开车到雪松那儿，一五一十讲述了他的见闻。雪松给车里的鹿检查完伤口后又拍了些照片，后来雪松和我讲到，前额上洞孔的边缘曾有血迹，不过很快就干了。拍摄第1张和第3张照片的这段时间，血迹已完全消失不见，露出了头颅的白骨。

因为雪松本人那天晚上有一个定好的约会，所以把照相机交给他的朋友，要他回去把路上的那些动物尸体拍下来，直到午夜，

这位朋友仍未带着相机返回，雪松很担心，于是赶去他家，他已上床睡觉了。他拍了些照片，但是他说等他回到那地方，狐的尸体的皮肉已被剥去只剩白骨，而其他动物的尸体还完好无损他同意起身与雪松再去那地方看看，就在他们两人查看动物死尸时，一辆出租车在旁边停下，司机提醒他们要小心行事 那晚的早些时候 他看到几个身穿一件套衣服的人聚集在那些死尸周围，那些人说道动物死尸受核污染。而后那司机开车离去。

雪松和他的经销商朋友又拍了些照片，然后驱车穿过旷野，没有发现其他异常现象，在他们返回的路上，快走到那些动物的死处时，发现路被两名士兵封锁，不准他们通行，他们只好绕路而行雪松警告他的朋友别享用那鹿肉，但是那位废金属经销商不准备浪费这份意外的好礼物，到目前为止，似乎未有什么不良后果。

9个月后 即 1997年12月，在菲林代尔斯附近的田里发现5只被残毁的死牛，乳房被割去。情况上报后的一二个小时内，农渔粮食部门的人员赶到出事地点，处理了尸体。

此类报告源源不断地到我的手中，不过并非每份都如此详尽，以下是其中几例。

1994年10月，在北爱尔兰纽里的森林附近发现1头被残毁的死牛。直肠被截取，乳房以精确的外科手段割取，下巴及脸部的皮肉被全部剥去，露出颅部的白骨，然而没有任何血迹。地上没有挣扎搏斗的痕迹，也未曾发现任何猎兽或捕猎人的印迹。

1995年10月，在泰尔塞的一处农场内发现一头纯种泽西乳牛的直肠被截取 右眼失踪 尾巴被割去 面部有几处伤口 而它的血似乎全被吸空，但是地上仍无血迹或者猎杀者留下的痕迹。牛的尸体在被发现后30分钟即被转移。放牛人是个普通的工人，当局另外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离出事地点远远的，还要他不对任何人

提及此事。死因据称是野狗的恶行，但是如果他对人提起此事，那就不能再留他在农场干活了。放牛人从自己的经验推断不像是野狗所为。要是真的这么回事儿，还那么神秘干吗？农场主们经常联合一致去保护牲畜免受四处游荡的野狗侵扰。碰到这类情况，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四邻存在此种危害，放牧人亲眼看见一辆拖着棚车的四轮驱动的汽车把死牛拉走，两辆车都不是农场里的。我的调查人员在泽西追查过这些车辆，但是毫无结果。

正如我以前认识到的，残毁事件一旦受到官方注意，事件的处理就显得快速而且有条不紊。如果这头牛死于野狗的暴行或疾病的摧残，那它绝不会如此机密而迅捷地被带走。

1995年5月，英格兰东北部的远足越野者遇到一次大残杀，绵羊、羊羔以及獾的尸体四处横陈，农场主清理现场后，发现共有17只绵羊和5只獾被杀死，每只前额都有孔洞，直肠被截取。

1996年4月，据一份日报报导，在康沃尔郡的拉那斯科特·米尼斯的一处马房中发现一头越南种的肥猪头被割去，一只前腿失踪。由此我想起另一件类似的事。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辛科动物园的沙袋鼠和几只外国鸟的头被割走。每只动物被杀的地方都没有血迹。沙袋鼠的尸体被移过几处它难以越过的高高的篱笆，出现在45米远的围场中。自然界的食肉动物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想到这件事，我请康沃尔郡的一位朋友进一步调查死猪事件。

我的朋友与马房的主人取得了联系，女主人说全家人都为宠物的死而心烦意乱。小猪通常和猪妈妈睡在马房里，出事的那天晚上门是关着的，但没上锁。半夜，马房后面的山坡上，在一所破旧机器房那儿出现了奇怪光芒。她的丈夫出门查看，走到那时，他明显感到有人在拍他肩膀，转过身去却什么也没有发现，也没有可能会是灌丛或树木的碰擦。光团也无影无踪。第2天早晨，马房门被

整个从合页处拉脱，小猪不见了仔细查看马房，没有发现血迹和挣扎的痕迹。后来小猪尸体在 1 千米外被找到 没有头 少了一条腿，依然没有发现血迹警方推断小猪在别处被杀，尸体被抛在这里。警方说可能是狗干的 但女主人告诉我们的调查员 头和腿‘像是被屠夫切去的那般干脆。”

人们给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打了电话，安排了一次尸检。死尸被送往特鲁罗附近的一家官方兽医机构，但我的调查员和女主人想拿到尸检结果的请求被拒绝了。那里工作的员工一再重复，残毁乃野狗所为。如果真的这般简单，为何不公布尸检报告呢？为何还要进行尸检？一般说来，对野狗的偷袭，他们自然不会如此大费周折。

失去小猪的这家人十分伤心， 3 年前他们的一匹马也被弄死并被残毁。那马已怀了马驹 而产道被割开 胚胎被取了出来。马鬃和马尾的毛也没有了。更令人迷惑的是，与母马呆在一起的褐色马一夜之间变得浑身雪白。此事发生在 1992 年 7 月，其间这一地区有一连串的动物被杀或失踪，包括鸡、羊和宠物。罪责又置于野狗或狐狸身上。同一月，在威尔特郡的一块庄稼地旁发现一匹被残毁的死马。

在发现猪被残毁的那段日子里，我不断收到来自康沃尔郡的关于 UFO 的报告。就在猪死的那天 也就是 4 月 18 日夜里 有位男士的车停在普雷毛斯的一座小山旁。他坐在车中，看到头顶有个银球闪烁着，并以惊人的速度在空中飞移。

我随后收到来自英格兰西南部的一连串 UFO 报告。从 UFO 着陆的目击者那儿我获悉在 UFO 出现的那个地区，第二天所有怀孕的绵羊都流产了。

1996 年夏，遥远的达特莫村的村民们对他们在 3 个月里丢失

了 18 只猫感到惊愕不已。显而易见，大批家猫同时失踪并非初次发生。有人说 猫被活体解剖者偷偷抓走了。也有人说 猫被人抓去剥了皮毛，或被做成了动物食品。显然猫不是被食肉动物猎走的，因为既没有血迹，也没有骨头。但是最终找到一只没有头的死猫，死猫的几根肋骨被十净娴熟地取出

我的文件中还有几宗猫大批失踪的事例。 1994 年在康沃尔郡 大批猫失踪。一位失主报告说 她幸存的猫都病了 还变成了“奇怪的蓝、绿色” 1998 年在伦敦 警方接到报案 说有 18 只猫失踪 其中一只猫的死尸被找到时 头被割去。警方排除了通常小偷窃猫的可能性。

有意思的是 几年前 加拿大的一个女学生报告了她被劫持的经历。她说 在飞行器内看到的每样东西都是半透明的 好像没有完全显形，惟独一只家猫例外。她问外星人怎么会有一只猫在那儿 外星人告诉她 他们在“种”它 最终会把它送回去。我们知道，有时家猫能长成大型猫科动物的幼兽大小，大约是普通猫的 3 倍。

1997 年，威尔士的一位农场主报告说，他的牲畜中有几头牛被残毁。一天晚上 他听到屋外有响声 他警觉地走出屋子 看到 30 米外约 1 米高的灌木丛中有双又红又亮的眼睛。他吓坏了，那双眼睛正在死死地盯着他。不知为什么 他觉得那东西跟他的牛死有关。然而从眼睛上看不出那是什么动物。几秒钟后 那双眼睛就消失不见了。农场主过了好一会儿才安下神来 回到牛群那儿 可以想到，这段时间内又有几头牛惨遭毒手。

我的文件中有这些死牛的照片。死牛的牙还在牙床上 但腿全断了，好像从高处跌落下来。牛尸上有个直径不足 8 厘米的小洞，一些大的内脏从中被取出。眼睛、耳朵和舌头被手法娴熟地割走。

此外 牛尸周围有白色粉末 不过从照片上很难看清。见到粉末的人说是磷火。科学家取样分析 从化学成分来看 如果用外行的话说 那么最简单的描述是 这是人的尸体被火化后留下的一种混合物。这一化学分析在大学的实验室里进行 我拥有全部资料 但答应不透露这位科学家的姓名。

和其他遭受损失的人一样，这位农场主不愿向当局报告牛群损失的情况。他说对他最重要的是维持生计 让官方的科学家和军方的调查员团团围绕在他农场里是不可想象的。在他自己看来 牛无疑不是被食肉动物弄死的 也不是哪个人寻衅滋事。他和大多数农场主一样是个实用主义者 既然明白自己无能为力 政府也强不到哪儿去 那他只好乞求安安生生地过日子。他乐意与我的研究员们合作 但不想闹得人尽皆知 也不愿有人打扰他的生活。

从威尔士还传来一些绵羊被残毁的报告，死羊的甲状腺被割取。

1997年4月的一天夜里，在英格兰东海岸附近的一处农场，40头猪神秘死去，每只死猪的前额上都有一个干净的伤口，但没有发现其他伤痕。死猪当天就被埋掉了。

显而易见 人们一般只注意到那些值钱的家畜或宠物。在我的文案里还记载许多野生动物被残毁的事例。未曾记录的恐怕不计其数，因为尸体往往还没被发现就被其他动物叼走或者分解腐烂。也不仅仅是大型或中等大小的动物才会被残毁。在我曾听说过的两个事例中 老鼠成了受害者。1994年 在兰开夏郡的巴诺德威克，一名妇女在自家草坪上发现几只死老鼠，前额上有干净的孔，不太可能是猫所为。

住在肯特郡的雅森·安德鲁斯十几岁时就被劫持。他家里曾发生过许多奇怪的事。有一次 他发现 4只死老鼠在农场的大门旁

直直地排成一排，每只前额上都有干净的圆孔。左眼不见了，直肠被挖出。和其他被残毁情况一样，一只鼠的部分胃没有了，另一只下颚上的肉被剥去，还有一只的爪子被割去。安德鲁斯一家发现农场里的猫也死了，额上也有一个洞。狐、獾之类野生动物的尸体上也带有同样的伤痕。此外，有 3 只喜鹊淹死在大水桶里，而 10 只鼠却飘浮在大水槽中。他们家的牲畜被伤残的情况更严重。牛不明原因地死去。难以解释的是，一些明显怀孕的母牛却不能生产。马也意外死去，其中一匹死马在早晨被发现时，死相平和，没受痛苦，但身上却有一块皮整齐地被割去，仿佛外科手术般的精确干净。皮下的肉也被取走一块，伤口周围没有流血，兽医被叫来后也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割皮的手法如此娴熟，况且没有血迹。死马的平和状态使他断言，它被注射了镇静剂和烈性的局部麻醉剂。

我本人对残毁现象的研究集中在英国，但是还收到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送来的许多报告。瑞典的让·奥夫一直在研究这种现象并收集数据，他和我一样不知疲倦。他的一篇研究报告在《UFO》上发表，他对动物残毁事件的调查可回溯至 1977 年。那时在人烟稀少地区的一处牧场上有大批牛马死去并被残毁。在整个七八十年代中，越来越多的残毁事件被上报，一般是直肠和生殖器官被切走。兽医也承认残毁手法的高超在医学史上前所未见。让·奥夫深入研究了 1988 年 ~ 1991 年间发生的 132 件事例，其中包括对家兔的杀戮和残毁，因为动物的血液都被吸干，所以排除了人为破坏的可能性。

他在一起残毁事例中发现，一个农场主饲养了 100 头猪，在一夜之间就死了 50 头，死猪所受的残毁很典型，但也带有不常见的三角形伤痕（20 世纪 70 年代被残毁的马身上曾出现过同样伤痕），值得注意的是，猪被杀戮时一声不哼，这些猪平时一有动静就

惊恐骚动 这回却安安静静。

在让·奥夫的调查中最让人如坠迷雾的是在瑞典皇室过去的打猎围场，著名的汉尼伯格荒原发现的一只死鹿。如今汉尼伯格荒原成为许多野生动物的天然栖居地。在1988年8月那头麋鹿死去的那个夜晚，这一地区有十几个人报告说天空出现奇怪光芒。麋鹿与威尔士的牛一样四条腿全都断了，而身上却没有弹孔或其他穿孔。腿断得位置全都一样。兽医的报告说，好像腿骨从髋骨以下被炸开似的。麋鹿被发现时仰天倒地，四腿分开。惟一合理的结论可能是它被拎起后摔下，冲力同时折断四条腿的同一地方。死鹿的周围有蹄印，但是四条腿都断了又怎么可能走动呢？看来天空中盘旋的奇怪灯光可能是外星飞船，外星人把鹿带上飞船，然后或许是意识到这并非他们所需，于是扔了下来或者是进行过各种检查后丢弃。

在波多黎哥，许多人因为怪兽丘帕卡布若而胆战心惊。它四处游荡，残害动物。在一个迷信盛行的国度，这不过是最近的一个颇富传说色彩的故事。但是来到我手中的报告有一点让我着迷。丘帕卡布若在西班牙语中是“山羊吸血鬼”的意思，而丘帕卡布若杀死动物的显著特征是吸干所有的血液。怪兽杀死各种不同的动物，从家畜到野兽，从牛马到鸡猫。由于这个词已从南美传到西班牙裔人口众多的北美，怪兽丘帕卡布若的存在受到许多人的嘲弄。怪兽或许是种传说，然而它留下残毁却是真实的。严肃认真的调查者们已证实了这点。

驻巴黎的一位调查员最近送来一份案例。1998年2月，在不到3星期的时间内，从海边小镇阿格达至西班牙边境之间的朗格多克——鲁西荣海滩沿岸，陆续发现20多头海豚。它们的喉部都不偏不倚地出现15厘米的伤口，刀法准确，不可能是捕食动物所

为也非疾病的恶果。没有在网中挣扎的迹象 因而由拖网渔船造成的意外死亡或死在渔民手中的可能性也被排除。有种解释说 美国海军训练它们监视海域动静 待其完成使命后 颈部的信号装置由无线电引爆。

每次遇到证据确凿可以汇报当局的残毁事件时 我都上报。许多时候 农场主们同意我们拍照 在得知我们不将此事汇报给农渔粮食部门时他们也乐意向我们描述他们看到的情景。农渔粮食部门的官员乐意将死亡归结到食肉动物身上以平息事态。但是 农场主们愿意讲真话。

尤其是初次遇到残毁事件时。他们自然而然地相信，官方人士、皇家兽医学院或国家农场主协会的人员能对此做出解释 说明他们的牲畜为何会遭受残毁。

然而我接近这些专家时 却总是被告知 他们没有关于家畜或野生动物受奇怪残毁的记录。我写信给农渔粮食部门、国家农场主协会以及皇家学院 得到的回复全都一样：“我们未曾获悉此类情况。”但是我以个人名义汇报了部分事件时 我才知道他们对许多事件的真相并非一无所知。国家农场主协会的保险项目因为投保人的马、牛、羊的非正常死亡赔偿给保户几千英镑。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也都涉入了对残毁事件的调查，众多的“官方”证人——执法官员、政府部门代表——或者改变证词或者突然发现无证据可呈交。其中一部分私下里承认受到压力 他们得到建议 为了工作和薪水着想 应该少趟这个混水 换句话说，上层精心筹划了一场掩盖行为。

在英国是否也是如此 我能肯定 是的 否则 为何专业人士选择忽略那么多难以解释的死亡现象 态度冷漠得惊人 残毁事件层出不穷 应该受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调查研究。在家畜和野生动物

中的这种大规模的死亡现象一定有其原因，这有力地表明权威机构对所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只是不想让大家知道罢了。

美国档案制作者琳达·莫尔顿豪威对动物伤残现象有广泛的兴趣，也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她于 1997 年 8 月前来拜访。我们相互比较了记录材料她看了我保存在文档中的许多照片，我们对双方大部分结论表示赞同。

人们无论何时在报上刊登有关动物伤残现象的报道，权威机构通常会提供出二类犯人 破坏他人财产者或怪异的撒旦信徒。由于这二类人不可能拥有先进的激光技术或是高明的外科医生，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并不是凶手。那些被入咒骂的破坏他人财产者和怪异的撒旦信徒们却从来没有被抓获过。要是他们在肢解动物 那么愤怒的农民们为什么没有抓住他们或向他们开枪呢？他们不仅外科医术高明，而且来无踪去无影。我处理过很多宗动物伤残案，但我所听说的被告发者却从未干过野蛮的暴行。这些“夜间手术者”从未被抓获。

无论我们对动物伤残现象有多么恐惧，我们都得考虑到或许还会有其他更为可怕的事。

第七章 源自天空的死亡

据报道 英国每年约有 25 万人失踪。绝大部分人都是自己离家出走的。他们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妻子、父母或者无法容忍的家庭。作为一名警察 我深知失踪给家庭带来的痛苦。但和大部分与公众直接接触过的警察一样，我对这些案例逐渐有种本能的反应。有时 我很清楚失踪者的行为同他们的性格完全不相符 而且也没有迹象表明是由家庭不和导致其离家出走。警察对所有的人员失踪案件进行了调查 但这些案件却无论如何也查不出头绪。我们拼命地查找 核查他们银行的收支状况 向目击者询问。但是 令人悲伤的是 我们所查到的只不过是一桩桩罪案的证据而已。在我 25 年的工作生涯中，有好几次都是如此。这些谋杀案件处理起来很棘手，而其中的受害者只是碰巧出现在案发现场。

有时我们也一无所获 既找不到尸体 也找不到罪证 也找不到任何可以说明是失踪者自己离家出走的证据，失踪者就像消失在黑洞中一般无影无踪。因为还有许多案例亟待处理 警方也只得把这些案件搁置一旁。其家人对失踪也无可奈何。我对他们深表同情 因为假如案件破了 那怕情况再糟糕 也远比音信全无要好得多。

当然 情况也不完全是这样。有时我们找到尸体时 尸体已重度腐化而无法辨认。尽管我们使用了一切先进的技术来加以确认——做 DNA 鉴定 查找牙齿记录等——除非人员失踪记录情况与

尸体一致 否则警方也弄不清他们到底是谁。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里 有些家庭对孩子弃之不管 孩子在大城市的街头流浪、乞讨、勉强度日 或是吸毒、卖淫 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只有人们去关心、同情他们 这些不幸的事才会从我们身边消失。

这些失踪案以及那些无法辨认的尸体只是我们警方调查的一小部分 但是这类情况的确存在 有些是由于案子未侦破造成的 随着我看到的动物伤残及死亡现象的增多 我越来越感到疑惑 这些外星掠杀者是不是在低等动物身上进行可怕的实验呢？他们也许还没有用人来做实验吧 我们知道 外星人对人类劫持的目的往往带有医学性质。劫持者好像是在观测人类身体发展的某些方面。我们也知道 他们从人类身上采取肌肉组织作为样品。我们常常看到被劫持者的肌肉上留有灼痕。尽管性质骇人 可劫持者却无恶意。受害者往往是完好无损回归到原处。我说这些主要是为了安慰被劫持者及其家庭。我向他们讲明并且可以担保 他们醒来时会平安无事地躺在原处。当然 也可能出现一二个小小的差错——如 内衣被扔在外头、醒来时发现自己是在屋外 而不是在屋内。但我自信我能让他们放下心来。

随着对外星人了解的增多，我越发相信我们要对付的入侵者不只是一种。如果说‘灰人’其身体瘦小 长着大脑袋和黑色杏仁眼睛 那么他们的同伴‘北欧人’就更具有人类的特点。我想 我们最终能和他们和谐共存。现在还不完全了解他们在我们生活和生存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人类已完全意识到他们并无恶意。

在我们的星系中存在着数以亿计的星星，在这个宇宙中又有数以亿计的星系，而在这个宇宙之外又可能存在着数以亿计的宇宙，那么认为人类是惟一存在着的智慧生命这种想法不是很愚蠢吗？认为只有一种外星生命有能力到达地球这种想法不是很天真

吗 心灵感应告知我 地球上存在着多种外星生命 我也收存有其他方面的证据。我有一种感觉 所有一切表明 是多种外星人把人类劫持到飞船上去，不仅局限于那类只对地球生命感兴趣的外星人。劫持者要是想了解动物的身体构成 他们肯定会把它们带上飞船，就像把人类带上飞船一样。对此我深信不疑，只是无法从牛、马、狗等动物的口中得知它们在夜间所见到的怪异的灯光和它们的失时感

因此 伤残行为是由另一类外星人实施的。他们更为凶残。假如他们残害动物做医学实验 那么他们对人类肯定也会如此。得出这种结论的研究者并非只有我一人 其他人也意识到了这一切 主要是在美国 其他国家也有。

目前，我们所获得的有关人类伤残的证据与所获得的有关动物伤残的证据相比相差甚远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证明这一点。最明显的一点便是 与动物的死亡相比 人类不愿意把死亡原因归咎于超自然的力量 其二 如果人类对动物的神秘死亡都加以掩饰的话 那么对人类的伤残现象又会如何呢 如果签订国际协议的目的是将 UFO 和外星人保密，不让公众知道，那么任何由外星人引起的死亡现象都将被严格保密，起码要伪装到让公众能接受的地步。

此外 还有其他确切的证据。20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空军上将乔纳森·路艾提曾在白沙实验基地服役。该实验基地位于新墨西哥 地势偏僻 是美国测试最新技术的场所。如今流传着许多有关白沙基地外星人的故事 这里主要对捕获的外星飞船进行测试 进行“技术还原”计划。通过这个计划 科学家将研究出这种先进技术的工作原理。当然 和其他秘密基地一样 也常有报道说 白沙基地上空有 UFO 活动

有一次，这位上将和另一位高级军官受命在导弹射程内查找导弹的残骸，他们乘军车走了好几千米，而后下车在沙漠上找寻。为了能更快地查找更多地方 他们分头行动。突然那位军官听到从上将那边传来了尖叫声 他朝声音跑去 到达沙丘顶时 发现有架圆盘状飞船正在低空盘旋。飞船下伸出的长长的触角把这位上将紧紧地缠着 拖入飞船内 而后高速驰去。那位军官浑身颤抖着回到基地。当他述说所见到的情形时 没有人相信他。他也因被怀疑谋杀而被捕。3 天后 在 30 千米远处找到了路艾提上将残缺不全的尸体。此次人体器官切除得极为精确 带有临床性质。被切除的器官有 生殖器、直肠和眼睛。最独特的是尸体里没有了血 但心血管却未萎缩，那位军官也被无罪释放。

在对越战争中也传来过诸多怪异的故事。最离奇的莫过于 1989 年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 UFO 会议上 一位美国退役军人讲述的故事。60 年代末 他在越南担任摄影师 受命前往调查一架 B-52 轰炸机坠毁事件。当他被空降在轰炸机坠落的丛林里时，他第一眼就吃惊地发现那架飞机完好无损 并没有坠毁的迹象。飞机好像是被空降安置于此。然而机舱内却惨遭劫难。4 位飞行员仍被扣在座椅上 尸体已残缺不全 和我们见到的动物伤残现象一样 伤口处洁净无血。在对飞机及驾驶员进行调查和拍摄后 调查小组受命把这架飞机和驾驶员焚烧掉。

我也接到过类似的报告，但不能完全证实。1979 年 有两个打猎者在爱达荷州的一个偏僻地带发现了一具裸体男尸，其生殖器和嘴唇已被切除，身上还有几处医疗留下的伤口。该尸体光着脚，脚和腿上没有任何伤痕。他若是赤脚穿越荒野，应该会留下伤痕。可是 周围没有动物和人的痕迹 也不可能是用车运来的。随后警方在几千米外发现了这位男士的用品。

我的几位美国好友也开始对残缺不全的不明尸体进行深入仔细的调查，同时他们也对全国大量的失踪案进行调查。

唐·艾克是一位与我非常要好的美国研究者：我俩都是退役警察，都以老本行从事调查研究。唐与一位警官接触以获取联邦调查局拥有的全国犯罪数据库。凡是与伤残有关的、解释不了的人员死亡事件，唐都向他询问。其范围涉及美国西北部 5 个州 时间跨度 20 余年。他期望获取大量信息，然而他的朋友却打电话告诉他说根本就没有与这类标准相符的死亡事件。而且，他的朋友也受到警告说只有被授权才能进一步调查。尽管如此，他作为一名法官，在任何时候都有权进入数据库。根本就没有与伤残有关的，或者解释不了的死亡事件。这个答复显然意在欺骗唐。那时，在那片区域，发生了一连串的青年妇女被残害的事件。官方总是说受害者是由性虐待狂者所致，然而这些死亡事件却与所说的标准相一致，其细节之处应该能在计算机中找到。换句话说，整个事件被封锁了。

唐从其他渠道获取信息也是如此。他得到一位驻在佛罗里达的药物代理商的帮助，不过，这位代理商也碰了一鼻子灰。他打电话告诉唐说“要是你知道其利害关系的话”最好还是远离这个话题。唐仍在深入调查这些事，并发现政府对它们的掩饰远远胜过对动物伤残的掩饰。

在英国，最让人感到离奇的案例是柴弋蒙特·阿丹斯基的案例。他是一位矿工，二战期间作为战犯从荷兰来到英国。他和妻子住在丁弋里 靠近里兹 过着宁静、快乐的生活。只是阿丹斯基的身体不太好。1980 年 6 月 7 日 他们去里兹购物 到家时阿丹斯基想起家里的土豆已经吃光了，57 岁的阿丹斯基便去路边 60 米一个拐角处购买。4 天后，他的尸体在距兰开夏 50 千米开外的托德摩

登——煤矿顶部的洞中被人发现。他在托德摩登没有任何亲朋好友 在他失踪的 4 天时间也没有人见到过他的身影

更为离奇的是 在他的后脑、头皮、颈部直至胸骨处都有烧伤的痕迹 是一种腐蚀性物质所致 法医也无法鉴定。后脑处也似乎曾被剃去头发 后颈处有一处开放的水平状伤口 很深 但并非是其死因。他身处矿顶 却没有攀登的痕迹。他的手、膝上有几处小小的擦痕 除了原先就有胸腔病变可以导致心脏停止跳动外 找不到其死亡的确切原因 根据病理学家艾伦·爱德华兹博士的分析 从阿丹斯基的面部表情来看，他似乎死于惊吓。

他当时身穿夹克衫 而衬衫却不见了。他的钱包也不见了 若是小偷所致的话 那么他口袋中的 5 块钱还在又是怎么回事呢？据他的妻子说 他身上只有那么几块钱。尸体除了背部有煤痕外 其他部位都很洁净。

那天早些时候 当地有位男子在那个地方遛狗 他肯定当时并没有发现尸体。

詹姆斯·特勃尔在西约克郡担任验尸官，是个头脑清醒的人，我在警察局任职期间 曾多次和他一道检验过尸体。他试图解开阿丹斯基死亡之谜。为了让警方能进行广泛的调查 他推迟调查此案达 1 年之久，并呼吁那些在阿丹斯基失踪期间目睹过他的人勇敢地站出来 结果也没有人出来作证

“ 这是我在担任验尸官 12 年来所调查过的最为离奇的死亡事件 ”特勃尔说道。

尸体被发现时 第一个到达现场的是艾伦·戈德费莱警官。戈德费莱警官和另一位同事一起驾车在托德摩登一带巡逻。突然到电话说 在煤场发现了一具尸体。而就在几小时前他们还在注视天空出现的怪异的灯光。另有报告说，当时在那个地带出现了

UFO。

这位验尸官在验尸后说：“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验尸官，我得以事实为依据。不幸的是，我们未能找到其死因。我认为其原因或许并没有那么复杂。”

“不过，我也承认那种法医鉴定不了的造成阿丹斯基烧伤的腐蚀性物质或许与 UFO 说法有关。”

阿丹斯基的尸体被运回波兰埋葬。他死时，我还在警察局任职。在私下里我详尽地加以调查就像在工作时一样。我向戈德费莱警官及其他涉案人员详细地谈及此事。戈德费莱说，在调查此事后不久，就有两位男子光顾警察局，让他别四处张扬。他只知道他们代表着权威机构，他们不是普通的公众。

我的结论是：要是其死因就那么简单的话，那么在向公众做出呼吁后，在阿丹斯基失踪的 4 天期间见到过他的人将会勇敢地站出来。他在去商店买土豆的途中不会那么莫名其妙地失踪吧！我认为阿丹斯基的事与以下三方面有关：（1）外星人劫持过程中出了差错；（2）是医疗试验致死的；（3）是一具被外星人抛弃的尸体。

有趣的是，阿丹斯基的姓同当代另一位劫持受害者乔治·阿丹斯基的姓一样。乔治于 1953 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他与外星人遭遇的书，不过这种巧合并无多大关联，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阿丹斯基这个姓在波兰极为普遍，尽管比不上史密斯，但与多德相比肯定要多得多。

同动物伤残现象一样，人类伤残现象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其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巴西。那是一组从警察局档案处获得的有关人类伤残的照片。这些看起来骇人的照片足以让人相信各国政府似乎都联合起来对这类事件加以封杀，但是并非所有的政府都会像美、英政府一样世故。幸运的是在与 UFO 相关的死亡及伤残的研究领

域中，这些来自巴西的照片就是从公共领域获取的

1988年9月29日在巴西瓜诺皮然达水库附近发现一具残缺不全的男尸。在对这具尸体进行拍摄后，一位名叫塞格奥·鲁宾斯的技术员把这些照片的复制品给了他的外甥戈斯·鲁宾斯的医生。他认为从医学角度而言，戈斯会对这些尸体的残缺方式感兴趣。鲁宾斯医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些照片的重要性，便把它们给一位朋友看。因为他知道他的朋友思卡纳西翁·萨帕塔·加西亚对UFO感兴趣。她立即看出这些伤口与她所见到过的动物伤残伤口之间有着相似之处

当她向警方了解更多情况时，调查组长昆卡医生惊奇地打开了文档：这对最初的调查者来说，对我们所有将这类事情公之于众的人来说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事。文档中记载着最为原始的尸体检验报告，那是几位法庭病理学家做的，他们先对伤残现象一无所知。

其中有许多值得注意之处：

1. 尽管受害者已被致残 48到 72 小时 但没有被动物咬过或腐烂的迹象，这一点与意料的 - 致。
2. 无味。
3. 伤口出血量极少。
4. 双唇及脸部肌肉被切除。
5. 眼、耳、舌被切除。
6. 肩、臂头、肚及肛门上有整齐的圆孔 直径是 1.5 厘米。组织和肌肉被抽出，圆孔非子弹所致。
7. 胸腔中的主要器官被切除。
8. 肚脐和肠被切除。
9. 阴囊 而非阴茎被切除，阴毛尽失。

10. 直肠被切除

11. 尽管死者残遭蹂躏，但尸体既无蜷缩也无挣扎之迹。

思卡纳西翁·加西亚的档案中存有 7 张复制的照片。尽管受害者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但鉴于对其家人的尊敬，我们未加披露其详细身份。

首次出版这些照片时，它们在严肃的 UFO 研究者中引起轩然大波。当然，要使政府公开有关人类伤残状况，单靠这 7 张拍自巴西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对于我们当中那些了解情况的人来说，它们却是重要的证据。要是有政府雇员在场，假如他们愿意冒着推动工作的风险，把那些类似的材料揭露出来，那么我的工作会更加容易。

然而，正如下一章所见，有些人士却冒着失去职业的风险，打来电话 与我取得联系 表示愿意透露有关 UFO 的情况

第八章 致命的接触

我所获悉的 UFO 现象以及手头的报告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飞行员和空勤人员。不过当考虑到他们注视天空的时间比常人得多时，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要是天空出现奇怪物体，你只要寻找便可以发现。对于和我一样严肃的 UFO 研究者而言，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和空勤人员的报告很有价值，非常可靠。他们是受过训练的观测者，不太会犯那些平常的普通人常犯的错误。

比如说 陨星痕、流星、行星、卫星、蒸汽痕、飞机灯、气象气球、晶体云层、激光反射灯光，这些都会被普通公众当做 UFO 而向我汇报。我往往要耗费几个小时向气象部门、机场等地打电话核实，得到的解释却很平常。而飞行员或空勤人员向我讲述时，我深信他们对天空出现的灯光和大气现象了如指掌，不至于上当受骗，也明白他们是排除了各种普通解释后才给我打电话的。

大部分人向我提供消息时都不透露姓名，特别是受雇于大型航空公司或服役于英国皇家空军的人。大多数航空公司都明白报告 UFO 现象会招致嘲讽，而个人这样做则会引来老板的反对。在内部会议上，许多飞行员承认自己在空中看到异乎寻常的不明物体，也乐意接受它们来自地球之外的解释，然而在公开场合，他们会否认这点。

当英国皇家空军或别国空军的飞行员也许已察觉他们受命紧

急起飞是去追寻奇怪的飞行器时。当雷达感测到难以解释的物体时，自然会被怀疑，因为可能是来者不善。多年来，诸多消息从官方掩饰下不胫而走。据说，官方常命令飞机去查找不明飞行器，它们通常在雷达屏幕上一瞬而过，飞机只好无功而返。飞行员返回后，常常讲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但却无法证实。

近来，一位可靠的消息提供者带来位朋友，两人都是飞行员，前者效忠于英国皇家空军，后者服务于比利时。他们向我述说了1992年在比利时列日镇人们目睹的景象。当时，比利时政府不断收到报告，在黄昏时分空中出现黑色三角形的大型物体，三个角处都闪着灯光。几架F-16飞机屡次紧急起飞奉命拦截，该飞行员是其中一员。他和另一架飞机的雷达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是UFO，它几乎是静止的，速度低到每小时50至100米，飞行高度为1500米。这位飞行员形容它“几乎是非常轻松自在地悬浮着。”

但当他和同事不断接近，距它30千米处时，它猛然加速，以8倍至10倍的音速，一下子上升到18000~21000米的高度，一切在瞬间完成。我们在雷达视屏上看得到它，但无法追上。事情就是如此，而后我们返回。”

飞行员说他清楚地感到它是由智慧生命操纵的：“其实它明白周围发生的事情。它呆在那儿等着我们靠近，然后说句‘OK’就行了。我觉得，那晚它是在戏弄我们。”

在我收到的众多报告中，这个报告很典型。其本身无法令人信服，却给一位清醒而老练的飞行员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具有悲剧意味的是，有时飞机与此类飞行物距离过近，飞行员就会受到威胁，于是这些不速之客拥有的先进技术就意味着该飞机及其飞行员不得不被毁灭，一旦飞机坠毁或神秘失踪，“飞行员错误”便成为堂而皇之的理由。尽管悲剧会发生，但老道的职业飞行员根本就不

会犯常识性的错误而导致飞机失事“飞行员的愚蠢和实际上可避免的错误招致他的死亡。”当飞行员代表国家去追逐不明敌人而英勇牺牲时，这种说法伤害了他的家人、朋友、同事以及周围的人，这不公正。

本章涉及的两个重要案例都与受过训练、技术娴熟的飞行员在受命追逐 UFO 时蹊跷死亡有关

电话是从海上打来的，声音带美国腔，听起来年纪较大。他说要告诉我一件事，此事与 UFO 研究史上一个古老而典型的发生在 1948 年美国空军飞行员托马斯·曼特尔神秘死亡的事件有关。

虽然我对旧案例心醉神迷，但一般认为它们已被彻底调查过，而我的时间应该更有效地用在对新近事件的调查上。我对曼特尔事件有所了解，和看过此案例的其他人一样，明白曼特尔上尉的死有些蹊跷。而美国军方一直对此加以掩饰。在这个电话中，有人不仅能证实官方的掩饰，而且在出事那天，他还亲临了坠毁现场并与随后而来的神秘调查者做过一番交谈。打电话的人名叫吉姆·杜斯拉，是前美国空军上校，原服役于坠毁处附近的一个小型空军基地。他曾负责安排曼特尔上尉追踪不明物体。1993 年春吉姆给我打电话时已年过七旬，但身体硬朗。他读过我写的一些东西，希望在有生之年留下点什么。遗憾的是，1996 年 10 月他与世长辞。不过在 3 年半的时间中，我俩曾多次交谈，回忆曼特尔事件。吉姆为人非常直率、坦诚。他对 UFO 没有特别的兴趣，要是有的话，可能多年前就卷入纷争之中了。他只是觉得生命即将结束，所拥有的证据也将随之湮没，感到有责任与世人分享。退役后，他与一位英国女士相识并喜结良缘后，就一直住在英格兰，也正是在妻子去世后，他才开始考虑公开此事的真相。

吉姆的话证实了我们对托马斯·曼特尔死亡原因的猜想。当

UFO

3

UFO

50

•

1948 1

•

1941

.

1961

1970

1 7

上

2.5

1.2

4

3

分钟后，他报告说，发现有个东西，但不知道是什么又过了几分钟，曼特尔说他的高度为 4500 米 为了能看得更清楚 他正在进一步靠近。那是他最后的话

最后，由于日落和云层的关系，那物体越来越模糊不清，吉姆和控制塔中的其中他官员劝气象官开启了可放大三倍的经纬仪，但观测效果并未得到改善，不过他们可以肯定它与地平线 $\pm 185 \sim 195$ 度角 比金星的角度大 6 倍

吉姆推测他和同事注视 UFO 约 4 小时之久，由于小块云层的缘故，它处于模糊中的时间约有 20 分钟傍晚时分，云层越来越弱，最后完全看不见了他们再也没听到曼特尔的声音他们觉得有点奇怪 以为他已返回基地了吉姆在下午五六点回到住处，吃过晚饭就休息了。下午的事虽然有点不寻常，但他想第二天肯定会有合理的解释

晚上 11 点，他已入睡，这时控制塔来电话说他们发现空中还有其他东西，并加以描绘吉姆走到屋外观看他们所说的东西，那是北极星，他从驻扎在哥德曼的领航员洛夫达姆凯上尉那儿得到证实 他觉得这个错误着实好笑 便又回去重续前梦 并猜想 可能是操作员换了班，基地的每个人都听说了下午的事，他们也想显显身手罢了。

大约 24 点到凌晨 1 点间 控制塔又打来电话 这一次 吉姆不愿意离开暖乎乎的被窝去给他们讲上一通天文课，但控制塔操作员坚持说他们看到的東西异乎寻常，无法确认到底为何物。它距地平线很低，吉姆在寓所无法看到，飞机场上也看不到，于是他朝控制塔走去。

那边的确有个东西，同样弄不清大小，因为没有参照物，天太黑了也看不出到底有多远，外面繁星满天，但夜色甚浓。塔中的人

们注视那物体有好一会儿起初，它位于哥德曼的东南方，面朝着北。我见到时，它已移到西面，发出暗橙色光芒，形状有点像雪茄，灯光不曾闪烁，它继续沿弧形向北方移动，而后消失在哥德曼西部高度为 600 米的群峰之后，那个时候我们看得见山顶树木的轮廓。

“它与我们白天见到的物体不同，形状和颜色都相异，但这可能是灯光和能见度的原因，我搞不清楚。”

控制塔同时向距哥德曼 160 千米的怀特派特森空军基地汇报情况而在哥德曼 300 千米以西，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空军基地收听到了这一通报，圣路易斯基地告知哥德曼控制塔，米切尔 B-52 轰炸机飞行中队已向他们汇报发现类似物体 B-52 飞行中队穿梭于厚云层间，常常看不到地面和上空，然而他们却发现了那个物体。报告说它为橙色 速度很慢 但测算不出 B-52 飞行中队询问圣路易斯控制塔这一区域是否有飞机活动，以便解释这种景象 但回答是否定的

吉姆观察那架 UFO 后不久，它又突然消失了虽说他很感兴趣 也还是如释重负 因为他太疲倦了。两度被人打扰了美梦 现在满脑子只是想回去睡觉。不幸的是 事与愿违 凌晨 3 时 又一个电话把他从睡梦中惊醒：已发现曼特尔上尉的飞机在南方 200 千米处坠毁。由于吉姆是飞机事故调查小组的成员，他只好起身前往看到的坠毁场面让他大吃一惊。

“我和几个人驱车而行，坠毁地点距公路不远，但显得极为异常，飞机左侧直入地面 右翼和尾部距飞机约 30 米 ”

“飞机的侧身已被撞平，一翼碎裂而被压在其下，我猜想飞机的上翼即右翼由于受到冲击已经断裂。或许因为距机身近，还有部分相连。升降杆 30 米开外，可能是冲击力造成的，飞机是在冲撞

地面后才散架的。最令人惊讶的是没有迹象能表明飞机在向前俯冲，它似乎是侧身直下的，因为战斗机的机头偏重，从以往的坠毁事件看，常常会引起俯冲现象。

“这次坠毁还有一个不寻常的地方，即飞机本身的毁坏不大。一般情况下，飞机向前俯冲，残骸将散落在方圆 1.5 千米的范围内，而这架飞机除了机翼和尾部外，其余部分都完好无损。飞机虽已碎裂，但似乎是平衡坠落的。“野马”战机驾驶舱宽约 80 厘米，而这架飞机舱宽为 23~30 厘米，但明显未损坏，让人觉得本来就是这样的。把残机抬起时，我们发现其螺旋桨片并未弯曲，飞机是被横着推向地面的，叶片上横向散布着岩石块和泥土，只要存在一丁点儿前冲的动力，飞机都会被撕裂而变得奇形怪状”

“我记得没有看到机舱罩，可能是碎了吧，一般没见过这样的事故。从 6000 米左右的高度坠落，情况不应该是那样的，这怎么也讲不通。一般情况下飞机先是翻滚盘旋，随后机头撞地，碎片四散，然后着火。我还从未见过事故如此严重却没起火；相反，它好像是横着从天而落的。”

飞机落在高耸的树木半拥而成的一处空地上，这也让吉姆迷惑不解，他连一根断枝也未见到，看上去飞机是垂直落下的，即使是滑入的，也会在穿越树丛时挂断树枝，并在地上擦出沟痕。

吉姆赶到现场时，曼特尔上尉的尸体已被抬走，据估计，坠毁发生在头天下午 3 时左右，也就是哥德曼控制塔与“野马”失去联系的那一刻。此消息在 12 个小时后才传到吉姆耳中，这是因为当地司法官起初不知该找谁，消息是通过国家警卫队传到诺克斯堡，然后才传到哥德曼的。坠毁现场没有目击者，所以飞机不寻常的坠落无法得以确证。

吉姆惊奇地发现驾驶舱没有任何血迹。当地警方告诉吉姆说

飞行员的皮肤完好无损，但体内的骨头似乎断折、粉碎他越发糊涂了。接下来的几年中，UFO研究者认为把曼特尔上尉的尸体放在铅封的棺材中埋葬——在该地区通常不这么做——就意味着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但吉姆煞费苦心地向我指出 这只是在转移人们的注意力，由于大多数空难者的尸体都让哀痛的亲朋好友不忍目睹。据吉姆所知 曼特尔上尉的尸体令人惊讶之处 并非身体扭曲变形，而是完好无损。

第2天，另一位来自怀特派特森空军基地的调查员罗丁博士加入到吉姆和他的工作组中。吉姆并不诧异 坠毁的是国家安全警卫队的飞机 因此从法律上讲 调查此事不属于他的工作范围。他也很清楚 要是还有更高级别的调查 显然就不正常了。罗丁博士告诉吉姆他学的是航空工程，并由他来负责他所说的“飞碟计划”。当时——或是以后的几年中——知道这一计划的人并不多，美国政府很快（1974年后半年）成立了一个由空军智囊团组成的调查小组 由他们来调查有关外星人活动的报告 官方称之为“符号计划。”但那些从事调查的人及随后了解其情况的人都称其为“飞碟计划”。吉姆对此从未耳闻 也不知道会有一个官方组织插手此事。

“符号计划”的运作持续到1949年，它对所调查的大部分事件作了公开的解释，认为并非都是超自然现象。然而暗地里的结论是 有许多 UFO 现象超出常理 无法解释。还有许多是人类科技难以企及的，因此肯定源于外星。杰·爱伦·海纳克博士在1948年早期加入“符号计划” 他以前对此完全持怀疑态度 然而在他花了几年时间查看数据后 却不得不相信了。他发现很多可靠的材料无法以常理解释。而当五角大楼意识到“符号计划”已发现的情况值得调查后 就停止了此项计划 而代之以“吝惜计划” 它完全否定

了“符号计划”得出的结论 而最终又被“蓝皮计划”取而代之 这一计划同样否认了 UFO 的存在。

吉姆与罗丁博士共同工作了几天 期间 这位科学家跟他讲述了正进行的研究情况。他说 此时由他负责对 UFO 进行全面调查，

UFO

80

UFO

能告诉我：由于缺氧窒息，他脸色发青，可是从未有人提及这点。”

“再说，像曼特尔这样老道的飞行员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驾驶飞机时我们知道能飞多高，当意识到氧气不足时，我们知道应该下降。缺氧窒息解释不了坠毁的原因，我敢肯定飞机也没出现任何故障，因为曼特尔通过无线电与我们联络时没有说到。”

“最后他们把坠毁归咎于飞行员的过失，归咎于飞机飞得太高。我不相信，但存在这种可能。我也不相信曼特尔是在追逐行星或气球，但同样，也有这种可能。这些可能正好可以作为解释。”

国防部的官方报告中含有一份吉姆·杜斯拉签名的陈述，吉姆说这纯属捏造，陈述的结尾是：“兹证明真实确凿——詹姆斯·艾费·杜斯拉，美国空军。”但那时，吉姆还在美国空军军团服役，尽管4个月前，已经成立了美国空军，但人员还未调动。1948年后半年吉姆服役期满，在此之前他一直呆在空军军团

虽然那晚的事也让吉姆着迷，但那时他很忙，正办理退役，期待着回去继续学业以获取法学学位，而且他也没想到曼特尔之死会招致这么多的争议。没人命令他严守秘密，不过他的上校对他说得清清楚楚，要是公开谈论飞碟，准会招来嘲笑，还会让基地丢脸。

吉姆对此事件的描述得到其他在场人士的佐证。哥德曼野战空军基地指挥官盖伊艾·费希克斯也目睹了那架UFO，并且用望远镜观看有1小时之久。他和吉姆及控制塔内其他工作人员一样，不可能会把行星与UFO混为一谈。理查德蒂·米勒服役于斯科特空军基地，该基地位于伊利诺斯州的贝利威尔。他收听到了哥德曼控制塔与曼特尔之间的无线电通话，还报告说当地有位农民看到飞机在下落时周围伴有耀眼光芒，之后飞机慢慢下落，显得极为异常。

吉姆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于 1996 年 10 月 30 日病逝。他的一生幸福有趣，我庆幸自己能够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帮他记下那段经历。它起初只是看来迷离古怪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对此的思考越来越深刻 漫长而充实的一生自然地落幕 依然令人哀伤 。飞行员托马斯·曼特尔英年早逝 尤其令人扼腕痛惜。他逃过了二战的枪林弹雨 如今却不明不白地死去 而政府却把罪责归咎于他本人的过失！

1993 年，在有趣的电话留言中，我收到了从曼托斯特地区来的许多热线电话。其中有两个人在同一天晚上分别向我描述了一架 UFO 说形状像倒立着的圆锥形的冰淇淋筒 呈铁灰色 但锥口处略带铁锈红色和橙色——同吉姆和哥德曼空军基地其他人见到的一模一样。

1970 年 9 月 8 日 当美国飞行员威廉姆·夏夫拉上尉驾驶的飞机坠入格林斯贝一带的北海之中时，政府同样也把原因归咎于飞行员的过失。记者帕特·奥特详细调查了此事，在一位许诺不透露其姓名的消息提供者的帮助下，我们对此事件的解释更为真实。

美国东海岸一带正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调查纷至沓来的 UFO 报告。我们认为，F94 战斗机的飞行是这一军事行动的一部分。飞行员和公众几乎夜夜报告说空中出现奇怪物体 于是美国政府便执行一项代号为“埃涅伊特行动”的秘密行动来追查那些物体。雷达屏幕上出现许多奇怪的脉冲信号 速度惊人 这让美国国防部警惕万分 他们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夏夫拉上尉的失踪一直是个谜。当地编辑帕特·奥特于 1986 年重查此事时 许多崭新的重要证据浮出水面。飞行专家和作家巴里·霍尔彭尼也正对这一航空奇迹进行调查。他与帕特取得联系 并建议其找出有关此

事的旧剪报。巴里说，证据比以前多了许多。帕特自然急于想知道在他 16 岁时发生的故事。但他刚开始调查，就发现这比意料中要难得多。国防部、美国空军及美国大使馆这几家总是躲躲闪闪，也不帮忙。他意识到巴里的话千真万确，那远远不是一桩简单的飞行员过错案。他断定整个案例一直处于掩饰之中。

2年后，巴里出了一本书，其中他对事情的经过作了概述。帕特特在《格林斯贝晚报》中谈到了自己的研究，重新描述了那人人皆知的夏夫拉上校的最后一次飞行。然而，兴趣十足，意在揭开事情真相的人并非只有他们 2 人，有位男子与帕特取得联系，说他是飞机坠毁调查小组的成员，由于对其调查小组所受的冷遇感到不满，因而几年来一直在私下进行调查，以了解其背景。碰巧的是，当帕特的文章刊登时，这个男子正呆在克利索泊，在夏夫拉的驻地，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宾布鲁克进行追踪调查。他向记者打去电话，说他已经查到了很多情况，将最终公布于众，与大家同享。

帕特价值无比的研究和我的调查，再加上那个男子提供的证据，这一切拼合在一起则足以能解释 1970 年至 1971 年间秋、冬、和春季所发生的事。我们所获得的大部分消息仍未得到证实，在任的英国皇家空军官员和退役的英皇家空军飞行员或许会对其部分地提出质疑。帕特和我都找不到权威人士来加以确证。我们并不怀疑前任英国皇家空军官员所提供的证据。他们提供了另一个画面，但我们认为他们也受到了蒙蔽，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只是想设法获取足够的线索，得到大家默认，让我们对过去 6 个月中所构建的图画充满信心。

1970 年 3 月至 6 月间，国防部、民航机场及英国皇家空军基地不断地接到公众打来的电话，说是在英国东海岸附近和北海上空出现了不明灯光和物体。政府对此十分关注，认为应该采取措

施，于是成立了英美联合行动组。这个行动得到了挪威和冰岛的支持，并命名为埃涅伊特行动（或许是一位受过古典教育的长官命名的）。此行动从1970年9月持续到次年3月，政府当时并未计划把它作为一项长期行动。只是想弄清英国东海岸及其西南海岸上空到底是怎么回事，两处都是重要的军事基地，容易受到空袭。

参与埃涅伊特行动的英国百姓为数不多，其他英籍人士来自英国皇家空军、皇家海军、皇家观察团、皇家信号团、皇家工程处及皇家运输团。全国上下共设立了37个特别观察所。其中大部分设在军事基地，林肯郡有4个（我们在这个区域收集到的信息最多），其他观察所位于靠近东海岸的约克郡、诺福克和萨克福。

每个观察所配备有六七名人员，和白金汉郡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怀恩卡布和威尔特郡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鲁德龙·马诺的指挥中心连接在一起。所收集到的情报被传送到美国俄亥俄州怀特派特森空军基地的一个指挥中心。每个观察所都配备有发电机、通讯设备，新型摄像机和特别的夜间观测器。

9月2日，也就是埃涅伊特行动的第2天，发生了两件引人注目的事。第一件是2架美国空军幻影战斗机奉命从其驻地——位于冰岛的克夫拉维克基地起飞拦截一架UFO。这架UFO正高速从西北海岸向冰岛海岸飞行。当执行拦截任务的飞机距离那架UFO约12千米时，受到地面控制台的警告，说又出现了3架UFO，以同一速度向同一方向飞行。

几秒钟内，机组人员就向地面发出无线电，因为有3架飞船将他们包围在中间，它们形似圆锥，有2架身后似乎尾随着一个玻璃球，第3架后面有5个玻璃球。第4架飞船与众不同，其形如一块大方板，尾部尖细。这4架飞船被一层浅蓝色的薄雾包围着。

飞机与地面控制台失去联系足有2分钟。甚至飞行员与领航

员间也无法联系，飞机上的一切仪器都停止了运转。这时，那 2 个圆锥形飞船和那架大型的方板状飞船突然加速，以惊人的速度离去。第 4 架飞船周围仍伴着玻璃球，以更为沉稳的速度向北飞去。最后，幻影战斗机返回克夫拉维克，那些情况也被载入文档。

稍后 仍在同一天 英皇家空军的 2 架‘闪电’号战斗机奉命从林肯郡格里姆斯比附近的宾布鲁克空军基地起飞拦截北海上空的一架 UFO 但还没来得及见到目标，飞船已高速离去。第 2 天 英皇家空军‘蚊虫’号战斗机的飞行员报告说 在飞越爱尔兰海时——也许他是在飞离位于北威尔士安格尔西岛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时——发现有个圆锥形飞行物尾随其后，飞行员说那个飞行物的尾部似乎跟着一个玻璃球。

5 天后，位于威尔特郡的一位观察所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个长方形飞行物 长约 10 米 闪着亮光 正缓慢地飞越索尔兹伯里平原。在它出现前 电源曾突然中断。值班的下士 丹帕里报告说 当此物飞过时 他发现有位同事被耀眼的蓝色灯光所笼罩。那飞船静静地移动 发出轻微的啪啪声 其高度降至距观察台只有 15 米 而后停住。在其消失前 有两位男子拍下了一组照片。它消失后 电源又恢复了，但同赫尔温格顿总台间的无线电联系仍未恢复。24 小时后 F94 悲剧拉开了序幕。那是 9 月 8 日傍晚 8 时 17 分 这时在谢德兰群岛上，位于萨克沙福特的一位雷达操作员发现了一个不明物体 正以每小时 1000 千米的速度 在 8000 米的高度向西南方向飞行 正穿越位于谢德兰与挪威之间的北海。突然 其速度猛然增至每小时 1500 千米 高度增至 40000 米 转身 30 度 朝正南方向飞去。与往常一样 两架闪电拦截机奉命从敦提附近的北约机场起飞拦截。他们以为是在追踪苏联的一架长距离侦察机 因为正值冷战之际，东方集团国家与西方国家一直在做这种猫和老鼠的游

戏。

但闪电拦截机还没来得及与地面联络，那个飞行物突然转身 180 度，几秒钟内便从荧屏上消失了。这让雷达操作员摸不着头脑，过后经测算，其速度已达到每小时 280 000 千米，那肯定不是苏联的战斗机。闪电拦截机受命在空中飞行、巡视。在接下来的几小时内，那神秘的影像在雷达上又闪现了几次，方向是从北而来，但闪电拦截机还未到达，它就以惊人的速度离去了。两架美国空军 F-4 幻影战斗机从克夫拉维克起飞拦截，凭借先进的雷达系统，他们认为能够锁定那个飞行物，但还未靠近，它便已消失了。

北约的指挥官们如今也忧心忡忡，分别向位于菲林代尔斯英国皇家空军弹道导弹预警系统、位于格陵兰岛的图勒弹道导弹预警站、位于科罗拉多夏延山的北美空防联合司令部，以及位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美国侦查追踪中心发出警报。

当晚 21 时零 5 分，那个飞行物又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21 点 39 分时，它又一次出现，朝西南方向丹麦的北部飞去，其速度降至每小时 2000 千米，高度降到 6000 米。起先的 2 架闪电拦截机受命返回洛依查斯，由另外 4 架接替，其中 2 架来自洛依查斯，另外 2 架来自诺福克郡。与此同时，菲林代尔斯接到消息说，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玛哈的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已命令 B-52 轰炸机升空。此命令只能由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白宫来发布。此刻，几乎可以肯定，此事引起了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重视，他听取了汇报后，做出了决定。

此时，美国空军告知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说他们有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在越南飞行过很长时间，为人可靠，可由他来接替执行搜索任务。这是威廉·夏夫拉上校的第 2 次英格兰之行。他过去在宾布鲁克空军基地驻扎过很长时间，妻子也和他在一起。他受

人喜爱，以娴熟的飞行技术和勇气深受大家尊重。

夏夫拉受命加入搜寻行列。当时宾布鲁克的快速反应待命战斗机正处在备用状态。夏夫拉刚参加飞行训练归来，身上还穿着飞行服正在第5中队的休息室里休息，他接到从高怀卡姆布处打来的电话后就匆忙向跑道奔去。跑道上的2架闪电战斗机正准备起飞。有一架机号为XS894油箱里刚加满油夏夫拉就爬进机舱让正进行飞行前检查的地面空勤人员站到一边。他没按规定发出要求起飞的信号，只是挥挥手，表明自己和飞机一切正常，就匆匆驾机离去。

有一名叫布赖·恩曼的地面空勤员，来自格里姆斯比。他对起飞时候的紧迫性记得清清楚楚，当时他正在给闪电战斗机加油，飞机的马达起动了，差点把加油车的玻璃给震裂了。他还记得夏夫拉上校在发动那架F-94闪电战斗机时并没有理会地面执行官。他起飞的时间是20点零6分。

几年后恩曼在回忆起这件事时说：“起码说他的行为有点过急。”

几分钟后威廉·夏夫拉上校驾驶的闪电战斗机就坠入北海，他的尸体再也没有被找到。夏夫拉上校与斯坦克斯顿·伍德雷达站的通话录音生动地记述了在那几分钟内所发生的事。我们无法从官方途径对这份录音给以确证，但我们相信其来源的可靠性。

夏夫拉：我发现目标。重复一遍，发现目标。完毕。

斯坦克斯顿：能确定飞船的外形吗？

夏夫拉：不能，无法确认，看不清其轮廓，但它发出淡蓝色的光。该死的，这光很刺眼。

斯坦克斯顿：仪器是否正常，94？检查一下罗盘，完毕。

夏夫拉好的，GCI现在我在它旁边距我约180米，它形似

圆锥 天哪 其灯光刺眼 刺痛了我的眼睛 我只能看上几眼。

斯坦克斯顿 离你有多远？

夏夫拉 大约 120 米，它仍处在时钟 3 点这个方位，嗨，等等……还有什么东西 像个大的足球 像玻璃制成的。

斯坦克斯顿：是那个物体的一部分还是独立的呢？完毕。

夏夫拉 不知道。

斯坦克斯顿 能估测一下其速率吗？

夏夫拉 我在下降 正在跟随，……50 不 大约 70……。

斯坦克斯顿：那个球体还在吗？完毕。

夏夫拉 在的。实际上不是连着的……也许是个吸附在圆锥体上的磁体，有一层薄薄的光。它置于那层薄雾中。等等，它在拐弯……，朝我过来……呸……我在逃……一点点……我几乎不能……

斯坦克斯顿 请回答 ,94,F94 你收到了吗 完毕。请回答。

正当地面指挥中心和夏夫拉上校失去联系之际，一位正在追踪闪电战斗机和那个神秘物体的雷达操纵员惊奇地瞧着屏幕。代表飞机及那架 UFO 的 2 个图像正慢慢地融为一体，速度也骤减，最后它们到达了北海上空 1800 米处，那个图像停顿 2 分半钟后，它开始突然加速至每小时 1000 千米 高度升到 2700 米 转向南方朝斯坦克斯顿飞去。几秒钟后，那个单一的图像又分成 2 个 其中 1 个朝南 有点飘忽不定 时速约 1000 千米 高度越来越低 另一个转身 180 度 向西北方向飞去 然后消失殆尽。后来经计算其时段为 32 000 千米。

此刻 沙克尔顿战斗机正在福思湾巡视 而后受命前往弗拉巴勒靠近布里德林顿。这时斯坦克斯顿与夏夫拉又取得了联系。

夏夫拉 :GCI…… 你收到了吗 完毕。

斯坦克斯顿 明白 ,94 声音很大很清楚 ,你的情况怎么样 ?

夏夫拉 :不太好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感到有点头晕见到许多流星。

斯坦克斯顿 :能看见仪器吗 ? 完毕。

夏夫拉 能 不过 嗯罗盘失灵了。

斯坦克斯顿 :F94 请转 43 度 完毕。

夏夫拉 :嗯所有的方向设施都失灵了。

坦克斯顿 :明白 94 ,向右拐。约 90 度。 完毕。

夏夫拉 :我正在向右拐。

斯坦克斯顿 :再拐一点 94 好 高度计正常吗 完毕。

夏夫拉 正常 ,GCI。

斯坦克斯顿 降至 1000 米 完毕。

夏夫拉 明白 ,GCI。

斯坦克斯顿 :燃油状况如何 ,94? 完毕。

夏夫拉 约剩 30% ,GCI。

斯坦克斯顿 :跟我们测算的一样 ,说说发生了什么事 ,94?

夏夫拉 :我不知道 ,它向我靠近我闭上眼我想我准是晕了几秒钟。

斯坦克斯顿 :好 94 请等待。

此时 ,沙克尔顿战斗机已到达弗拉巴勒上空 ,进入了斯坦克斯顿控制台给 F94 导航的区域。

夏夫拉 你听到了吗 ? GCI?

斯坦克斯顿 嗯请不要挂断 ,94。 完毕F94 能看见那架飞机吗 ? 完毕。

夏夫拉 :我能看见。 完毕。

斯坦克斯顿 :没有听见 ,94 重复一遍 你能见到那架飞机吗 ?

完毕。

夏夫拉 我能看见。

斯坦克斯顿：请稍等94 完毕 ,77 完毕。

沙克尔顿 明白 完毕。

斯坦克斯顿 :94 正在降落，你的视野范围大吗？完毕。

沙克尔顿 大 ,GCI 完毕。

斯坦克斯顿 谢谢 ,77。请稍候 ,94 请谨慎降落。完毕。

夏夫拉：我正在降落GCI 完毕。

联系中断了六七分钟

沙克尔顿：他掉下去了GCI 整个飞机都坠入大海 完毕。

斯坦克斯顿：你见到飞行员没有？完毕。

沙克尔顿：没有，我再去找找，仔细地找找，完毕，（2 分钟后）座舱盖漂在海面上……但没看到飞行员 我们需一架直升机，GCI 没见到飞行员 他到底在哪儿？

斯坦克斯顿：你能肯定他不在水中？查查你的 SABRE 的接收情况，完毕（SABRE 是英皇家空军飞行员携带的搜寻和营救信号）

沙克尔顿 没有 SABRE 信号 也没有发现信号灯 筹一下 让我再找找。（2 分钟后）GCI 完毕。

斯坦克斯顿 明白 ,77 完毕。

沙克尔顿：奇怪 ,GCI , 飞机正在快速下降而座舱盖还是盖着的。

斯坦克斯顿：你能肯定飞行员已脱离了飞机吗？

沙克尔顿 他不在飞机里面 我可以肯定 他肯定在水里。

斯坦克斯顿：有求救信号或照明弹吗？完毕。

沙克尔顿 没有 ,GCI 我们再找找 完毕（几分钟后 通话又

开始了)飞机已经沉下去了,GCI 其下沉处有点尾流。还是没有看到飞行员,再说一遍,GCI 我们需一条直升机 完毕。

斯坦克斯顿:一架旋风直升机已从莱肯非尔德启程,你能肯定没看到飞行员吗?完毕。

沙克尔顿:没有,GCI。第 1 次飞过我以为他在松带子,第 2 次飞过,我想他肯定出来了,但为何座舱盖还是关着的呢?完毕。

斯坦克斯顿:我们也这么想,继续巡视77。他肯定出来了,落在某处。

不久,搜寻和营救的直升机到达,开始对这片海域进行系统的搜寻。来自布里德林顿、菲雷和弗拉巴勒的救生船也加入其中。这时,天气逐渐恶劣。搜寻工作持续了一夜,直至天明,但毫无结果,也没有收到飞行员的求救信号。第二天,有报告说在近海 16 千米处发现有照明弹,位于该海域的拖网船罗斯·凯斯泰勒号前去调查 但无果而归。

该飞机坠毁后 1 个月,英国皇家海军舰艇肯德莱斯顿号的潜水员在海床上发现了闪电号战斗机的残骸并报告说夏夫拉上校的尸体还在座舱中。1 个月后 当把飞机拖到水面时 却又没有发现飞行员的尸体。该飞机引人注意之处是其完好无损,座舱盖是关着的。从飞机减速的位置来看 很显然 当飞行员驾机撞击水面时 速度达到了最低限度。

飞机残骸被运往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宾布鲁克,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在正常的情况下,F94 的残骸应该被运往位于费恩巴勒的国防部坠毁调查分支机构。然而,一行来自费恩巴勒的调查人员却前往宾布鲁克。那位透露情况的人是该小组成员之一 对 F94 案例做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他和他的同事们在调查中的所见所

闻激起了他对此项谜案的终生兴趣。他们都希望能对这个在国防部引起轩然大波的坠毁事件进行详尽的调查。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 他们只被允许检查几个小时 还时常受到 5 位专家的监督 其中两人带美国口音。他们发现的情况连他们自己也大吃一惊 机舱中的许多仪器不见了 其中包括罗盘、电压表、备用方位指示仪、备用转向指示仪及机舱右侧的整块辅助报警板。有人向他们保证说 会把仪器还给他们调查 但却没有。这一点严重违犯程序。

飞机散发出一股霉味 这也不足为奇 它沉入北海已有两个月之久。飞机的弹射座椅还在 但似乎出了“故障”。调查小组怀疑它并不是闪电战斗机原先所配备的那个座椅。在对 F94 草率检查后，来自费恩巴勒的调查小组接到通知 他们的调查工作结束了。第二天宾布鲁克基地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诫他们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任何人都不可讨论闪电战斗机的坠毁情况，甚至连家人也不能说。

当我向国防部问起有关夏夫拉上校的情况时，国防部说他们还在对这次坠毁事件进行归类，但此事件与 UFO 无关。我从几位知情者那儿获知，F94 的残骸已被运往美国的克克兰德空军基地。在国防部对此还未确认前 有位发言人说 这有可能 因为这次坠毁牵涉到美国飞行员。

在帕特·奥特的研究——其中包括夏夫拉上校与斯坦克斯顿的对话——见报后，他从 2 位在坠毁当晚驾驶闪电号战斗机的飞行员那儿获知，他们 2 人都认为那次坠毁决不是一次悲惨的意外事故。第 5 中队前指挥官麦克·斯特顿说他认为夏夫拉上校在满天繁星和海面上渔船灯光的反射下迷失了方向，撞上了大海。

他承认弹射座椅还在密封的机舱罩里 但尸体却失踪了 这显

然是个谜 但这与外星人毫无关联。另一前任飞行员佛兹·鲁德也认为 F94 的坠毁是个事故。他说，飞机飞得很慢，在所追踪的目标后摇摆，飞行员计算错误而撞入大海，没有时间来释放救生筏。

我们无法确认这些说法正确与否，但仍有诸多不合常理之处，以致我们不会轻易认为夏夫拉上校的失踪会如此简单他是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甚至我也相信，最优秀的飞行员偶尔也会迷失方向，但这种可能性似乎不会发生在他身上。他为何未经许可而匆忙起飞呢？如果沙克尔顿战斗机的驾驶员见到闪电战斗机飘浮时，他为何不释放救生筏呢？他的紧急信号灯又出了什么故障呢？飞机的残骸为何不运往费恩巴勒呢？调查小组为何受阻，而又受命保持沉默呢？这么多年过后，为何还在对这件事的案宗进行分类呢？

尽管我说过，对于那些匿名的调查小组成员所提供的情况，我们找不到铁证，但仍有其他完全独立的目击者，他们在那晚也目睹了北海上空的 UFO 活动。我寻访了一位在布里德林顿的家庭主妇 她看到天空中 6 个奇怪的形状的物体。我还寻访了一对夫妇及他们的女儿，当时他们正在诺森伯兰的阿尔莫斯海湾沿着海岸遛狗，此处几乎是陆地上距夏夫拉上校坠毁地点最近的地方。他们听到了巨大的轰鸣声，见到了几次耀眼的闪光，还向当地警方报告了情况。

F94 之谜在我们所揭示的埃涅伊特行动中也曾被提到。它是整整 6 个月的行动中发生的最扣人心弦的一件事，但并不是说和其他事件没有关联。在布里斯托海峡上空飞行的英国皇家空军的阿尔格斯号运输机发现过貌似圆锥的 UFO。在加拿大古斯湾附近一架美国空军幻影战斗机也有同样的发现。位于卡纳比和利塞特的观察站报告，在约克郡海岸附近发现了 11 个身后尾随着“玻璃球”的飞行物。林肯郡及沙福克海岸附近也有类似发现。

1970年10月28日由美国空军上校鲍米勒率领的6人小组在林肯郡的英国皇家空军的观察站进行观察时发现天空中出现了一道耀眼的亮光，他们开始以为那是一架从北海方向飞来的飞机。当米勒上校离开小组驻扎的小木屋去60米外的另一房间拿取物品时他发现了那个亮光。当时高度约600米，正在徐徐下降，似乎要着陆。

帕特·奥特收集到的米勒上校的报告中有如下记述：

“我原先以为那是一架飞机。这时，我想起下一架飞机不应该在45分钟后到达。我注视那亮光足足有1分钟，在此期间它迅速下降，我飞快地跑回小屋，向伙伴们提醒说：‘有来客。’”

米勒上校和另5位英国皇家空军的观察员站在小屋外。他们发现那架UFO朝自己飞来。其报告继续道：

“它被蓝色的薄雾包裹着，偶尔闪烁，发出耀眼的光。我向站在那儿目瞪口呆的伙伴们嚷着，让他们快去拿照相机。空气中充满了电荷，撞击着包括照相机在内的所有金属物品，发出噼啪声。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金属气味，就像下了一场雨。那个物体悄无声息。”

“我意识到自己也陷入了蓝色的薄雾，但我们还能看清楚。我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有种头轻脚重，失重的感觉。”

“UFO缓慢地转动着，最后它的侧面对着我们。这时我们看到5个‘玻璃球’，每个直径约60公分。”

米勒上校的报告继续道：

“当那个物体转动时，它那金属般的表面似乎因日久而褪色，显得陈旧，一点也不像科幻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光滑平整。我们没有看到飞船的舷窗，也看不到有生命的迹象。我们站在那儿，这时有个玻璃球朝我们缓缓而来，距我们头顶不到1米。透过玻璃球，可以看到前方的景象，只是有点变形。我一下子疯了，想到把照相机

朝它掷去。而它却好像明白我的心思，悠悠地退了回去我一下害怕极了。不知为何，我老是想起我的妻子，她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切的。”

米勒说当那架 UFO 及玻璃球离开他们朝大海而去时，他们又意识到有蓝色薄雾将它围在中间，而后它突然加速朝东北方向飞去，30 秒钟后它消失得无影无踪。

米勒的报告继续道：

“一下子，大家都喧闹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这时，视野监控处的同事们也跑了过来，显然他们那里也被光顾，有个玻璃球直落在他们窗前，盘旋了整整 1 分钟他们肯定有 6 个玻璃球。”

这类情形又出现了，1971 年初，又发生了一起扣人心弦的事，海军航空部队 1 架海狐号飞机在南威尔士上空飞行时，有 1 架 UFO 高速向它靠近这时，飞机上所有的控制系统都失灵了，过后，飞行员和导航员估计自己被“定”在塞汶河上空足有 2 分钟，稍后有些系统恢复了正常，由于无法同地面进行无线电联系，他们只好在位于格洛斯特郡的英皇家空军基地肯布尔降落。

2 星期后，即 1971 年 1 月 25 日，位于东海沿岸的雷达站屏幕上出现了几个不明物体，其时速为 400~600 千米，高度为 24 000 米。美国空军幻影战斗机受命分别从冰岛、苏格兰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洛伊查尔斯、林肯郡的空军基地宾布鲁克、诺福克的空军基地瓦特提莎姆起飞拦截，并得到胜利号空中加油机及沙克尔顿搜寻营救机的援助。最初的报告说执行拦截的几架战斗机被夹在两组——共 8 架 UFO 之间。战斗机的飞行员再一次报告说他们发现了玻璃球。那些 UFO 在同战斗机竞飞几分钟后以惊人的速度离开了，时速约达到 8000 千米，高度达到 27 000 米，并穿越了英国东西，而后转身 180 度，以时速 2400 千米折回。

还有其他飞机受命拦截，但我们无法得到更多的细节

此次遭遇之后，埃涅伊特行动被终止了。许多观测站也于1970年年底前被关闭。这让我们摸不着头脑，因为此刻出现了如此多玄妙之处，也许是权威机构感到有太多的“普通”人或空军人员知道了太多的情况，其信息会不可避免地被泄露出去。但最后还是被泄露了。然而，多年来，有关此行动的政府文档被百年安全条例封得严严实实，尽管我很乐意从事这方面的调查，但我估计我将很可能一无所获。

要是参与过埃涅伊特行动的航空兵现在愿意站出来作证，那当然是件好事，然而那时，他们也许被告知自己是在参加“战术评估演习”。对多数人而言 那似乎确是那样 但其中有些人确是遭遇了 UFO，我敢肯定他们记得很清楚。

第九章 军事反应

不光飞行员和空勤人员向我提供信息，其他人也给我不少帮助。因为他们职业的缘故，也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签订了《国家机密保密法》。加上他们还时常打来电话提供信息，因此我必须对他们的身份予以保密。这些人知道自己看到的东西非同一般，也认为应该把它们公布于众。有时就连我自己也弄不清他们的真实身份。不过，为了能让我认真对待他们的信息，他们通常很乐意把自身的情况告诉给我。当然，我决不会妥协于他们的需要，而对他们只字不提。由于以上原因，这一章节中有些细节被删除了。

那些看到过神秘物体和灯光的普通公众，借助 UFO 热线向我提供了绝大部分信息。他们的信息很有价值，特别是当我获知同一架 UFO 或大量 UFO 活动在乡村的某个区域呈现出若干种情景时。尽管这些信息有助于构绘一幅外星人与地球相接触的图画（近年来，我已有几千次见闻记录在案），但我对军方人士和政府官员的疏漏之处尤其感兴趣。他们冒着失去职业和养老金的风险打来电话，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话至关重要。这些人意识到外星飞船不仅仅存在于天空，政府和驾驶飞船的智慧生命之间也有联系。

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于 1995 年 2 月接到一位男子的电话，他向我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说 80 年代其间他曾在英国军队担任通讯士官，我通过在军队里的熟人对此进行过核实。他跟我说他是警戒小组中的成员之一。当时没有人告诉他们任务的性

质，但由于他在接收和转播消息，因此他预先知道基地正在等候一次重要的来访。他从信息的性质推断出那东西是从空中而降，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当它来临时，他说：“那是个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

“有个红蓝色的亮点正慢慢穿越天空，飞近时我们才发现它速度相当快，比我见到的任何东西都要快。我们有比“协和”飞机还要快的战斗机，达到 4.5 马赫，但这个东西更快。”他描绘它如何盘旋，然后降落在反坦克范围内。

“那是种特别的降落方式，显然是出了什么故障。接触地面时它一侧有点倾斜，大小与幻影喷气式飞机差不多，表面光滑，呈飞镖状。降落后其周围立即被人用屏幕隔开。我们在屏幕外注视着，这时飞船中的人被转移到等候着的车辆中，把他们送走了。

我问他是怎么知道那些人是外星人，他回答说，“因为我接收到了信息”

向我透露消息的人不愿意在电话中跟我多说。他承诺说他会来见我并把他所知的细节告诉我，但自那以后，他再没有和我联系。当然这有可能是个骗局，但我却有种本能。当我听电话录音时，我敢肯定他是真心实意的。在跟我述说时，他显得特别紧张，还特别强调说要是泄露消息内容，他将违反与军方签订的合同条款的而受到严肃处理，而不仅仅是泄露秘密。我很愿意和他联系以寻求更多的信息，但我同样也尊重他保密的权利。我希望有一天他会来讲述更多的事，也希望他信守诺言，找出那些目睹过现场的士兵。

又一位退役军人与我的调查员取得联系。他是英国精英部队的成员之一，在参加一次演习时，被空降到一个偏僻荒芜的小岛上。他的任务是隐藏躲避以免被俘虏，并要求于次日上午抵达某个报到处。午夜时分，他沿着崎岖不平的道路前行，这时传来了机动

车开近的声音。他认为是同事，也就是“敌人”，便潜入栅栏后。他发现栅栏上挂着警示牌，告诫公众切勿靠近，因为本地埋藏有未被引爆炸弹。他明白那是个军事区域。让他感吃惊的是，当他从树篱下抬起头时，却发现一杆枪管正对着他。

起先他感到非常失望，同事们没有跟踪他就轻而易举地把他俘虏了。但他又立刻意识到这不是演习。逮捕他的士兵是美国人。他被带过乡村到达一座小山处。山坡上的门伪装得真假难辨。进门后，他发现桌后还坐着一个美国人。此人命令逮捕他的士兵把他带上电梯。电梯下行了几层后，进入一个中心地带，可能是个大型的地下基地。他被带入房间，一位美国人和一位善于辞令的英国人盘问他几个小时之久。因为是演习的缘故，他只好道出了姓名、军衔和编号。几小时后，那位英国人走进房间说他已被核准离开，还说他们知道他在参加演习。他就要被释放，但在此之前，他得签署2份文件，保证决不透露秘密，一份是英国政府的文件，另一份是美国军队的。

出来时，他看到走廊上有扇门开着，从中走出一位身着白色外套的男士。他瞥了一眼，发现那个房间类似一个电影院。他被送出了地下室，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该登记报到的地方。尽管他英武刚强，受过严厉的训练，但在描述时仍触目惊心。他所目睹的情景像阴影一般笼罩着他，他不明白那里为什么存在着这样一个秘密基地，因为大部分军事活动对军人都是公开化，起码对某一部分军人来说是公开的。

我还同一位给我提供信息的军人交谈过多次，他是英国的一个快速反应小组的成员，那个快速反应小组成立于撒切尔政府时期，是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总统合作的结果。快速反应小组由军队的精英组成，永远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奔赴 UFO 降落或坠毁地。

点 并配有寻呼机 需要时 随时听候传唤。直升机也随时待命把他们运往坠毁地点。他们的任务是封锁场地 不让公众接触 若有必要 遣散封锁区内的居民。他们通常设置两道警戒圈。一道小圈 范围仅限 UFO 实物 还有一道大圈 范围涵盖周围几百米 目的是把整块区域隔离起来。

他们也往往奔赴动物和人类伤残现场，那种情形使他们震惊和恐惧。他说 他们可以接受战争造成的恐惧 但在和平时期 却无法面对动物和人类身上留下来的那惨不忍睹的伤痕。他们的整个行动处于保密之中，这使他感到自己有义务向公众挑明事情的真相。不幸的是 他首次找到的是一位没有经验的 UFO 热血青年 那位青年偷偷地把对话录了下来，并播放给其他 UFO 研究者听 还在会议上进行讨论。那个年轻人太天真了 几天后 他家中办公室突然失火，所有的材料都被烧毁了。他意识到他已处在危险之中，便找上了我。他声音颤抖 老婆也因极度恐慌离他而去 幸运的是，他俩后来又结合到一起了。他对我说他再也不想调查此事 想把它移交给我。

那位军人也认识到不应该公开谈论此事。我首次找到他时 他对我极为警觉。我只好出示驾照的影印件并证明我曾是位警察他才同意跟我聊聊。他说自己曾和快速反应小组的同事们谈论过我，同事们也都同意让他帮助我 但必须谨慎。他们也都认为公众处于蒙蔽之中。

他们曾横穿欧洲，前往 UFO 的坠毁地点，包括西班牙和德国。他们不能对所见情形作任何记载，但他却拍下了几张伤残照片 在坠毁地点还获取了一块残骸的碎片。在西班牙 坠毁场地的四周散布着几具人的尸体 他们赤身裸体 毛发尽失 残肢断臂。

他们也见到过几种外星人的尸体。最令人恐惧的是一具大的

似爬虫类的尸体 其貌似一条 2 米多长的蜥蜴，只有胳膊和腿。它似乎附着一个盒子，其背部由一根粗绳与之相连。盒子里闪着亮光。此类外星人以前曾报道过 不仅我听说过 其他研究者也有耳闻。尽管与‘灰人’有众多区别 但显然其在地球上数量繁多 人类可经常看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它区别于其他种类 对人类并不友好。另一种外星人形体更小 是典型的‘灰人’没有手和脚，只有短小的残端 目击者把残端描绘为‘小樱桃’形。

每次执行任务，他们都发现美国人还有加拿人对他们并不友善 甚至不和他们言谈。他回忆说 那些人粗暴地对待他们。英国军队到达出事地点的头件事是搭厨房烧水泡茶 邀请他们喝茶时 他们通常置之不理。有一次 他们命令一位赶到坠毁地点的当地警察离开现场。但被拒绝 那位警察说此处并非军事场所 他作为一名执法官员 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简短协商后 那位警察还是不肯离去，一位美国人转向英国军人说：“干掉他”那位警察才意识到事情严重 匆忙离去了。

有一次在某个现场，他们看到一只闪亮的试管，约有 1.5 米长 好像是用铬制成的。没有人就此向他们作任何解释 他们对此感到愤慨。他们感到他们从事的工作显然带有某种潜在的危险性。这位军人见识广博 因而能够严肃认真对待 UFO 现象。他说：“多德先生 我告诉你 天黑后 我决不让自己的孩子出门玩耍。”这支快速反应小组 由于缺乏军费 梅杰政府已将其解散 但我仍在调查它的情况 所有成员都必须保守秘密 要是发现谁泄密 谁就将失去保护和养老金。此人站出来向我诉说是因为他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卷入了重大事件之中 因而不应该把它保密。官方当然声称不存在着这种小组……

对于一般性的 UFO 消息，一有我就想听听。我开设 UFO 热线

时会把答复器整晚开着 凌晨醒来时 还常听到它嗡嗡地响 这是因为有人打进热线 诉说空中的怪异形体。星期一上午 我总是很忙 因为周末累积下来的事情总让我应接不暇 而许多人更愿意把他们忙着的事做完后才给我打电话。

另一方面 军方的报道往往是多年以后才予以报露 由于那些看到过神秘物体的人总是思前想后 不知道说出来是对还是错。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意识到自己目睹过的惊人景象无法通过官方途径公布于众。20多年后终于有位退休军官站了出来，披漏了成为1974年报纸头版新闻的一系列事件。

那是2月一个寒冷的夜晚。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把住在北威尔士兰德非尔地区的居民惊醒。许多人跑上街头 看到远方山顶处出现一片巨大的颤动着的橙色火光。许多人给当地的警察局打电话，说他们在听到爆炸声前曾看见一团亮光从天空坠下。爆炸的冲击力极大，就连位于爱丁堡的英国地理观测站的地震记录仪上也有记录 观测人员证实 爆炸中心位于巴拉(接近报告的地点)其里氏震级相当一次小规模的地震。

爆炸的目击者众多 包括一位住在兰德非尔的护士。她向警察局报告说一定有架飞机坠毁了。警方让她去现场帮助营救伤员。在两个女儿的陪同下，她驱车沿着 B4391公路前往坠毁现场，那个掉落在山坡上的 UFO 闪着亮光颤动着，她们站在那里，远远地看着，这时她们发现有一些的白色的的小亮点沿着小山蜿蜒而上，朝 UFO 奔去。

那显然不是飞机坠毁，加上女儿担惊害怕，她们便返回家中。途中 她们遇到一辆军车 命令她们离开这个区域。另一位目击者是附近酒店的一位职员 她说本地震感强烈 就像是地震一般。接下来几天，酒吧里一直谈论着军警封锁这一地区及一星期多来禁

止当地农民外出下地干活的事。还有一些当地居民报告说听到爆炸声后他们立即驾车奔往山间，但发现道路已被士兵和空军封锁。由于那儿车辆众多 道路狭窄 掉转车头得花好长时间 因而有机会从远处看到那个物体。他们的描述大体一致 那东西很大 颤动着 发出橙色和紫色光。几星期后还有大量的军车在那片区域活动。

玛格丽特·费赖是一位 UFO 研究者，就住在那边区域，事后她立刻开始调查 从目击者中收集到了许多证词。有几个人说那团光在地面上停留了几个小时，而后飞入空中，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玛格丽特和那位护士沿着 B4391 公路前往事发地点，直到天亮后两位女士才发现护士原先看到的那些小亮点原来是军方人员的电筒光。那些军人不可能在听到爆炸声后立即到达现场 除非他们已事先进入山间 等候着坠毁 否则自爆炸之刻起 谁也无法及时赶到那个地方。那个物体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但在山坡上却有一块松土，那位护士说那就是飞船着陆的地方。

之后几天内 在北威尔士又发生了两起不寻常的事。有户人家住在斯若登峰国家公园内 距兰德非尔只有 40 千米。他们从朋友家出来 分别驾驶着两辆车回家。就在他们沿着一条附近荒无人烟的小路行驶时 突然传来了一阵猛烈的颤动声 他们刚停下车 就看见有个顶部呈半圆形的盘状飞船 在车前盘旋 飞船的四周有一圈蓝色的小灯 彩色的光束从底部射向地面。过后那家人说他们当时并没有感到害怕，还觉得那个物体很迷人。为了能看得更清楚，有几人竟爬出了车门。而后那架 UFO 又慢慢启动 掠过树端 奔向旷野 直到消失。

在那此坠毁事件发生的前几天，有两位卡车司机正驱车从林

肯郡返回 他们住在巴拉湖附近 希望能及时赶到 以便能参加当地举行的啤酒会。在距巴拉还有大约一个小时路程时 他们突然看见天空中有个巨大的闪着彩灯雪茄状物体，他们一边驾驶一边观看，过了一会它便迅速消失在夜幕之中。

他们赶到巴拉时才发现 啤酒店早已关门 灯也熄了。看过手表后才发现已是凌晨 1 点，比他们预计到达的时间晚了 3 个小时。玛格丽特对这些事件进行了初步的调查。与此同时，另一位 UFO 研究者，加里·罗，对一桩与兰得非尔爆炸类似的事件进行了调查。

有位农民 住在距中威尔士海岸南约 80 千米处的阿伯斯威斯特镇附近 在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后便想去看个究竟。他赶到出事地点时 发现一片松树林被毁坏 现场已被封锁 附近有许多士兵和军车来来往往 但不允许外人进入。现场被封锁了 1 星期 其间，一辆型号为 JCB 的推土机被运往此处，铲去表层的土后并将其运走。事后 加里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处获知 在现场并没有发现坠毁的飞船，但军方人员确实运走了因坠毁而留下的小碎片。

那些事件发生在很久以前，如果那位在兰得非尔爆炸后执行过任务的军人不向我提供信息的话 我决不会和他有任何牵连。由于他仍在军队里领取津贴，再说服从命令和保守秘密是军人的天性。因而我不能在此透露他的姓名 但我能肯定他当时的确是位军官。

他的陈述如下：“1974 年 1 月 18 日，我驻扎在英格兰南部的博瑞克斯。由于涉及军事秘密 我不能说出部队的名称。当时 我们 也就是我的部队正处于战备状态 接到命令 就准备北上。我们于 1 月 19 日的深夜北上 前往伯明翰。这时又接到命令 要前往北威尔士。我们以为要参加军事演习。1 月 20 日我们又接到命令前

往兰得格兰，在那儿等候命令。”

“到达兰得格兰后 我们的部队被分成 4 个小组，我们注意到那儿有很多军人在忙碌着 也不时有飞机在附近的机场起降。在夜晚约 11 时 30 分时 我和另外 3 位士兵受命前往兰得非尔。到达目的地后 我们又奉命把两个长方形的箱子装上车 运往波特顿的实验室。（波特顿是威尔特郡政府研究中心的生化防卫机构 秘密进行生化武器研究，其工作是研究核污染的净化以及射线的防护）

“我们押运着货物立刻启程 途中想停下车喝点什么 立刻就有便衣走近 出示证件 命令我们继续前行，一刻也不能停留 直至目的地。我们到达波特顿后 把箱子搬进了实验室。工作人员在我们面前打开了箱子，我们看见有两个身穿防辐射服的人躺在箱子时着实大吃一惊。脱下其服装后才发现他们并非属于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物种 医疗检查证实它们都已死亡。那天我目睹的情景改变了我的生活观念。”

“外星人身长约 1.68 米左右 形体似人 非常瘦 几乎像身着人皮的骷髅。尽管我没有看到坠毁的飞船 但有人告诉我有架大型飞船在当地坠毁 由其他部队负责救援。后来 当我见到和我一同执行那次任务 3 位军人时 他们告诉说 我们的那次任务是把外星人的尸体运到波特顿 但它们还活着。”

“这类事我一生只遭遇过这一次 距今已有很多年头了。如今我也退休了。事发生在 1974 年 虽然我不能肯定确切的时间和日期 但事情完全是真实的”。

我丝毫不怀疑这位军官的诚意和其报告的准确性（他年事已高 我们必须承认他或许混淆了一些日期）但很显然 其中一些情况他也是道听途说 比如 他听说有些外星人是活着的 他还听到有人说飞船被捕获了。根据那晚目击者的证词 即有几个人看到飞

船又起飞了，我能断定或许有两架飞船，有一架是来营救幸存者的。山坡上的小亮点距坠毁的飞船很近 这一点说明那不可能是抄近路而来的人类。根据不同的报告，我们可以知道肯定还有其他 UFO 在这片区域活动。我个人的猜测是 那是第 2 架 UFO 他们所见到的正是该飞船离去时情景。果真如此的话 它不可能把活着的外星人丢下不管。

我于 1996 年秋天把对威尔士事件的调查写入了 UFO 杂志，其中包括玛格里特·费赖的电话号码，以便其他人与她取得联系。她从军方那儿获取了大量的反馈信息，进一步证实了该事件的主要部分与那位退休军官的描述一致。

不仅军方人士给我提供这类信息。1995 年 1 月 25 日有位在苏格兰核潜艇基地干活的工人也给我打来电话。他没有说出姓名和地址，因为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但他想让我知道发生在 1989 年 7 月的一件事。那时他正在圣湖基地上夜班，他和其他 50 多名工人正在维修一艘核潜艇 该艇正吊在洛斯阿拉莫斯干船坞中。约午夜 3 时 船坞中的警报器突然响起 所有的人停下手中的活抬头观望。

他们发现一个闪着亮光的蓝色飞行物正飞过海湾向他们靠近。该物体呈三角形 在距水面约 10 米处缓慢而又悄无声息地飞行着。在距他们约 9 至 12 米时 它停了下来 悬在空中好像在察看他们。突然从同一方向又出现了一架 UFO 它闪过第一架 UFO 悄无声息地从悬吊着的核潜艇下穿过 出现在它的另一侧 然后在潜艇四周飞来飞去 最后在那架盘旋着的 UFO 旁边停下。

两架闪着亮光呈三角形的 UFO 在基地停留了约 15 分钟，基地四周一片惊慌混乱 载着荷枪实弹的士兵的卡车迅速驶来 这时两架飞船开始移动 在空中缓缓地转过身 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在远

处。

第2天早上下班前有人向目击者们询问详情。他们对自己的所见分别做了一番描述 随后被警告不得向任何人泄漏此事 包括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员。

打电话者解释说，在一个高失业区，像他这样的工作非常难得 应该倍加珍惜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言语或行为而影响自己的固定收入。不过 在以后的5年半中 他根本无法将那天夜里所见的情景从头脑中抹去。他想跟我讲一讲 也许会感到好受一些。我也希望他会如此。从此，我再也没有他的音信。

外星来客对军事设施特别感兴趣，据我估计，10例UFO事件中约有1例是发生在军事基地上空或其周围。例如，1995年6月22日在南威尔士布雷肯国防部基地上空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物体，有位我认识的调查员拍下了当时的情景。那个物体起先像是一个橙色光球在空中盘旋。胶片中 这架UFO清晰可见 呈圆形 边缘处凹陷。UFO观察者们对它一点也不感到陌生 因为在英格兰、苏格兰、新西兰及美国的51个秘密军事基地拍下的胶片中都有它的影子。

即使UFO出现在其他地方，同样也会引来大批军事人员。比如，1994年10月31日，一些住在希普顿地区的居民就亲眼看到一个桶状的物体从空中坠落到希普顿山区的荒野上，居民说那片荒野立即被封锁 在警方的监督下 英国皇家海军把那个物体运走了。当地警方、皇家空军及皇家海军却否认这一切。当地消防部门声称他们是由于干草垛着火而奉命去灭火的——这种瞎话蒙蔽不了当地居民，因为他们目睹了一切。

在UFO活动现场经常会出现军用飞机和直升飞机，但官方对此却予以否认。这一点我早已习以为常 我还是不断地寻觅着 并

非是因为我期待着某个官员将与我合作而揭露一切，只是因为我感到有责任查明真相，或许收获甚微，因为官方对此会大加掩饰。

我应该使自己习惯这一点，但是，当公众向我报告所见情景，而受到官方的攻击和侮辱时，我仍感到愤慨。1995年11月约克郡小镇上的几位居民惊奇地发现在小镇的南部水库约几百米的上空盘旋着一架大型的UFO。其外形呈圆盘状，闪着白色亮光，底部有彩灯闪烁。他们还发现有7架战斗机和3架直升飞机正朝着它飞去。

有位居民打来电话说，该UFO在水库上空盘旋了大约10分钟，随后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我立即电告西德来顿，一个英国皇家空军的雷达站，请他们就此事发表看法。几分钟后，我被告知该区域没有出现飞船，雷达上也没有任何显示。他们还告诉我，他们已同曼切斯特机场核对过，曼切斯特机场的雷达系统也覆盖这片区域，但没有显示出任何UFO的迹象。我问道：那些目击者目睹过的情景与雷达操纵员说的不一致，这该如何解释呢？他们说答案只能如此，雷达操作员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让我吃惊的是，15分钟后，西德来顿的雷达操纵员却给我打来电话。我以前从来没有和他联系过，也没有告诉过他我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且公众也无法进入英国电信部门的1471系统。他说他们可以解释这次UFO现象：在干旱季节，约克郡水库得通过水车把水运送到干旱供水中心，为了便于昼夜不停地运水，水库上空安装了大型的泛光灯。他说低空飞行的军用飞机也许是在引爆那些泛光灯，结果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惊奇和困惑。

我感到好笑，仅在15分钟前，他们还断然地告诉我那片区域没有出现过飞机，现在他们却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军用飞机。我打电话向约克郡水库询问，他们检查了机电房，泛光灯并没有爆炸。我

告诉目击者说是官方愚弄了他们，把 UFO 现象说成引爆泛光灯，他们当然感到受到了侮辱。

就我而言，这只不过是官方的另一次掩饰罢了，但它有碍于调查的进行。我已习以为常 但不会就此罢休 也不会低估它 正如下一章所示，它与政府的最高层次有关

第十章 海洋下

几年来 我一直认为 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政府不仅与外星族类相互接触 而且与他们签订互惠协议 允许他们出没于地球而不受约束。我收集到的大量证据表明在北大西洋海底有外星人基地 而且受到国际高层阴谋集团的保护。自从我把这些证据公布公布于众后 其他研究者也发现了证据对此进行了证实。如今我认为在陆地和海洋的其他区域的确存在着地下基地，但我坚持认为北大西洋似乎是欧洲水域中最大、最重要的海底基地。也有人报告说在南美水域——波多黎哥和巴西——南极洲以及其他深海和未被注意到的海区也有外星人的海底基地。

从外星人的角度来看 其基地位置的选择也符合逻辑。地球上四分之三的面积被水覆盖 假如他们的科技水平远远超过我们 那么他们就能轻易地从水下进入空中。相对来说 人们对大西洋探测较少。对我们来说那是一片危险的、探查难度极大的水域 对他们而言，则是一个良好的藏身之处。

在众多的 UFO 及外星人事件中，冰岛一直是中心所在，但1992年冬天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让我注意到了北极圈内的 UFO 活动。

冰岛在冷战期间地位显著 其沿岸建有大型的雷达基地 以监测从巴伦支海潜入大西洋活动的苏联舰队。有好几次 战斗机奉命紧急起飞追逐雷达上出现的信号，而结果却是遭遇 UFO。冰岛的

民间故事和传奇极为丰富 有许多奇怪的传说 诸如冰川地带有小生灵出没，当地居民也会在室外留下食物供生活在冰川下的小灰人享用。

1992年冬，苏格兰北部频繁出现 UFO 现象，成百上千的目击者述说空中的奇形物体和灯光时 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有一事件报刊却未披露。12月20日 奥克尼群岛附近，一架 UFO 进入了雷达的探测区域，一架战斗机奉命起飞拦截。据可靠的消息 那架飞机和 UFO 都曾出现在雷达屏幕上，同 F94 战斗机的遭遇一样，飞机上的无线电不久就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另一架飞机随即起飞进行搜寻、营救。几小时后 终于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在奥克尼一个偏僻荒凉的地带发现了那架与地面失去联系的飞机，它仍完好无损，但那儿的地形根本就无法正常着陆，飞行员也失踪了。

我对此事进行过调查，但无法加以证实。然而在进行调查时，我却意外地发现此次调查竟是我一生之中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 冰岛事件。在同一天，也就是 12月20日 冰岛海军某雷达站电告说他们跟踪到 3架大型的 UFO，正进入接近冰岛东海岸的兰格尼斯海域。第二天，一些冰岛渔民报告说他们看见了大型的闪着彩光的水下飞船。那些水下飞船还弄破了他们的拖网。

这些渔夫吃苦耐劳 习惯于把能量保存下来 与北极风浪和严寒抗衡。如今却受到这些奇怪的水下飞船的惊扰。他们知道那些航行速度极快的水下舰船不是潜水艇，他们也从未见过潜水艇还闪着灯光。接到渔民们的报告后 冰岛国家海岸警卫队便派遣巡逻艇在这片海域巡逻。

12月23日，冰岛海军和海岸警卫艇队的两艘炮艇受命前往兰格尼斯海域进行观察。出发前船员们不知道此行的目的 事后有

位船员告诉我说，当时甲板上弥漫着一种惊恐不安的情绪。当时正值圣诞节，但在海上进行演习的北约舰队（包括英国舰队）也都加入到他们之中。报纸声称那些水下飞船其实是苏联新研制的一种超级潜水艇。在圣诞前夕，两艘英国猎潜艇上的官兵在休假时突然被召回，受命与北约的搜索舰队会合。若这只是一项演习的话，那么选择的时间就太糟糕了，士气也会大受影响。圣诞之际，官兵们刚刚与家人团圆，突然又接到命令返回部队。他们惟一得到的解释是要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据我获知，北约的舰队又追踪到 4 架潜入大海中的 UFO 形状与前 3 架一致，他们同时也发现了快速航行的水下飞船。不久有报告说一艘美国军舰失踪，所有的北约军舰都加入到搜寻之中。期间，一艘英国潜水艇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动力，撞上了海床。幸运的是，其动力系统又恢复了正常，继续进行搜寻。

1993 年 1 月 12 日，天气逐渐恶劣，冰岛的一些小型船只不得不驰向兰格尼斯海湾躲避风浪，被迫停留了 3 星期，而后又返回了原处。在此期间，冰岛电台广播说在该国东部的山区发现了大型的 UFO，居住在兰格尼斯海湾一带的居民报告说在周围冰川一带发现有小矮人。

1993 年 2 月 25 日，美国海军纵队所属的 3 艘驱逐舰驶入北极圈，并警告其他外国船只必须距其 3 海里外不得靠近。在警戒区外，其他船只的雷达系统显示有 16 架飞行物同美国舰队接触，还能看到琥珀色的灯光从天而降——其距离显示它们比直升机大得多，而恶劣的环境条件表明直升飞机无法飞行。灯光似乎在美国军舰上空盘旋了一阵，而后以编队形式快速离去。

第二个月，从伦敦飞往雷克雅未克航班上的乘务员和旅客报告说，有两个白色光球尾随着他们，从苏格兰北部一直跟到冰岛上

空。然后到4月份，两艘渔船突然失踪，搜索队员报告说在他们的船只上空发现有管状灯光在盘旋。与之同时，船只上的无线电装置也失灵了，而当灯光消失时，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参与搜索的官兵受到警告：不得泄露任何消息。一位美国海军纵队的成员以极为秘密的方式把这些事告诉了我。

4月15日，只有两艘美国驱逐舰仍逗留在那片海域，其他船只又奉命寻找一艘失踪的军舰。

有关那两艘美国驱逐舰的情况仍处于封锁之中。所有的民用船只，包括渔船都受到警告：不得靠近，必须停泊在距其3海里以外。也许是因为美国政府已经知道其秘密已被泄露，在此期间，我一直在向美方询问事情的经过。

我有位在美国的朋友去了海军情报局，问起发生在冰岛海岸的事，并向那位女情报员简明扼要地说起了水下飞船及失踪的美国军舰。她淡然一笑，全盘否认，说那是谣言。她自己也曾以为真是那样。她承诺打电话进行查证。过一段时间，那位美国朋友接到海军情报局的电话。这次，友好的腔调已不复存在，那位女情报员要求了解信息的来源。其态度蛮横，言语充满了威胁。

这事之后，我同那位海军纵队成员间的接触停止了，当他再次打来电话时他说他已离开军舰，并说有报告声称是参加演习的某位成员泄露了秘密，自那以后，打电话便受到了严格限制。

4月中旬，俄海军舰队进驻北大西洋，他们似乎正与北约舰队合作，把守着巴伦支海海口，有一次，两艘舰船间发送的一条无线电信息被别国的一艘军舰截获。过后，有人告诉我说，其内容是：“我们正在调查那些神秘的水下飞船。”

这片海域的活动异常，也引起了世界其他地方的注意。

4月16日，一份英国报刊登出头条新闻“美俄联合军事演习

即将举行。”报道说 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俄军方的首次合作。其演习地点位于西伯利亚 而美国军队正在前往提克西。有趣的是，提克西湾是俄海港中距离海军军事演习最近的一个。

我从美方高级人员处获知，此次，一行任职于美国国防部的“遥感观察者”接到请求 要求帮助寻找失踪的船只。遥感观察就是应用天赋的心灵感应，使思维步入远方，从而描绘所见到的情景。使用心灵感应在美国政府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辩，并长期处于保密之中。但众所周知 在海湾战争中曾经使用过这种方法。当问及失踪军舰的下落时 心理感应专家说那艘军舰名叫“海上幻影”是一种新研制出的“秘密军舰”身后拖有一艘驳船 其中载有先进的监测设备 用来监视外星人的水下探矿过程。他们也解释不清其突然失踪的缘由。外星人可能在这片海域布有水雷，这点似乎说得过去 据知 这片荒凉地带蕴藏着许多具有放射性的矿物。

根据这些情况 我知道 冰岛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 我开始不断地询问 不断地探查信息 编写报道。有位亲密、可靠的朋友 他由于工作关系 在冰岛交际甚广 帮我找到了几位渔民 他们向我讲述了他们所见到的怪事。他们非常熟悉那些黑色三角形物体 它们有足球场那么大 在水下快速穿行 周围闪烁着彩色光。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再去报道这类事。但他们明白他们见到的东西非常奇怪 这些渔民长期在于这片条件恶劣的水域作业。多年来 他们对俄国和美国的潜水艇在此海域的巡航习以为常。

我在冰岛航空公司内部也有一个良好的消息来源，他不断地向我提供空中出现的 UFO 景象。自 1993 年起 就不断有怪异的圆形物体似乎紧贴着飞机飞行 引起了几次惊慌和混乱。有位飞行员在操纵飞机摆脱它们时还差点坠入了大海。

我对冰岛越来越神往。不仅仅是因为我能从该岛获取详细的

信息，同时我也感到有股力量把我推向该处。有位朋友也意识到有种本能要前往冰岛这个国度，他曾去过冰岛数次，这儿我不能透露他的身份，因为这将不利于他的工作，同时也不利于和他以后的接触。他不是位 UFO 学家，但在遭遇 UFO 后，他对此兴趣渐浓。他听过我的报告，对我讲过的一切，他也有种直觉。我从此意识到他和我一样，接收到了心灵感应信息。

我们于 1993 年春天飞往雷克雅来克。我们雇了一架轻型飞机，低空飞行，穿越冰川和偏僻地带，希望能感觉到应该前往何方我们一点也不盲目，只感到冰岛就是目的地，且在斯司库克冰川边缘处有一块特别区域，我们对此地的感觉甚佳。因此我们决定在雷克雅未克安排一次 UFO 会议，并邀请世界各地的 UFO 研究者参加。

我难以描绘我对冰岛的感情。地球上，此地最为圣洁，人口最为稀少，其海水清澈透明，空气宜人，风景别致，只是有点寒冷。我感到我与此地有缘，但却无法解释。多年来，这一直是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缓冲区。当美俄领导人秘密会谈于此时，它是现代历史的见证。然而在此地你好像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一些古老的方式方法至今仍在沿用。

会议于 1993 年 11 月举行，不幸的是，由于冰岛没有 UFO 组织，结果只有一小部分人参加。但当地媒体对我们的到来却大加鼓吹。在场的还有美国和法国的摄影师。他们举着照相机追逐着我们直至冰川之上，宛如电影《第三类接触》中的一组镜头。几天后，朋友和我返回英格兰，心中充满了失望之情，但决不绝望。

有趣的是，在我们返回后，有位挪威皇家空军成员向我提供一条信息，他说，12 月 9 日上午 7 时 15 分，挪威北部发生一起奇特的事件，那天天气晴好，温度是零下摄氏 20 度。突然，在巴多霍斯

上空出现一道火光 呈水平形。据知 这并非大气现象 也不是流星活动所致 当时也没有飞机在天空飞行。惟一可能的解释是某类飞行器在寒冷的大气层中飞行时突然加速或减速所致。可却没有听到任何声响。

当晚，当地报纸报道说当地居民发现了一系列 UFO。一位目击者说，那情景像是‘10架直升飞机’前往巴多霍斯机场，它们悄无声息，但灯光强烈，似乎从中心向外散发、辐射。巴多霍斯周围70千米处都传说着这类报道，但雷达屏幕上却没有任何显示，官方也未做出任何解释。

我不断地接收到信息，述说着发生在北大西洋的事。1996年至1997年间，冰岛的渔民们即使出海也会带上我的电话号码，往往会打来电话述说那神秘的情景，通常是那类大型的黑色三角形物体。这类信息有时一天内有好几个，有时几星期都杳无音信。

1996年2月12日 星期一 下午7时30分 位于丹麦海峡 冰岛西海岸的一位渔民打来电话。他说有个大型的三角形飞船在他的渔船上空盘旋。谈话时通讯突然中断。15分钟后 他又打来电话 说渔船上所有的电子装置突然失灵 他和其他船员看到这个三角形物体从渔船上空离去而后突然潜入海中。在消失的那一瞬间，电力又恢复了。

6天后 傍晚9时 又一艘渔船打来电话。他说有3架大型的黑色三角形物体 旁边伴着3个红色光球 突然从海中出现 正静静地在他们渔船附近盘旋。我问雷达屏幕上是否有显示，他说没有，但是全体船员都在甲板上看了那种景象。

他说那些物体距他们很近 正悄无声息地在港口上空盘旋。尽管是黑色的 但散布在其四周的细小亮光却清晰可见。同样 电话突然中断。等他再次打来电话时，说那些物体已在大海中消失。

第二天，又有一位渔民报告说在距其渔船的上空盘旋着一个巨大的球体。它缓缓地离去而后潜入大海之中。1小时后他又打来电话：

“现在有6架大型的荧光管状的蓝色物体在我们附近的上空盘旋。”

2个月后的一天晚上10时55分，距冰岛海岸西南部320千米处，一艘正在作业的渔船与我取得联系。打电话者说：“你可能不会相信我们刚才见到的情景。我们在一队美国军舰附近捕捞，突然一道令人目眩的闪光由天而降，其中一艘军舰就在我们眼前消失了，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古怪，但我向你保证，这的确是刚刚发生的事。不久，一艘美国军舰靠近我们，命令我们及其他渔船立即离开。”

“我们的船长巴不得赶紧离开。他告诉我们尽快把船驶离这片海域，返回冰岛。我们此刻正返回冰岛，这件事让我们大家惊恐不安，特别是船长，他此刻正呆在船舱里，大口地喝着整瓶威士忌酒。”

正如其他失踪的军舰一样，美国政府对此加以否认。我感到困惑不解，不仅是军舰，还有大量的海军官兵失踪，而整个事件却处于保密之中，假如美国政府不以合适的理由对此加以解释的话，那么那些失踪官兵的家庭肯定不会罢休。我在美国的一些熟人中有些与军方和国防机构有着高层的联系，他们向我保证说这些家庭会保持沉默，不向政府提出任何条件，因为这些家庭知道政府会给予他们大量的金钱以及其他方面的补偿。我也意识到美国海军可能一直在试验一种高科技伪装设备，以便有效地隐匿军舰，避免被敌军发现。我对这种设备一无所知，但是，在我们这个星球的范围之内，这是我惟一能够提供的解释。

1996年夏天，我不断收到空军地勤人员向我提供的信息：地面控制台附近有奇异的灯光和物体，但雷达却探测不到一位无线电监测方面的专家监测到一些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总是在英格兰及苏格兰北部海岸一带活动。这表明那些地方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

到了秋天，又发生了两宗神秘的事情。第一件是在斯格尼斯东南海上空发现有红绿光在旋转，而后一架大型的 UFO 掠过东英吉利。当地的警察、船员、飞机乘客、海岸警卫队员及居民都目睹了此景，在英国皇家空军及海岸警卫队的雷达屏幕上也有显示我从几位可靠的朋友那儿获取了一份录音文本，录制于大雅茅斯海岸警卫队总部，其内容如下：

凌晨 3 时 24 分 斯格尼斯警方从斯格尼斯东南方 我们发现有个奇怪物体带着红绿色的光在空中旋转它看上去似乎是静止的，周围也没有飞船的声响。

3 时 26 分 金罗斯空军基地（苏格兰）（英国皇家空军）诺斯伍德雷达站显示，奇怪物体的方位是 201 度 距离 25 千米。似乎是静止的，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其高度，但若从斯格尼斯也能看到，说明它的体积非常大。

3 时 46 分，康诺海岸号油轮：我们发现了那些灯光，它们闪烁着，呈红、绿和白色。我们无法辨认它是不是飞船，它似乎是静止的 约有 1.5 千米高。

大雅茅斯海岸警卫队：它是从哪个方向出现的，你们看到了吗？

康诺海岸号：没有，它刚出现时就是静止的。

3 时 53 分，英国皇家空军金罗斯空军基地：（英皇家空军）尼狄塞德说可能是天气原因造成的。

大雅茅斯海岸警卫队：我认为不是，我们亲眼目睹了那情景。

英皇家空军金罗斯空军基地：（英皇家空军）尼狄塞德和（英皇家空军）诺思伍德说，该物体没有装备无线电通讯设备，因而无法进行询问。显然其目的是不想让人知道它的存在。（英皇家空军）尼狄塞德还说其位置正好在波士顿上空（林肯郡）

4 时零 8 分康诺海岸号 它仍静止不动 闪烁着红、蓝、绿和白光。其位置很高，位于北方，却丝毫听不到发动机的声响。

4 时 17 分，大雅茅斯海岸警卫队：斯格尼斯警方，你们能弄到录像带吗？英国皇家空军对此很感兴趣，或许会用得着

4 时 27 分，英皇家空军金罗斯空军基地：（英皇家空军）尼狄塞德记录了一些从雷达上看似杂七杂八的东西。

4 时 45 分，大雅茅斯海岸警卫队：康诺海岸号，你们能提供些最新消息吗？

康诺海岸号：我们发现有两团光在闪烁，呈绿色和红色。

5 时零 1 分，大雅茅斯海岸警卫：请给我们提供它们的方位。

康诺海岸号：一团光静止不动 呈 45 度 另一团光呈 160 度。这两团光均可用裸眼看见 其特征一致 闪烁着红、蓝、绿和白光

5 时 17 分，波士顿警方：我们还能看到亮光，其面朝东南方约 40 至 45 度。不过只是一个亮点。

5 时 21 分，英国皇家空军金罗斯空军基地：（英国皇家空军）尼狄塞德在追踪其踪迹，但无法加以解释。若是直升机，那么其燃油很快就会耗尽而无法支撑，可是从第一次报告起，它已在空中停留了两个多小时。

5 时 52 分，康诺海岸号：我们仍能看见灯光，其方位、色彩不变 但似乎越来越高 越来越暗。

7 时零 8 分 空军中尉姆法兰 我们从（英皇家空军）诺思伍德

处得到报告，一架民航客机在这片区域发现了怪异的灯光。其情况与地面目睹的一致，色彩多样，灯光闪烁，静立于空中。

7时31分，空军中尉乔治·英皇家空军诺思伍德：我们在雷达屏幕上仍可看见该物体的反射波，我们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只能说可能是流星。奇怪的是民航飞机曾报告说那光就像一团火，当时距飞机只有10千米。

11时零9分，英皇家空军尼狄塞德：该物体仍静立不动，位于伦敦的雷达及（英皇家空军）瓦丁顿雷达站仍然观察到。

19时20分，英吉利雷达站：该物体已消失，我们认为那是波士顿桩。

英皇家空军上尉斯威特曼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评论说：“我们无法对此加以解释，种种报道表明此事有值得调查之处，我们会将调查进行到底。”

国防部发言人奈杰尔·上士说：“我们正在试图证实，它们并不威胁我们的安全，也不是要侵犯我们的领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只是近来发生的规模较大的一次，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斯格尼斯警方证实说他们录制了一盘UFO录像带，录像带的UFO呈红色飞镖形，顶部闪着绿光，他们已将此带交国防部进行分析。

尽管英国皇家空军和国防部对此事件未做任何解释，却并不存在着其他的说法。英吉利的雷达员认为那是波士顿桩，其实波士顿桩是教堂的尖塔，也是本地的界标，在海上难以看清。要是英国雷达站连教堂尖塔和飞行物也区分不了的话，这不叫人吃惊吗？海岸警卫队把金星作为替罪羊。乔德雷尔·班克证实说日出后是看不见金星的。大雅茅斯气象站认为是海上风暴，因雷电而引起的火光。而所报道的光却是有色彩的，这与闪电不一致，而且海岸警卫

队报告说 当时天空晴朗 能见度达 30 千米。

研究者们挖掘出来的，最为吸引人的一条证据或许是：最高军事部门曾下达命令，不得派遣飞机拦截 UFO。然而官方却声称国防部已证实，UFO 对国家安全不会造成任何威胁要是没有派遣飞机进行拦截的话，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第二件怪异的事发生在位于路易斯岛北侧的外赫布里第斯群岛。1996 年 10 月 27 日，有报道说该群岛上空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燃烧着的碎片坠入了大海。随后开始的大规模的空中和海上援救行动 其费用估计有 20 万英镑。当地的居民们以为飞机坠毁但显然援救行动没有取得结果。

10 月 27 日是星期天，下午 5 时，英国皇家空军金罗斯空军基地刚刚接到报告，一位知情者就把其细节告诉了我英国皇家空军命令驻扎在外赫布里第斯的海岸警卫队及其他军舰处于警戒状态，发现一架体积比直升飞机大的飞行物坠入大海。他们派出了两艘救生艇 及一架“猎人号”英国皇家空军飞机进行搜索 但由于天气恶劣，能见度低，搜寻任务于午夜时分被迫取消。于第二天上午 7 时恢复。

“猎人号”向英国皇家空军金罗斯空军基地进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军情报告”。上午 8 时，一位研究者截获了“猎人号”发出的一条信息，该信息无法识读，但金罗斯空军基地的回复却清楚明了：“请确证……其长 1.8 米 直径为 1 米。”

当记者向官方询问其调查情况时，他们说没有发现也没有找到任何东西。

一星期后，一支北约海军舰队驶进路易斯北部海域，英国皇家海军发言人说是“日常训练演习”与该爆炸事件无关。11 月 4 日，报刊《苏格兰人》对此事进行报道。显然该“日常”演习规模极为庞

大有 32 艘水面战舰 ,7 艘潜水艇 ,80 架飞机

沉静了几个月后 , 1997 年年初 , 从冰岛传来了大量有关 UFO 的报道。当地的居民 , 空勤人员、渔民及海军官兵都在述说空中出现过的光点。1 月 20 日 , 在凯夫拉维克机场降落或起飞的航班被延误 , 因为在空中发现有 UFO。

1997 年 12 月 , 全世界聚焦于格陵兰岛 , 12 月 9 日凌晨 5 时 , 一道巨大的亮光点燃了天空。有 3 位渔民述说了此情景。另外在格陵兰岛西海岸 , 位于鲁克的一家停车场内的安全摄像设备也拍下了当时的情景。有位渔民名叫贝约恩·艾里克森 , 是拖网船“女王号”的第一副手 , 他的描绘如下 :

“午夜时分 , 我从未见过这样强烈的光。其最强烈处就像个燃烧着的圆圈。”

有专家说 , 这是大陨星造成的。丹麦空军横越广阔寒冷的格陵兰岛进行搜寻 , 试图寻找陨石撞击地面时留下的痕迹 , 但没有找到。其解释是在那片遥远的地带 , 冰凝结得极快 , 大雪使其痕迹在一夜其间便消失了。也许是陨星在穿越冰层时溶解了冰帽 , 而新形成的冰和雪可能将陨石坑覆盖了。

然而 , 有一信息却与众不同 , 一位外国政客打来电话说那是一架外星人的飞船 , 美国人正等候着它的到来 , 其登陆方式也是受控制的。6 天后 , 在扬马延岛又进行了一次登陆 , 该岛位于冰岛与格陵兰岛之间 , 荒凉偏僻第 2 天 , 也就是 12 月 17 日 , 另一架 UFO 降落于加拿大北海岸埃格林顿岛上。两星期以来 , 美国军队频繁地出现在其凯夫拉维克空军基地。

我于 1998 年 12 月获得了更多有关 UFO 在加拿大上空活动的信息。至此 , 已发现有 300 多架飞行物体穿越过其北部地区。加拿大空军证实说他们只发现过一架高度机密、极为先进的美国空

军飞机，它竟能逃避雷达的跟踪。

1998年4月英国报刊包括《每日电讯报》和《每日邮报》报道说一架巨型 UFO 受到英国和荷兰战斗机的追踪而穿越北海。位于菲林代斯的英国皇家空军雷达站报告说该 UFO 长约 100 米，大如战列舰。尽管官方没有暴露其日期，但爱尔兰的一位目击者于 2 月 28 日晚发现了一架大型的 UFO。荷兰的 UFO 研究者在调查荷兰空军是否参与，并设法得到官方证实时而碰壁，他们发现政府对比闭口不言。

尽管我特别关注冰岛和北大西洋一带，UFO 的大部分活动集中于此，但同时从其他地方也传来消息说看到有大型的黑色三角形物体出没。西班牙曾经报道过。英国海岸一带也有发现，林肯郡尤为突出。我得出的结论是，只是一种理论，他们在水下任何之处都能隐蔽藏身，但在其基地四周的活动却比较集中。证据最为充分的是，它们最大的基地就位于北大西洋下。他们似乎对我们水的供给很感兴趣，这一点让人担忧。我听说过有三角形物体在水渠和水库上空盘旋。有位男士说看到有个类似管状的物体掉入水中。要是他们心怀恶意的话，那么对我们水的供给进行干预将是攻击全人类的一条有效途径。另一方面，我更相信他们是在监测污染指数，这与他们对人类进行基因监测及混血儿培育计划相一致。有件事我们可以肯定，他们行踪诡秘，来去无踪。我们也许认为是我们人类在观察他们，收集有关他们的资料，然而实际上是他们在观察我们人类。

他们不仅在水边出现。最近有人告诉我，有个巨大的黑色三角形物体在德国的一个军事基地降落。德国士兵向它开火，它以激光型武器进行反击，把公路炸出了一个洞。而飞船似乎故意不直接向士兵射击。

UFO经常出没于军事基地附近，核导弹基地或军事演习场所旁。多年来，人类发现他们常出没于高级军事机构、核电站甚至水下军事设施等上空。他们的技术似乎很先进，能够探查出那些最为敏感的秘密场所。好多目击者说他们的飞行方式像是在给该区域绘制地图。他们能够使我们的电子设备失效，这样的事已发生过好多次。他们可能在估价我们的实力，或故意小试身手向我们——起码是向我们的军事和政府首脑——显示他们的实力强大但我认为更可能是出于其自身的缘故而在观察那种毁灭其自身的原始文化。我认为我们并未受到控制，他们来这儿的目的是指导我们的行为。

要让我们在心理意识上跃过这一步真的很难，即承认在此地球上我们人类并非是最高等的生命形式，对他们而言，我们或许只是一群栖息于自然界，待于研究的猿猴。

与此同时，我一直在研究UFO在北大西洋一带的活动。我越来越坚信这片区域的确是外星人活动的主要场所，我漫长的研究历程也骤然推进。媒体对我的朋友和我的冰川之行大肆渲染，尽管我们对此失望之极，但却强烈地预感到以后会发生更多的事情。1997年，有位住在伦敦北部汉普斯特德的朋友收到一封挂号信，要他立即前往某国驻伦敦大使馆会见某位指定的外交官。他打来电话向我征求意见，我建议他去。那位外交官想知道我们推测在北大西洋有外星人活动的原因。我的朋友对此问题及其直率大为吃惊：他感到那个外交官为人直截了当，并不拐弯抹角他解释说我们已经收集到部分证据，但同时对此也有种直觉。此外交官对此似乎深感满意，短暂犹豫后，他证实说我们的直觉没错。他说他亲自参加了与外星人举行的会议，一同还有他们国家的某些政界人士及军事首脑。他还说与会时有几个外星人点名道姓要见我和我的这

位同事。他说这就是他与我的朋友交谈的缘由。他还说此会可能会在美国举行，还告诫我们应在通知前 24 小时做好登机准备。

过后，当朋友把此事告诉我时，我觉得荒唐好笑，然而据我所获得的信息推断，我们又没有理由说它不真实。我深信，外星族类与人类之间的接触是有组织性的，因此，当发觉自己可以获得切身体会时，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是正常的吗？我对此前景激动不已，但也意识到不应该抱太大的希望。果然，在随后与那位外交官的会谈中 他告诉我的朋友 那些被称为是“大人物”的美国人禁止任何平民百姓参加会议，除非有最高安全委员会的批准那位外交官认为自己已被美国人出卖而愤怒不已，所以欣然同意与我们合作，给我们提供证据来证明有这类会议。

他告诉我们他这样做是因为外星人表达了他们的愿望，想见一见我们。他住在伦敦，而我却住在伦敦以北 500 千米处 因而他更容易见到我这位朋友。他带来一大堆照片。有张照片上是位“灰人”（长着扁桃形的眼睛 负责劫持人类）与美方军事官员一同站在停泊在北大西洋的战舰上。然而我的朋友却指出，这些照片中的外星人不是我们在许多照片上看到的那些“经典”外星人的复制品，尽管体形一样，但面部特征却有点不同。另一张照片上的情景是一架 UFO 停在美国空军基地，旁边停有飞机，还有三四个灰人站在飞船前同美方官员交谈。

然而另一张照片上的外星人长相却不同，头像爬行动物，身体强壮结实，长有两只胳膊两条腿。身高超过 2 米。那位外交官说这类外星人好斗，智商高但狠毒。我那位朋友描绘它时用的词是“吓人”。我不止一次听说过这类爬行类外星人，那位反应敏捷的士兵也描绘过。据说还有其他种类。一位美国专家声称他在“51 区域”看到过他们 该区域位于内华达 是美国政府的绝密机构（在以后

的交谈中，那位外交官说起了一处位于偏僻沙漠地带的地下基地，那些爬行类外星人就居于此，那也是美国政府监视他们的场所。1998年春，一组监视队员受到他们的袭击，死伤了20名士兵。美方如今只能远距离对其进行监视。）

那位外交官向我的朋友谈起另一类型外星人，他们的皮肤黝黑，貌似东方人。在所有类型的外星人之中，他们最为友善。还说当他们进入房间后，房间里便弥漫着死一般的寂静，有些人竟无法呆下去。有趣的是，有受害者向我描绘过这类外星人，还有几个说遇到过这些“东方人”（他们酷似人类）。那些东方类型的外星人告诫人类要警惕那类好斗的、掠杀成性的爬行类外星人。他们说就是这类外星人对动物和人类实施伤残行为。爬行类外星人和灰人一样，也劫持动物和人类用于医学研究，对动物和人类的身体机能感兴趣，但他们获取信息的方法更为残忍。那位外交官说尽管他看过有关灰人的录像，但实际上从未碰到过。

那位外交官承诺说会把这些照片的复制品送给我们。听到照片时，我后悔莫及。要是那一天我在伦敦就好了。那样的话，我可以花上几卷胶卷，把它们统统拍摄下来，回家后再予以冲洗。这次会面后几天，便有人敲开了我的朋友的家门，一男一女走进去向他询问那位外交官是不是给了他什么东西。朋友说没有，并问道这与他们有什么相干。他们简要地重述了我在美国受到的种种警告，说他正受到监视，应该小心谨慎。

我们担心、焦急，因为我们知道要转交这些照片难度极大。我们只好通过公用电话或借助于其他朋友家的电话来详细磋商。我们明白这位外交官拥有外交豁免权，这些照片保存于他处将安全无损。一旦把它们交出来，那将变得脆弱无比。我想出一个办法，即在递交相片的那天，我和几位可信赖的同事一同呆在伦敦。不幸的

是我们的计划完全被推翻 那位外交官突然被召回本国 只允许他短暂逗留，安排归途，他向我朋友打电话说，他将在 1997 年 10 月 27 日向我的朋友递交照片。

他们安排在汉普斯特德一条宁静的小街上见面，我的朋友就住在这个地区，这一带他也非常熟悉。

在递交包裹后，我朋友把此包裹放入信箱，两天后，那位外交官打来电话。当获悉那些复制的相片已丢失时，他身心交瘁。他说包裹中的照片比我的朋友实际看到过的还要多，里面还有一盘有关 UFO 登陆于美国空军基地的录像带该录像带只此一盘，但要重新获取那些相片的复制品还是有可能的

我也希望如此我已明白的确有很多实实在在的证据可表明外星人的存在，我亲眼目睹过他们的飞行器，我希望有一天我能获取某种证据，那时，无人将以言相对我想几乎就要实现此目标。如今我们又得重新开始

有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是谁有如此决心来阻止我们获取这种结论性的证据呢？其可能性只能是以美国为首的情报机构。其原因又是为何呢？这更难以回答。或许是出于宗教的缘故吧，因为揭露外星人存在于地球将重写人类的历史，也将推翻人类的宗教信仰。我个人认为世界联合政府——还有许多政府在此掩饰中相互串通——恐怕不会如此慷慨大方而达成一项密不透风的协议来保护宗教吧

我想，可能是因为害怕把有关外星人的信息公布于众而带来的危害，或突然公布一切会引起大规模的歇斯底里和恐慌。也许是想通过激发人们对此事件的兴趣，这样，当像我这样固执的调查者快查出其真相时，他们才会准备让未来一代接受以下观点：在地球上要么与外星人共存，要么受外星人的统治。

20 多年前，当我首次从事 UFO 研究时，我不知道会走向何方。那时我目标明确 只要有谜团 我就要解决。现在我明白这决不是件直截了当的事 它非常复杂 非常危险也非常苛刻。目前 我对真相的了解还很肤浅。要是我把它比喻为拼板玩具的话，那么，目前的拼图还不完整，差距很大，手头上的又未必与其他的相配。最后，随着工作的进展，我将会构筑一幅完整的图画。我仍会像 20 年前那样壮志凌云，继往前进。